



桃園文獻

第十期 The Journal of Taoyuan History

和桃園結緣應始於1979年秋天，那時在服預官役，奉派到中壢第一士官學校（今陸軍專科學校）任文史教官。活動的地方主要在龍岡和中壢，記憶所及，遊過石門水庫，到中央大學參加文學研討會，以及到龍潭拜訪鍾肇政先生等。

1991年秋天，我應聘為中大中文系專任教師。我原以《文訊》總編輯身分負責一個「各縣市藝文環境調查」計畫，還在執行中，10月間來到桃園，和在地藝文界朋友及文化行政官員進行一場與「發展」有關的座談。也另邀人寫縣市簡史、藝文刊物與藝文活動狀況等。我必須先做功課，再讀所有稿件，等於通過計畫執行與媒體編輯，進入了桃園史地，從藝文面向，我試圖瞭解桃園這個「地方」。

在爾後近三十年間，除了行走文壇之際與桃園作家時有接觸以外，有三件與桃園文學有關的事，說明我沒有自外於中大所在的桃園：其一是1997年我參與藝術學研究所李明明教授主持的「桃園縣文化藝術長期發展計畫—先期規劃研究」，負責其中「文學與文化傳播」部分；其二是跨世紀之初，桃園縣文化局有一個中長程個案計畫「開發藝文資源——桃園縣藝文資源推展計畫——桃園縣文學發展史研究調查計畫」，我的紙本文件夾中留存二件我擬的資料：「桃園縣文學發展史——計畫建議書」、「桃園縣藝文資源調查推展計畫：桃園縣文學發展史」，皆屬未定稿，可見我是參與了討論，但最後不知何故未具體落實；其三是前年的事，桃園市政府文化局補助中大中文系執行二十位桃園作家訪談計畫，我擔任總策劃，成果即《桃之夭夭，灼灼其華》（臺北：秀威，2018）。

我當年對於「桃園縣文學發展史」的「計畫建議書」分成「文學史料的蒐集」和「文學史的撰寫」，前者必須包含文獻資料及口述資料，文獻資料含作家作品集、作家傳記資料、有關桃園文學的報導與評論、期刊及其他文物；口述的對象是本縣文學發展重要關係人，要錄音並攝影。後者為文學史書之撰寫，當時的內容如下：

1. 前有導言，說明本書撰述之緣起及寫法。
2. 本書為桃園之文學史，由於古今行政畫分不一，故以今之所轄為空間範圍。
3. 本書為通史性質，為整體文學發展之紀錄與評述，應包含民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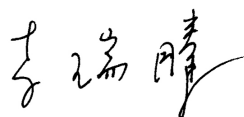
文學、古典文學及現代文學三大領域。

4. 本書之分章分節務必符合大歷史之發展及文學之事實。
5. 有關作家及作品之評述，必要時輔以圖片或表格，以增其文學風華。
6. 本書十六開本，七、八百頁之間，分成上下冊。包含文學年表、作家作品目錄及重要文獻選錄。

前述這些背景成為我接下《桃園文獻》第十期「桃園文學」專號的規劃基礎，我之所以提出「類文學史」的編輯理念，實在是因這不是一個文學史的寫作計畫，而是期刊編輯，有其既定的框架，再加上指定論題約稿實有其困難，只能滾動修正以成今貌。

我希望最前面能有一篇關於桃園文學的概述，接著的專題論文分屬不同類別的文學史論，現在刊出的是女性文學、兒童文學、古典文學，本來期待有一篇桃園文學史料的綜述和分析，最後改成當前一項文化施政實務之探討。現代文學本是重點，因有其他欄目可承載（桃園古今、話說桃園），所以本期未規劃論文。此外，我原來已著手〈桃園文學年表〉的彙編，而且初稿已成，但時間倉促，相關資料尚未完全查證，不能定稿，決定暫不刊出，改以一場與實務比較有關的座談會紀錄，盼能提供文藝施政參考。

桃園因開發較晚，相比臺南、臺中和雙北，源雖沒那麼遠，但流長是沒問題的。泰雅原民的口傳文學、客家文學，在特定的史地條件下形成，還算豐厚；在現當代，兒童文學已枝繁葉茂，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陸續有從外縣市移入的作家，且不乏積極投入在地的文藝公共事務者。再加上最近幾年有二本以「桃園文學」為名的書問世：謝鴻文《桃園文學的星空》（桃園：SHOW影劇團，2015）、林央敏《桃園文學的前世今生》（臺北：草根，2019）。因之，開始針對「桃園文學」釋其名而彰其義，進行學術探索，誠有其必要，期待大家的關切與參與。

 謹誌

民國109年10月

2	編輯誌言 李瑞騰
7	桃園文學概述 鄭雯芳
	■ 專題論文
17	桃園方志中的女性傳記書寫 陳彥文
35	百年桃園兒童文學發展（1919-2020） 謝鴻文
51	羨煞霓裳和衆仙，桃花園裏著吟鞭—— 桃園地區日治時期古典詩社考察 顧敏耀
	■ 史料文獻
69	文學展示與地景營造： 以鍾肇政文學園區現況與行銷策略為討論對象 陳謙
	■ 桃園古今
79	書寫桃園的三種方式 林秋芳
	■ 話說桃園 （依受訪者姓氏筆劃為序）
93	在大自然裡尋回初心——圖文作家邱傑訪談錄 戴靜宜
101	以詩與設計刻鑿浮生——詩人許水富訪談錄 戴靜宜
109	寫下萬千人生故事——小說家莊華堂訪談錄 陳世芳
117	搭上童話列車的床母娘——作家黃秋芳訪談錄 陳世芳
	■ 其他
127	學會溫柔，並且有一個壯大的嚮往—— 「整合資源，發展桃園文學」座談紀實 編輯部
140	大事記 編輯部
144	徵稿啟事

桃園文學概述

鄭雯芳*

前言

「桃園文學」的形成立基於行政區域、地方劃分的地緣文學範疇，其探討屬於「桃園學」的一環，¹亦屬於地方文學（區域文學）。

目前，各縣市文學史對於空間、作者及作品的界定，並未有一共識的標準或討論過程，學界亦尚未取得統一的看法。²以下，依據地方文學的概念，大致將桃園文學的歸屬條件分為三類：

1. 出生於桃園之作家的文學作品。
2. 創作者雖非桃園出身，但久居於桃園，文學作品中亦含有以桃園風土民情為對象或背景。
3. 若未符合前述二條件，創作者僅短暫停留桃園時創作，或以桃園為主題創作，則歸納為寬鬆條件下的桃園文學。³

而桃園做為臺灣的行政地區之一，亦與臺灣的歷史、政治、族群、文化、社會脈動等息息相關。

* 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

1 若以臺灣做為一個研究對象的屬地研究，以及以臺灣人為主體延伸研究的屬人研究，一般泛稱為「臺灣研究」(Taiwan Studies)，即所謂的「臺灣學」(Taiwanology)，研究核心包括哲學、民族學、歷史學、文學、藝術、宗教（人文學科）等。而桃園屬於臺灣的一部分，作為一地方，以桃園為研究對象，並以桃園人為主體延伸研究的「桃園學」，其中亦包含「桃園文學」。詳可參見許雪姬演講、楊朝傑彙整，〈臺灣學・地方學・桃園學〉，《桃園文獻》第2期，2016年9月，頁10；或許雪姬〈桃園研究的建立與實踐〉，收於李力庸主編，《經緯桃園：2018桃園學》（桃園：桃園市政府文化局，2018年），頁19-33。

2 許俊雅，〈建構與新變／敞開與遮蔽——台灣區域文學史的意義與省思〉，《台灣文學研究學報》第18期（2014年4月），頁16。

3 顧敏耀，〈地方文學〉，文化部：臺灣大百科全書，2009年11月23日，<http://nrch.culture.tw/twpedia.aspx?id=4660>，查詢日期：2020年7月31日。

整體而言，桃園文學受限於桃園的人口成長、經濟活動、文教建設、文化營造等方面都較遲，發展亦相對較晚。及至清朝治臺時期才開始有文人於其散文、詩作中書寫到桃園，多為宦遊之作，然這些文人並非桃園人，因此在嚴格的條件下，其文學作品僅符合前述之第三條件，為寬鬆條件下所認定的桃園文學。而最早有「桃園人作家」以文字創作文學作品，約莫已是日治中期（1930年代）了。⁴因此，日治時期以前的桃園文學發展可謂是尚處於文學間的流動，創作尚未紮根。

為使桃園文學的輪廓整體更加完整、脈絡化且易於理解，本文依據桃園發展情形，就各時期較為顯著發展的文學類型分別論述，⁵於前半部溯及原住民、清朝時期時，採以寬鬆的條件觀看桃園文學之發展；後半部自日治時期至今，則以較為嚴格的條件視之由此概述桃園文學，盼能引領讀者進入桃園文學殿堂。

桃園文學的發展，依據各時期較為顯著的文學類型，略分為民間通俗文學、古典文學、新文學，並另立「發展近況」，共四大方向概述：⁶

一、民間文學

最早的文學創作可溯自於民間，包含歌謠、神話、故事等類型，屬於「民間文學」，是流行於民間且為大眾所歡喜接受的文學之作。桃園文學中的民間文學依族群可略分為原住民族和漢民族的民間文學：

（一）原住民族

史前時代即尚未有文字以前，桃園除自今之南投仁愛鄉遷徙而來的泰雅族外，平埔族凱達格蘭族的南崁四社亦居住在今之南崁的範圍。⁷早期以口

4 林央敏，《桃園文學的前世今生》（臺北：草根出版事業有限公司，2019年），頁21。

5 至今，各類型的文學依舊有其發展，並未斷絕，本文以各時期較為顯著的文學類型為代表概論，以利讀者掌握桃園文學的發展概況。

6 受限於篇幅，桃園文學發展之分期分類以較顯著發展的文學類型精要敘述：一、史前時期以口傳歌謠、故事、傳說等「民間文學」為文學發展的起始；二、明鄭時期前後，漢人來臺拓墾，隨之帶來的便是「古典文學」，以傳統漢詩為主，歷經清領、日治時期；三、民國6年（1917），儘管臺灣仍處於日本政權之下，還是受到中國大陸新文學運動影響，逐漸開展出「新文學」創作；四、隨臺灣民主化進程的突破與加速，新文學的創作發展日漸多元而豐富，因此本文另側重於桃園文學現今發展，以期開展桃園文學未來之創作與相關研究更多的可能性。

7 潘英編著，《臺灣平埔族史》（臺北：南天書局，1996年6月），頁213。

傳的原住民文學為主，尤以泰雅族的口傳文學保留較為完整，如：泰雅族流傳之〈泰雅族的發祥〉、〈變成綠鳩的女孩〉、〈射日分日夜的故事〉等。⁸反觀平埔族，由於較早接觸已能使用文字的外來民族，其口傳文學雖被以羅馬字（荷蘭，新港文書）、漢字記錄，但多為片面、擷取式的，較不完整。⁹

（二）漢民族

移居至桃園的漢民族，其漢文化系統下的民間通俗文學多以閩南語流傳及保留，如：〈打虎大將軍〉、〈老父拍死子〉、〈好心有好報〉，¹⁰以及耳熟能詳的〈虎姑婆〉¹¹等，帶有漢文化色彩的民間故事，有神話、鬼怪，亦有具生活化且寓託於事之意涵。

二、古典文學

古典文學，泛指以文言文創作的文學作品。

明鄭時期，桃園隸屬於承天府天興縣，並未有相關的文學創作。鄭克塽降清後，清康熙23年（1684），正式將臺灣劃入版圖，設福建省臺灣府，桃園屬諸羅縣轄，即有零星的閩南人入墾，雍正以後漸多。¹²

桃園文學中的古典文學創作期，橫跨於清領、日治時期，以傳統漢詩為主，詩社林立。尤以日治時期成立的「以文吟社」、「桃園吟社」、「陶社」、「崁津吟社」、「東興吟社」、「復旦吟社」等發展蓬勃，延續至戰後才逐漸式微。¹³最具代表性的桃園詩社則為「桃園吟社」及「以文吟社」，前者創設於明治44年（1911）的桃園街（今之桃園區），以鄭永南、簡楫、黃守謙等地方文人為首；後者於大正11年（1922），取「以文會友」之意成立「以文吟社」，仍存至今，乃桃園境內僅存的傳統詩社，重要詩人有吳榮棣、朱傳明、楊星亭等人。¹⁴當時，除日人的主政提倡外，桃園的詩社發展

8 胡萬川總編輯，《復興鄉泰雅族故事（一）》（桃園縣民間文學集21）（桃園：桃園縣文化局，2003年12月），頁2-7、8-14、16-20。

9 林央敏，《桃園文學的前世今生》，頁27-33。

10 胡萬川總編輯，《龜山鄉閩南語故事（一）》（桃園縣民間文學集13）（桃園：桃園縣文化局，2002年11月），頁100-106、108-110、116-122。

11 胡萬川總編輯，《龜山鄉閩南語故事（一）》，頁130-146。

12 林央敏，《桃園文學的前世今生》，頁13。

13 賴澤涵總編纂，《新修桃園縣志——藝文志（下）》（桃園：桃園縣政府，2010年），頁367。

14 林央敏，《桃園文學的前世今生》，頁54-55。

亦與創刊於昭和5年（1930）十月的《詩報》密切相關，由於發行人周石輝位處於桃園，《詩報》對於桃園的詩社活動與作品創作有詳盡的報導。¹⁵

三、新文學

新文學指以白話文創作的文學作品。由胡適於民國6年（1917）率先提出使用白話文書寫的主張，揭開新文學運動的改革序幕；臺灣則於民國9年（1920）起隨之開展。以下依據桃園文學大方向之轉變，略分為三部分論述：

（一）日治時期（1920-1945）

大正9年（1920）以降，臺灣新文學運動開展，初始乃移植自以北京官話為基礎的白話文，並不符合臺灣當時社會所通行的臺灣話，且日治後期官方所稱之國語為「日語」，在臺灣人的家國意識中，日語乃殖民者的語言，因此有些知識分子轉而以臺灣話文寫作。

一場臺灣文學界的白話文論戰空前展開，出身桃園的作家亦有所響應，創作主題多聚焦於臺灣鄉土，有取材自民間故事、歌謠等民俗文學的創作者，如李獻璋；亦有取材自臺灣當時社會創作劇本者，如簡國賢。¹⁶然而，桃園在日治時期並非文學重鎮，大部分文人仍沿襲古典文學的傳統，因此桃園文學尚處於新、舊文學交替與重疊的階段。¹⁷

（二）戰後時期（1945-1979）

時逢民國34年（1945）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戰敗，以及38年（1949）國民政府因國共內戰戰敗遷臺，隨之而來的戒嚴統治，使得臺灣文學呈現鄉土立場相背的發展情形。面對政權的改變，戰後第一代的桃園本土作家首先面臨語言轉變後的創作困境，其次是創作題材受限，儘管類似「臺灣鄉土文學」的作品仍持續有如鍾肇政、鄭煥等人創作，但未能引起廣大的迴響。部分定居於桃園的「外省」文藝人士，創作內容則以懷鄉思土（他們的鄉土在大陸）、反共抗俄為主，藉以抒發憂國懷傷之情。¹⁸

15 黃美娥，〈北台灣傳統文學發展概述——清代至日治時代（下）〉，《國文天地》，第16卷第10期（2001年3月），頁59-66。

16 林央敏，〈桃園文學的前世今生〉，頁81-96。

17 林央敏，〈桃園文學的前世今生〉，頁83-96。

18 賴澤涵總編纂，《新修桃園縣志——藝文志（下）》，頁463。

至戰後第二代本土作家，時逢社會經濟發展相對穩定，桃園出現不少文學創作者，如：林央敏、陳銘城、莊華堂、蔡詩萍、許悔之、陳謙等，¹⁹各具特色；兒童文學方面，耕耘者眾，有不錯的發展。

（三）多元化的文學走向（1980起）

進入1980年代，臺灣的民主化速度加快，許多禁區不斷被突破。隨著臺灣整體發展，戰後第三代起的桃園作家積極走向自由創作、發掘自我，除原有的文學創作外，新穎的創作類型與題材蓬勃發展，作家各自於其寫作路向展現本色，且力求創新。

四、桃園文學的發展近況

1990年代以降，日益重視與發展地方特色與營造，連帶使得在地藝文益發受到重視，而自桃園於民國103年（2014）12月25日升格為直轄市以來，對於文學環境的營造、文學獎項的設立、各類文學之推廣等，均著力甚深。以下略述文學環境、文學獎項、兒童文學、客家文學及地景文學：

（一）文學環境

這裡的文學環境，指的是桃園的文學步道、文學館、²⁰圖書館乃至於結合新興生活圈規劃之道路、校園命名等具體的環境設置營造。如：南崁溪左岸之「臺灣文學步道」，集結十三位臺灣文學作家生平與作品；²¹修復桃園區東國街的日式宿舍，活化為桃園文學館；²²桃園市立圖書館蘆竹分館規劃出兒童文學館，為全臺第一座地方兒童文學館；²³修復龍潭國小日式宿舍群舊居，重現鍾肇政生活園區；²⁴將鄰近龜山區體育大學的合宜住宅，以文學

19 林央敏，《桃園文學的前世今生》，頁121-123。

20 有關桃園文學步道、文學館之內涵，或可參照李昭鴻，〈文學的聚焦、展示與意義——以桃園市裡的文學館和文學步道為討論核心〉，《第八屆戀戀桃仔園桃園文學與歷史研習會論文集》（桃園：萬能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2018年12月），頁10-19。

21 李容萍，〈南崁溪文學步道13作家入列〉，
<https://news.ltn.com.tw/news/local/paper/558803>，2020年6月22日。

22 謝武雄，〈東門街日式宿舍群將設置「桃園文學館」〉，
<https://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2276050>，2020年6月22日。

23 楊淑媛，〈「桃園兒童文學館」開幕 首展為「說故事爺爺——傅林統」〉，
<https://www.ettoday.net/news/20180401/1142656.htm?from=pctaglist>，2020年6月22日。

24 邱俊欽，〈鍾肇政生活園區啟用 重現客家文學之美〉，
<https://www.cna.com.tw/news/ahel/201904200106.aspx>，2020年6月22日。

路、文青路、文藝街命名，並將增設文青國民中小學。²⁵

（二）文學獎項

民國85年（1996）起，桃園縣政府即舉辦「桃園縣散文創作獎」，第3屆以後改為「桃園文藝創作獎」，旨在於開闊文學欣賞的視野，培養觀察思考多元的人生經驗。²⁶ 104年（2015）起，則由改制後的桃園市政府文化局舉辦「2015鍾肇政文學獎」，並於第二年起，冠上「桃園」二字，以臺灣文學之母鍾肇政做為桃園文學獎項的標竿，是為「桃園鍾肇政文學獎」，²⁷ 且規劃寫作營隊，提倡與推廣寫作。此外，桃園的文學獎項尚有救國團桃園市團委會以桃園青年為徵文對象所舉辦的桃園青年文學獎。

（三）兒童文學

兒童文學的讀者以兒童為主，創作者可為兒童，或成人模擬兒童的心理、想像與閱讀興趣等創作。而兒童文學發展最早可溯自民間通俗文學，兒童多喜歡聽故事，民間通俗流傳的歌謠、謎語、神話、傳說、民間故事、原住民故事等，若符合兒童身心靈所聆聽、閱讀的主題，基本上可從寬認定為兒童文學。

桃園兒童文學的發展，自史前至清領、日治時期以來，皆處於斷斷續續無法銜接的狀態，直至民國53年（1964）發行的《桃園週刊》，刊載縣內兒童的文學創作起，逐漸重視且有計畫推展兒童藝文活動，並鼓勵小學教師從事寫作，如：廖明進、傅林統、林鍾隆、馮輝岳等，其後致力於兒童文學的倡導與創作家則有黃秋芳、李光福、謝鴻文等。

（四）客家文學

客家文學的界定觀點不一，簡而言之，可視之為富含客家文化，或以客家語言創作，且為客家人所創作的文學作品。

客家文學源遠流長，然而客家意識的形成較晚，戰後的桃園客家作家如：鍾肇政、鄭煥、林鍾隆、黃娟、杜潘芳格等，儘管在文學成就與貢獻的

25 魏瑾瑜，〈桃園市增文青國民中小學 2021 年 8 月招生〉，

<https://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2562896>，2020 年 6 月 22 日。

26 賴澤涵總編纂，《新修桃園縣志——藝文志（下）》，頁 589。

27 李昭鴻，〈桃園鍾肇政文學獎之發展、特色和價值意義〉，《第九屆戀戀桃仔園桃園文學與歷史研習會論文集》（桃園：萬能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2019 年 12 月），頁 26-27。

質量表現卓越，原先卻幾乎無人以「客家人」的身分作為文學出發的動機，直至鍾肇政以其文學之身分與族群體認，注意到客家文學的意義，已是民國73年（1984）赴美參加夏令營時，有人提問：「怎麼臺灣文學知名作家多數為客家人？」才乍然驚覺，感嘆萬千。²⁸

現今，逐漸重視客家文化之傳承與推動，尤其桃園市境內的中壢、龍潭一帶為客家大鎮，座落於龍潭區的桃園市客家文化館園區亦規劃了客家文學館，收錄全臺文學界具代表性的59名客籍作家，如：鍾肇政、鍾理和、吳濁流、杜潘芳格、李喬、呂赫若、游金華、龍瑛宗、賴和、林海音等。²⁹客家委員會亦為推廣客語漢字創作，於民國99年（2010）起主辦桐花文學獎，至今已達八屆。

除前舉例之客家作家外，出生或長期居住於桃園者，如：馮輝岳、莊華堂等。整體而言，桃園的客家文學仍有待拓展，尚需能嫻熟客語、客家文化且熱愛文學創作者積極投入。

（五）桃園地景文學

臺灣文學網中特別規劃一「文學地景」，盼「讓文學與土地融為一體，作品不再只是紙上呈現，而能鋪陳於大地，成為文字的風景。」³⁰其中亦包含有關於桃園的地景，作品如：杜潘芳格〈月桃花〉。

根據以「日本經典文學著作中尋找地景素材，進行系列文學創作」的作家陳銘礪所界定的文學地景，乃是以當地經典文學著作為觸動，進而再探其中的地景並創作。於此，以桃園為背景的經典地景文學，首推鍾肇政的小說《魯冰花》及《插天山之歌》，然整體成果並不豐碩。³¹近年來，陳銘礪以做為「桃園新住民」的視角，創作之《國門之都——人文地景紀行之桃園再發現》，可說是首本記錄桃園現今人文地景之專書。

28 黃恆秋，〈客家文學的立足與深耕〉，《文訊》第229期，2004年11月，頁30。

29 桃園市政府客家事務局，〈客家文學館簡介〉，

<https://www.hakka.tycg.gov.tw/home.jsp?id=164&parentpath=0,4,28>，2020年7月30日。

30 臺灣文學網，〈文學地景總說〉，https://tln.nmtl.gov.tw/ch/M12/nmtl_w1_m12_s0.aspx，2020年5月15日。

31 陳銘礪，《國門之都——人文地景紀行之桃園再發現》（臺北：聯合文學出版社有限公司，2016年），頁9-11。

由此，本文定義的桃園地景文學，乃是以地景為主而創發。目前，桃園的地景文學尙有待發掘、延展。

結語

桃園整體的發展雖相對較晚，但或許因「最年輕」，桃園更兼具涵容並進的成長潛能，儘管深具桃園人意識、肩負桃園文化使命感的桃園文學創作，還有待深化、產出，不過，相信在桃園市政府與文學、學術界的積極推動下，結合新生代、新科技、創新文化型態等與時俱進之發展，無論是重建過往的文學風華，抑或是開展新時代的文學，將更具生命力與創新發展的可能，精彩可期。

最後，除本文所徵引之相關書籍，特別是林央敏所著之《桃園文學的前世今生》極富參考價值，可以協助讀者認識桃園文學外，亦可參照謝鴻文所著的《凝視臺灣兒童文學的重鎮：桃園縣兒童文學史》（臺北：富春文化公司，2006年12月）、《桃園文學的星空》（桃園：SHOW影劇團，2015年12月），以及郭永吉、洪珊慧主編的《桃之夭夭，灼灼其華——桃園作家訪談錄》（臺北：釀出版，2018年12月）等書，瞭解桃園文學之發展、作家生命歷程及其創作內涵。

徵引書目

專書

- 林央敏，2019，《桃園文學的前世今生》。臺北：草根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 李瑞騰總策畫，郭永吉、洪珊慧主編，2018年12月，《桃之夭夭，灼灼其華——桃園作家訪談錄》。臺北：釀出版。
- 陳銘礪，2016，《國門之都——人文地景紀行之桃園再發現》。臺北：聯合文學出版社有限公司。
- 謝鴻文，2015，《桃園文學的星空》。桃園：SHOW影劇團。
- 謝鴻文，2006，《凝視臺灣兒童文學的重鎮：桃園縣兒童文學史》。臺北：富春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賴澤涵總編纂，2010，《新修桃園縣志——藝文志（下）》。桃園：桃園縣政府。
- 胡萬川總編輯，2003，《復興鄉泰雅族故事（一）》（桃園縣民間文學集21）。桃園：桃園縣文化局。
- 胡萬川總編輯，2002，《龜山鄉閩南語故事（一）》（桃園縣民間文學集13）。桃園：桃園縣文化局。
- 潘英編著，1996，《臺灣平埔族史》。臺北：南天書局。

論文

- 李昭鴻，2019，〈桃園鍾肇政文學獎之發展、特色和價值意義〉，《第九屆戀戀桃仔園桃園文學與歷史研習會論文集》，桃園：萬能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頁24-33。
- 李昭鴻，2018，〈文學的聚焦、展示與意義——以桃園市裡的文學館和文學步道為討論核心〉，《第八屆戀戀桃仔園桃園文學與歷史研習會論文集》，桃園：萬能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頁10-19。
- 許雪姬，2018，〈桃園研究的建立與實踐〉，《經緯桃園：2018桃園學》，頁19-34。
- 許雪姬演講、楊朝傑彙整，2016，〈臺灣學·地方學·桃園學〉，《桃園文獻》，第2期，頁9-24。
- 許俊雅，2014，〈建構與新變／敞開與遮蔽——台灣區域文學史的意義與省思〉，《台灣文學研究學報》，第18期，頁9-40。
- 黃恆秋，2004，〈客家文學的立足與深耕〉，《文訊》第229期，頁29-33。
- 黃美娥，2001，〈北台灣傳統文學發展概述——清代至日治時代（下）〉，《國文天地》，第16卷第10期，頁59-66。

網頁文獻

顧敏耀，2020年7月31日，〈地方文學〉，<http://nrch.culture.tw/twpedia.aspx?id=4660>。

臺灣文學網，2020年5月15日，〈文學地景總說〉，
https://tln.nmtl.gov.tw/ch/M12/nmtl_w1_m12_s0.aspx。

桃園市政府客家事務局，2020年7月30日，〈客家文學館簡介〉，
<https://www.hakka.tycg.gov.tw/home.jsp?id=164&parentpath=0,4,28>。

邱俊欽，2020年6月22日，〈鍾肇政生活園區啟用 重現客家文學之美〉，
<https://www.cna.com.tw/news/ahel/201904200106.aspx>。

魏瑾瑜，2020年6月22日，〈桃園市增文青國民中小學 2021年8月招生〉，
<https://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2562896>。

楊淑媛，2020年6月22日，〈「桃園兒童文學館」開幕 首展為「說故事爺爺——傅林統」〉，
<https://www.ettoday.net/news/20180401/1142656.htm?from=pctaglist>。

謝武雄，2020年6月22日，〈東門街日式宿舍群將設置「桃園文學館」〉，
<https://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2276050>。

李容萍，2020年6月22日，〈南崁溪文學步道13作家入列〉，
<https://news.ltn.com.tw/news/local/paper/558803>。

桃園方志中的女性傳記書寫

陳彥文*

摘要

臺灣傳統方志中提及女性之相關資料，大多出現於人物志或社會志當中，並且多以列女傳、貞節傳等形式呈現女性形象，其餘相關於女性之議題則較少在傳統方志中被提及。而檢視當代重新編修的各縣市鄉鎮之方志，則可發現多半的方志已能跳脫傳統方志偏重節婦列女的窠臼，而能多方面彰顯婦女的議題與事蹟。

筆者將從文化學、女性書寫與傳記文學角度，以桃園地區之方志做為討論重點，探討桃園方志修纂中女性人物傳記之類型與特色，並就其內容列出女性傳記撰寫之特色，指出各方志所凸顯女性角色之貢獻與事蹟，並試圖比較傳統方志至新修方志中女性傳記類型之演變，最後提出相關建議。

綜觀桃園方志中女性人物傳記之內容可知，近年來所陸續編修之桃園方志，女性列傳之書寫模式已逐漸跳脫傳統方志書寫節婦列女之窠臼，雖仍有一些新修方志仍延續傳統列出節孝婦女之傳記，但已不再如傳統方志強褒揚女殉夫之行為，而是逐漸趨向於宣揚女性之德行與孝行，並褒揚於各領域之特殊貢獻者，如：教育、文藝、開創、經營、政事……等面向，或以模範母親褒揚之。

關鍵詞：桃園、臺灣方志、女性傳記、人物志

*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碩士

一、前言

方志為認識地域真實歷史樣貌的重要文獻，臺灣的方志則分別記錄了各區域文化的細部情況，呈現了編修當時的沿革歷史、經濟狀況、教育現況、社會發展、地理位置、政事狀態、藝文表現以及人物傳記等特色。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方志當中對於人物的描寫通常集中在〈人物志〉當中，其中針對各區域有特殊表現的人物進行資料的蒐羅及事蹟刻劃，用傳記的方式呈現出每位人物值得表揚的特殊事蹟與生命經驗，而不同區域的方志更表現出不同的人物特性，值得仔細探究。

本文將針對桃園地區之方志進行探究，然而在閱讀各方志中的人物傳記時，可以發現其中傳主的性別以男性居多，女性傳記相較之下顯得十分稀有；不過隨著時代的變遷，所新編修的人物志當中，女性形象的敘寫角度以及出現的類型也逐漸有了變化，這促使筆者想深入探討女性傳記出現於人物傳記當中的變化與特色，並期望從中看到新、舊方志女性書寫的演變脈絡，從中觀察臺灣桃園地區地方書寫的時代及文化變遷，進而探討女性所扮演的角色與形象在這樣的變遷下有何種變化。

本文研究範疇包括桃園方志中的傳統方志及新修方志，二者的分類標準是以方志所出版或刊行的年代為準。目前可蒐集到的文獻資料，主要涵蓋清代至日治時期，以及直到民國38年（1949年）中華民國政府來臺後之方志，其中「傳統方志」涵蓋清代至日治時期所刊行之方志，至於民國38年（1949年）國民政府來臺至今所修方志本文則歸為「新修方志」。根據方志當中人物志所錄之女性人物傳記之內容與特色可知，清代至日治時期所刊行之傳統方志當中，女性人物傳記多以節孝烈女、賢婦等形式呈現女性形象，除少數記載關於長壽婦女之簡略傳記外，大多仍以列女傳、貞節傳為主。直至1949年後至今所新修之人物傳當中，女性傳記才逐漸從節孝烈女轉變為模範母親之褒揚，此外更增補許多近年來各方面表現傑出之女性傳記，將方志中女性人物傳記之褒揚類型提升至更多元、更符合時代性之境界，因此本文將分別由桃園方志中「傳統方志」及「新修方志」兩方面來進行分析、比較。「傳統方志」中，桃園地區在清代曾隸屬淡水廳，故清代所刊行之《淡水廳志》¹為本期重要文獻。

1 陳培桂纂輯，《淡水廳志》，清·同治10年（1871）刊行，臺灣史料集成編輯委員會（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

以上說明「新修方志」涵蓋民國38年（1949年）中華民國政府來臺至今之方志，由於這段期間方志中所蒐錄之女性傳記形象較為鮮明，且所蒐羅之類型不僅多元且符合時代性，並且跳脫清代與日治時期節孝烈婦或壽婦書寫之窠臼，讓時代下的女性特殊表現更為顯著，凸顯出女性在社會上之各種貢獻，並記錄下各領域女性如何發揚其特長，造福鄉里，甚至社會的貢獻。

至於桃園新修方志，依區域製表整理如下：

附表：桃園「新修方志」列表

序號	書名	時代	編者
1	《桃園縣志八卷附一種》	1969年	郭薰風主修
2	《大園鄉誌》	1978年	許呈中總編
3	《觀音鄉志》	1986年	謝公倉總編
4	《桃園縣誌》	1988年	許中庸纂修
5	《楊梅鎮志》	1990年	黃坤瀛總編
6	《大園鄉志續篇》	1993年	大園鄉鄉誌續編編纂委員會
7	《平鎮市志》	1994年	羅濟鎮編纂
8	《蘆竹鄉志》	1995年	曾文敬主修
9	《八德市志》	1998年	黃克仁總編
10	《大溪鎮志》	2004年	吳振漢總編
11	《龜山鄉志》	2005年	蔡行濤主修
12	《桃園市志》	2006年	陳宗仁主修
13	《新屋鄉志》	2008年	葉佐禹主修
14	《大園鄉志續篇（二）（1993~2009）》	2010年	鄭明枝總編
15	《新修桃園縣志·人物志》	2010年	賴澤涵總編纂
16	《續修桃園市志》	2014年	鄭政誠總編
17	《大溪鎮志（增修篇）文教篇·人物篇·近五年重要紀事·附錄》	2014年	羅景文主編
18	《復興鄉志增修（上·中·下卷）》	2014年	傅琪貽總編
19	《龍潭鄉志》	2014年	龍潭鄉志增編委員會
20	《續修蘆竹市志》	2016年	游維真總編纂

由附表可知，桃園地區最早刊行之方志為1969年所出版之《桃園縣志·八卷附一種》，²至目前此區域最新刊行之方志則為2016年出版之《續修蘆竹市志》，³並且可由附表觀察到桃園地區出版方志之年份似乎具有其一定之規律，每隔二到三年就出版或增修一部鄉鎮方志，從中可以看出桃園地區對於編修地方志的用心和計畫性。

桃園地區共有十三個鄉鎮，其中「中壢」目前仍未出版鄉鎮地方志，期望能有地方學者關注並進行修纂，以完整保留並延續記錄地方珍貴歷史與文化資產。至於已刊行地方志的十二個鄉鎮當中，《大溪鎮志（增修篇）文教篇·人物篇·近五年重要紀事·附錄》⁴和《八德市志》、⁵《平鎮市志》、⁶《大園鄉志續篇（二）（1993~2009）》、⁷《龜山鄉志》，⁸五個鄉鎮的地方志雖有人物傳記，卻未見收錄女性傳記。

二、桃園傳統方志中的女性人物傳記

傳統方志中的女性人物傳記主要書寫特色在於：彰顯女性傳統的道德節操。劉向將《列女傳》分為七目，分別為：「母儀、賢明、仁智、貞順、節義、辨通、孽嬖」，⁹此分類對於當時女性之賢德與貞節多有強調，其中賢明、仁智、貞順、節義等皆針對女性之貞節、婦德進行傳記的書寫，可知由古代所傳承於後代的女性傳記書寫傳統仍是針對女性之貞節與德性，並進行表揚與記錄，宣揚女性應遵守婦德與節操之意味濃厚。此種書寫方式，為後代所傳承，成為女性傳記書寫的一種典範。

女性受到官方旌表與否，已成為方志作者重要參考之一：

旌表制度規定了國家對女德表揚的重點，旌表與否，往往也為家族、地方人士與修方志者所重視。許多方志作者都明言入傳者，當已受官方旌

2 郭薰風主修，《桃園縣志八卷附一種》（臺北：成文出版社，1969年）。

3 游維真總編纂，《續修蘆竹市志》（桃園：蘆竹區公所，2016年）。

4 羅景文主編，《大溪鎮志（增修篇）文教篇·人物篇·近五年重要紀事·附錄》（桃園：大溪鎮公所，2014年）。

5 黃克仁總編，《八德市志》（桃園：八德市公所，1998年）。

6 羅濟鎮編纂，《平鎮市志》（桃園：平鎮市公所，1994年）。

7 鄭明枝總編，《大園鄉志續篇（二）（1993~2009）》（桃園：大園鄉公所，2010年）。

8 蔡行濤主修，《龜山鄉志》（桃園：龜山鄉公所，2005年）。

9 漢·劉向撰，清·梁端校注，《列女傳校注》，〈目錄〉（臺北：臺灣中華書局，據汪氏振綺堂補刊本校刊，1972年，臺三版）。

表，…雖然旌表並非女性入史傳的必要條件，但是旌表乃國家對於婦德的具體評判標準，往往會影響方志與史傳的採選與書寫。¹⁰

由此可見，旌表制度已代表整個國家對於婦德的評斷標準，更影響後續方志以及史傳對於女性傳記的書寫以及蒐錄標準。以下將針對桃園傳統方志中「節孝烈女」的部分以：具有貞節賢德的「治家賢婦」以及因丈夫去世或其他原因殉節的「殉節烈女」兩個部分進行探討。

（一）治家賢婦——節孝

在傳統臺灣方志所收錄的女性傳記中，「貞婦」、「賢婦」以及「節孝婦」等主題所記錄的女性形象皆為恪守本分且具有婦德節操的賢德女性，其中女性的婚姻狀態也包含「終身不嫁」、「未嫁人」以及「已嫁人」的身分。無論傳記中女性身分為何，她們皆謹守自己的本分，以高尚的道德操守潔身自愛、照顧家庭，即使遭逢巨變仍勇敢面對，使女性賢淑且堅毅的特質表露無遺。

在《淡水廳志》中被歸類為「貞孝」的女性傳記收錄有林春娘、徐鸞娘、姚滿娘三人之傳記，其中姚滿娘為養親不嫁的貞孝女，為了侍奉自己的父母，而決定終身不嫁：

姚滿娘，桃仔園人，滬尾守備珠寶女。持齋奉佛，養親不嫁，卒年三十四。¹¹

雖然傳記內容較為精簡，但仍簡潔地交代這位女性終身不嫁之因。姚滿娘除了侍奉親人外，又多了宗教信仰的因素而決定終身不嫁。姚滿娘雖並未嫁人，仍因其孝心而受到當時政府的表揚，而被收錄於方志當中，流傳後世。可見當時對於女性在孝道與貞潔的實踐仍有所重視。

（二）殉節守貞——烈女

歷史上所謂的「貞節烈女」，已具有某些道德實踐方式的特定意義，女性在訂下婚約後，其行為是否謹守「貞節」，則成了那位女性是否符合婦德的基本標準。女性在傳記中所被褒揚的內容，多數皆是勤儉持家、謹守貞

10 衣若蘭，〈旌表制度、傳記體例與女性史傳——論《清史稿·列女傳》賢母傳記之復興〉，《臺大歷史學報》，第41期（2008年6月），頁183。

11 陳培桂纂輯，《淡水廳志》，頁371。

節、教子有方等，強調的多是女性對於丈夫、公婆、孩子、家庭的照料與付出，費絲言《由典範到規範：從明代貞節烈女的辨識與流傳看貞節觀念的嚴格化》即提到：

所謂的「三從」，在某個層次上其實界定了婦女的存在空間，當婦女已嫁，夫死無子，她已經完全沒有如何可「從」的對象，生命沒有一個依附的支柱，在這樣的情形之下，殉夫是受到承認的，也就是說，殉夫烈女生命的自我終結，是來自於社會「身份」的消亡。¹²

舊禮教中婦女應遵守的從父、從夫、從子三個規範。《儀禮·喪服》：「婦人有三從之義，無專用之道，故未嫁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¹³，當傳統婦女失去可依從的對象，特別是失去夫婿又無子的狀態下，容易讓女性感覺頓失依靠，也失去了在傳統社會上身分的歸屬感和被認定感，因此進而決定「殉夫」的女性不在少數，而在當時「殉夫烈女」這樣的「殉節」行為受到表揚與肯定，也間接促使當時女性面對夫死無子的情況時，為了堅守「初婚」的信約，也為了對於「失節」的反抗，將「殉節」這樣結束生命的行為列入考量甚至執行。而在董飛的《明代女性節烈論述》一文當中提到：

節烈觀念在家庭的傳播灌輸下，得到了女性強烈的心理認同，變得根深蒂固，使女性的思想被完全異化了。¹⁴

由此論述可知，女性會有節烈之行爲，其實與家庭中觀念的傳播跟灌輸有很大的關聯，女性逐漸產生心理的認同後，其節烈觀念便可能越來越根深柢固，造成她們會實際執行此理念，甚至不惜犧牲生命。

三、桃園新修方志中的女性人物傳記

由臺灣早期所修之方志可知，傳統方志所收錄之女性人物傳記多以節孝烈女為主，其餘相關女性之特殊表現則較少被提及。以下筆者將針對桃園地區所新編纂或續修之方志中女性傳記之蒐錄與書寫內容，進而探討新修纂之

12 費絲言，《由典範到規範：從明代貞節烈女的辨識與流傳看貞節觀念的嚴格化》（臺北：臺灣大學出版委員會，1998年），頁15。

13 「三從」一詞搜尋自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Z6b6Oc&o=e0&sec=sec1&op=v&view=0-1>，2017年1月21日。

14 董飛，〈明代女性節烈論述〉，《中國優秀碩士學位論文全文數據庫，哲學與人文科學輯》，頁26。

方志中女性被收錄之傳記、所收錄之類型以及傳記著重之重點，從中觀察女性於新修方志中所被呈現之形象是否已出現多面向之探討，又有哪些女性傳記透露出女性相關之特殊表現與事蹟。

現代女性多已跳脫傳統許多對於女性角色的限制，社會環境、風氣的變遷，使得女性在思想、學識甚至職業各方面，都有了更深入更多元的發展。因此，過去讚頌節烈女性的傳記，對於現代的女性而言也不再具有那麼深的教育意義，反而是能夠貼近自己生活的人物傳記更能打動自己，甚至可以透過這些人們的經歷，找到自己的人生方向或共鳴。因此新修方志也在時代變遷下呈現出許多不同面向的女性傳記，而不再侷限於節孝、烈女等類型。

至於傳記書寫的形式與內容，應當呈現出傳主一生當中的重要事蹟，並記錄其特別的經歷與特殊貢獻，而非記錄傳主生活中的瑣碎事件，因此必須審慎選擇事件題材。王良行所編寫《鄉鎮志撰修實務手冊》一書當中即提到：

除了姓名（含別名和字號）、生卒日期、種族、籍貫、和學經歷等基本要素之外，傳記的內容還可包括傳主的一生經歷和重大事變，音容笑貌、舉止風度、飲食服御、習慣嗜好、愛情關係、得意與失意之事、喜怒哀樂之情、待人接物之態度、治家教子之言行、政治立場、社團活動、友誼往來、親族關係等。¹⁵

以上所羅列項目皆屬於傳記編寫時所能夠描述的項目，但一篇傳記中所需具備最重要的基本要素：「姓名（含別名和字號）、生卒日期、種族、籍貫、和學經歷」則仍不可省略。筆者將以此做為以下探討傳記文本內容時的基本參照條件。

以下將就筆者所蒐集之桃園地區新修方志中之女性傳記，根據傳記所記載之內容分門別類，歸納出女性人物傳記當中所被褒揚之主要類型，並依序探討以下各類型女性傳記：「模範母親」、「教育與文藝」、「開創與經營」、「政事」，讓女性傳記所記載之類型更為凸顯明瞭。

15 王良行，《鄉鎮志撰修實務手冊》（臺中：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中部辦公室，1999年），頁101。

(一)「模範母親」傳記

在桃園新修方志中所收錄之「模範母親」類型傳記當中，對於女性的描述並不一定會提及她是何人之妻，所褒揚的不僅是婦女在家庭當中的付出，甚至是對於鄰里間、社會上的種種貢獻，使得傳統「以夫為天」的「節婦烈女」形象，慢慢轉變為現代能夠「內外兼顧」的「模範母親」。例如陳宗仁主修《桃園市志》當中收錄一篇吳張芬的傳記如下：

吳張芬：民國77年（1988）獲選為桃園縣模範母親，當時年71歲，當選之因為敦親睦鄰，里鄰推崇，教導子女有方，使子女皆有正當發展，各有所成，待人處事親切仁慈，勤儉持家、熱心公益，時常濟助貧困里民，勤為表率。吳張芬心存社會大眾，得知有急難者，主動予以濟助，並經常捐獻各種公益慈善基金：如中興國中學生活動中心的興建，市內各中小學有關育樂設施的擴充，後備子女獎助學金，冬令救濟金，白米捐獻等善行，從不間斷，充分發揮愛心、善心，計捐獻金額達百萬餘元，受患者數以千計，這種樂善好施的義舉，足堪表彰。吳張芬不僅對鄰里照顧有加，勸人以和為貴，與民眾有糾紛主動予以調解，平時敦親睦鄰，又熱心公益事業，深獲鄰里敬重，足為母儀之範。¹⁶

吳張芬獲選為桃園縣模範母親，因為她的貢獻除了教導子女有方，且待人親切、勤儉持家外，更心存社會大眾敦親睦鄰，時常熱心公益，濟助需要幫助的貧困里民以及急難者，主動給予協助，捐獻各種公益基金以及獎助學金，充分發揮其愛心與善心，根據傳記所記載，吳張芬所捐獻的金額竟達到百萬，其樂善好施的義舉使得數以千計的人受惠。由吳張芬之傳記可知，此篇並未記載其丈夫之姓名，而著重於吳張芬本人對於家庭甚至整個鄰里、縣市的貢獻，不僅對內教導子女有成，更凸顯她對外熱心公益、樂善好施的一面，此時女性所被褒揚的範圍已從其家庭拓展至整個社會之間，顯示當時傳記所描述的內容已充分展現女性良善的本性，更將其善心延伸至社會當中，相較於傳統節孝烈女僅著重於女性對家庭的付出，已有了相當程度的改變。此處可見不同之女性傳記撰寫方式，不再強調丈夫之姓名，亦不著重於女性貞節或婦德，通篇傳記著重於吳張芬對鄰里社會之貢獻，對其救助急難貧困、捐款助學、獻糧之善行加以表揚。

16 陳宗仁主修，《桃園市志》（桃園：桃園市公所，2006年），頁1013。

而在鄭政誠總編的《續修桃園市志（下冊）》中亦收錄曾當選桃園模範母親的徐李尪之傳記：

徐李尪（與丈夫徐萬喜之傳記並列）：

萬喜娶妻李尪，係桃園名門閨秀。時值日治時代，生活艱苦，全賴夫人勤儉持家，相夫教子之餘，兼營雜貨商行，俟有積蓄，則全力施惠鄰里。萬喜與妻育有五男六女，尪勞持家務，白晝照顧店面，晚間督課子女，其賢德懿行，有口皆碑，曾當選民國62年（1973）桃園模範母親。由於嚴施母教，雖子女眾多，然均能學有專精，事業有成，亦為各界翹楚。三男鴻志，曾為人師表，並學而優則仕，曾任民選桃園縣長，政聲卓越。¹⁷

較為特別的是，此篇傳記與其丈夫徐萬喜之傳記並列，新修方志〈人物志〉當中此現象雖不常見，但仍有幾篇女性傳記也是與其丈夫並列，或附於丈夫傳記之後。此篇傳記除了描述傳主徐李尪具有傳統女性之美德：勤儉持家、具賢德懿行之外，亦提及徐李尪曾經營雜貨商行更在有積蓄時施惠鄉里，將她的貢獻拓展至鄉里之間。最後更以其三男徐鴻志曾擔任桃園縣縣長，凸顯母親的教導有方。在新修方志所收錄的女性傳記中仍可看見許多篇內容在最後記載其子女的成就，以強調母親教導子女有成，間接使得社會得以受惠，將母親的貢獻從家庭擴展至社會。

（二）「教育與文藝」相關傳記

由鄭政誠總編的《續修桃園市志（下冊）》當中，收錄有「臺灣第一位國小女校長」廖秀年的傳記如下：

廖秀年（1915-2012），大正4年（1915）1月30日生於桃園廳桃澗堡（今桃園市），卒於民國101年（2012）8月13日，享年98歲。秀年生於傳統家庭，自幼聰穎好學，求學之路曾因父親反對女子讀書而受阻。九歲時父親過世後，在母親鼓勵下於昭和3年（1928）考入臺北州立第三高等女子學校（今中山女中）。昭和5年（1930）學校畢業，由恩師小橋八德川推薦至桃園公學校任教。有一年新校長為了要了解學生學習成效，舉辦考試，她所任教的班級獲得全二年級第一名，因此被調至五、六年級升學班任教，成為桃園公學校有史以來第一位教授高年級課程的臺籍教

17 鄭政誠總編，《續修桃園市志（下冊）》（桃園：桃園市公所，2014年），頁670。

師，且是女老師。民國35年（1946）擔任桃園國民學校六年級導師時，該班58人參與升學考，全部錄取，在桃園造成轟動，被封為「教書之神」。¹⁸

廖秀年的求學之路雖曾受阻，但卻未澆熄她對學習的熱情，更考進第三高等女子學校就讀。畢業後在恩師的推薦下開啟她的教學生涯，因為任教的用心讓學生課業表現特別良好，成為日治時期桃園公學校第一位教授高年級課程的女性臺籍教師，並有「教書之神」的封號，著實不易。創下許多優異紀錄的廖秀年更在民國43年（1954）成為當時「臺灣第一位國小女校長」，更獲選為「全國特殊優良教師」，實至名歸。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此篇傳記中特別記載，臺灣電視公司還以廖秀年的生平故事製作了一集「臺灣真女人」的報導節目：

有感於清貧學生就學不易，她更於民國68年（1979）退休前，宣布從89萬元的退休金中撥出10萬元成立獎學金，畢業學生受此感召亦一呼百應，總計籌措了100萬元，並於翌年（1980）擴大成立「廖秀年優異獎學金」。同年，她以終身奉獻教育特殊優異事蹟獲得臺灣省教育廳之肯定，選入《杏壇芬芳錄》，同時榮膺第三屆「吳尊賢愛心獎」，臺灣電視公司還以其生平製作了一集「臺灣真女人」報導節目。¹⁹

廖秀年在教育界奉獻近半個世紀，始終堅持以愛心、耐心和關心來教導學生，更強調生活教育的重要性，「以關心代替責罵，以鼓勵代替懲罰。」是她的教育理念，是一位「愛的教育」的先行者。廖秀年校長不僅以她「愛的教育」造福許多已畢業的學生，更在她的善舉之下讓未來更多的學生能夠受惠，使她的「教育之愛」能夠流傳得更廣更深，形成良善的循環。此外，退休之後廖秀年仍持續其善行，她投入怡人愛心基金會、婦女會、婦聯會、好人好事、家扶中心、文藝協會等社團擔任志工，各個需要幫助的地方，熱心的她不僅當選了全國第一屆志工媽媽楷模獎、榮獲全國志工最高榮譽的內政部金駝獎、吳尊賢愛心獎等。秉持著「勿以善小而不為」的信念，廖秀年認為做好事是隨時可做的，其奉獻的精神讓她在桃園地區有了「廖媽媽」、「廖姐姐」的稱號。廖秀年一生為教育奉獻，且終身未婚，將愛擴散到所有

18 同註17，頁635。

19 同註17，頁635-636。

需要的角落，無怨無悔地付出不求回報。最後傳記當中提到：

民國94年（2005）她榮獲象徵桃園縣最高榮譽獎項之「第一屆桃園奉獻獎」，頒獎時桃園縣長朱立倫感恩地稱讚十位得主都是「偉大出於平凡、努力不為名利」，為下一代樹立最佳典範。²⁰

此篇傳記篇幅較長，詳細記錄廖秀年一生中許多重要的事件，以流暢的文字娓娓道出廖秀年在教育界的用心和教育愛的延續，是一篇相當完整的傳記，將此位女性一生中對社會的貢獻進行資料蒐集並仔細撰述，讓廖秀年傳奇的一生得以被記錄下來，並成為教育界的典範。

至於「文藝」類型之相關女性傳記包含許多面向：文學、音樂、繪畫、表演藝術等皆涵蓋於此類型中。這一類型的傳記中，女性在文學與藝術方面的成就被充分凸顯出來。在吳振漢總編的《大溪鎮志》當中則有一篇被歸類於「文化人物及其他」類型的傳記，傳主為曾經接受培育為歌手的李如華，其傳記如下：

林李如華（1917-1999）：李如華，婚後冠夫姓稱林李如華，父祖原籍福建廈門人，生於大正6年（1917），卒於民國88年（1999），享年82歲。如華為日治時期大稻埕富商李春生（1838-1924）之孫女，父親李高盛為一名醫生。由於從小全家即為長老教會的虔誠會友，所以如華自然而然的接受基督教的信仰，成為虔誠的基督徒，宗教信仰也成為如華一生當中最重要之事之一。如華自幼出生富裕，雖然在其五歲時，父親便因病去世，但她仍堅毅向學，得以進入當時台北第二高女（今中山女中），為當時招收台籍女性最優秀的學校。昭和11年（1936），如華已成為一位優雅聰穎的少女，芳齡19歲的她，自第二高女畢業後，進入當時頗具規模的古倫美亞唱片會社應徵行政職務，因如華長期接受教會唱詩班的音樂薰陶，其音樂專業素養受到公司重視，便轉為公司的培育歌手之一，並取藝名為「真真」。但如華無意朝樂壇發展，不久即離開該公司。²¹

李如華自小即接觸基督教信仰，並且成為虔誠的基督徒，長期在教會唱詩班的音樂薰陶下，培養出李如華的對於音樂的敏銳度以及專業素養，讓她在進入古倫美亞唱片會社應徵行政職務時受到重視，進而發展成為被培育的

20 同註17，頁637。

21 吳振漢總編，《大溪鎮志》（桃園：大溪鎮公所，2004年），頁303。

歌手，並取藝名為「真真」，可惜之後她並無意朝樂壇發展便離開公司。李如華的音樂專業素養備受肯定，雖未繼續往音樂領域邁進，仍在她所信仰的教會中持續奉獻其心力，最後成為大溪長老教會中受人敬仰的前輩之一。

（三）「開創與經營」相關傳記

在傅琪貽總編，桃園縣的《復興鄉志增修（上·中·下卷）》當中，有屬於「開創」類型之泰雅族女性林瑞英（Pisuy Iran）之傳記，同時她也是一位「紋面泰雅人瑞」，其傳記摘錄如下：

林瑞英（Pisuy Iran）——進取文明的紋面泰雅人瑞——：林瑞英（Pisuy Iran）於明治38年（1905）1月11日出生，民國92年（2003）101歲過世。女士曾經施過兩次紋面，因此擁有格外清晰美麗的紋面。丈夫 Tanga Watan 自從決定離開祖先故土而遷居到下溪口台後，一直嚮往新的文明生活。為求泰雅族人獲得安定生活，丈夫以身作則，每天過著勤勉勞動的生活，努力奮鬥。女士見到丈夫願意接受新的農耕技術，向日本人或漢人學習，也慷慨地購買各種農具。因此，為人妻子的女士也很重視新生活，願意與日本婦女學習日式生活。女士與丈夫一樣，不大會說日語，但從斷片的談話裡能了解對方的意思。

女士在日本婦人的教導之下，學習日式生活，家裡除了傳統的調味鹽巴外，還有醬油、味噌等，烹飪與飲食生活較一般泰雅族豐富很多。女士極熟練泰雅傳統的織布且有高超的技巧，而自與日本婦人接觸後，學習到機器縫紉技術。家裡購買了一台縫紉機，為丈夫、孩子製作襯衫、長褲，以及為自己縫了簡易洋裝、裙子，相當時髦。²²

泰雅族女性林瑞英隨著嚮往文明生活的夫婿遷居，並積極向漢人或日本人學習各項技能以及語言文化，例如：農耕技術、日式生活、烹飪飲食、縫紉技術，林瑞英相當開明且願意吸收新知識，這篇傳記當中所著重的內容在於林瑞英對於一切新知的好學與技術創新，當中所傳遞的即是女性在技能、學習、文明方面的「開創」。林瑞英一生守著泰雅婦人的美德，深信丈夫，追隨丈夫，一生深信如此平凡之路，在晚年獲得三代同堂的幸福與安詳。身為一位進取文明的紋面泰雅人瑞，林瑞英在「開創」方面的成就，即在於對於文明的學習、統整與創新，融合本身具備的泰雅族傳統織布技巧，以及日

22 傅琪貽總編，《復興鄉志增修（上·中·下卷）》，頁909-910。

本人帶來的機器縫紉技術，使她在縫紉技巧方面有所開拓。

其中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傳記中提到：「向日本人或漢人學習」、「願意與日本婦女學習日式生活」、「女士在日本婦人的教導之下，學習日式生活」、「自與日本婦人接觸後，學習到機器縫紉技術。」，多次提到「日本人」之貢獻，以及「向日本人學習」，追溯其原因，可能與《復興鄉志增修》總編傅琪貽有關，傅琪貽為日裔教授，本名藤井志津枝，或許由於其身為日本人之身分，而有了這樣以日本文化為優的傳記書寫方式。此處可看出，傳記的編寫著是誰？主筆者出自誰人之手對於傳記內容的撰寫方向有很大的影響，更可能影響整篇傳記內容之重點，所記載內容其實已融合了傳主之生平以及傳記編寫者的思考模式。若同一傳主由不同的編寫者進行傳記撰寫，則可能展現出撰寫者各自的意識形態，這也是閱讀方志女性傳記時需留意的地方。

至於「經營」類型相關之女性傳記，由陳宗仁主修之《桃園市志》當中，有開創桃園旅遊業之女性邱陳搏傳記如下：

邱陳搏：生於日治時期明治31年（1898）。自幼穎慧端淑，18歲于歸桃園縣八德鄉下庄仔邱阿柯先生。養育七男六女。以食指浩繁，生活頗為拮据。邱陳搏堅毅剛強，刻苦持家，唯於民國34年（1945）其夫婿因傷去世；時長男早逝，次男為日軍徵調南洋，尚未返鄉。邱陳搏遭此巨變，悲不可抑。但念群孤失恃，乃毅然肩負重擔，獨力撫養子女成人。

邱陳搏領導諸位子女奮鬥多年，民國55年（1966）首創桃園第一家遊覽公司，開桃園縣旅遊先河，亦有助於地方繁榮。近年諸子各位事業，均卓然有成。次男邱萬枝由輪胎業起家，後任盛華遊覽公司的業務；七男邱正雄曾任統聯汽車客運股份有限公司常務董事兼總經理，現任統聯汽車客運駐會監察人、華盛頓、盛華遊覽公司汽車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為桃園遊覽業巨擘。

邱陳搏長年濟助貧困殘疾，不求人知，並鼓勵子女鼎力贊助；子女身受其身教影響，均能熱心教育及地方慈善工作，於社會公益不遺餘力。民國76年（1987）邱陳搏獲選桃園縣模範母親，時年90歲。²³

23 陳宗仁主修，《桃園市志》，頁1012。

由以上傳記內容可知，雖邱陳搏是因夫婿過世後，仍堅毅剛強、努力持家而獲得肯定，但她的事蹟並不僅止於此。邱陳搏經歷夫婿因傷去世、長男早逝、次男為日軍徵調南洋而未能返鄉等巨變，仍靠一己之力撫養子女成人。此外，她更首創桃園第一家遊覽公司，善於經營領導並擴大規模，成為開創桃園旅遊業並幫助地方繁榮之人物。其子則以母親為榜樣，皆事業有成，亦有繼承家業並發揚光大者。邱陳搏更熱心於社會公益，投入地方慈善工作，並獲選為桃園縣模範母親，堪稱為女性之典範。

此傳記內容充分表現女性所被賦予之期望，而女性之形象雖未跳脫夫婿去世、撫養子女成人之慣例，但此傳記更凸顯出邱陳搏之堅毅剛強，與其於事業之開拓以及對地方上之貢獻，不僅事業有成，促成桃園地區之旅遊業發展，更能夠「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熱心於慈善工作不落人後，獲選為模範母親，且被收錄於《桃園市志》中，可謂實至名歸。

(四)「政事」相關傳記

在鄭政誠總編的《續修桃園市志（下冊）》當中，有屬於「政事」類型的李淑真之傳記，其傳記摘錄如下：

李淑真（1907-卒年不詳）：明治40年（1907）生，桃園人。早年赴日深造，畢業於東京大妻女校大學部。她是桃園鎮選出的首屆及第三屆縣議員，並曾任桃園縣婦女會理事長、婦女運動會主任委員等職位，堪稱本地女性問政與婦女運動之先驅。²⁴

由以上傳記內容可知，李淑真曾赴日深造，並就讀於東京大妻女校大學部，凸顯其學識方面之成就。此後便回臺貢獻所長，開啟從政之路，不僅獲選為桃園鎮首屆及第三屆議員，更曾擔任桃園縣婦女會理事長等多項職位，致力於婦女運動相關之事務，著實為桃園地區女性問政、推動婦女運動之重要人物，呈現出婦女獨立堅強、具自主能力的形象。

本篇傳記精簡扼要，清楚羅列出李淑真女士學經歷，以及於政事、婦女運動方面之種種貢獻，並以「堪稱本地女性問政與婦女運動之先驅」做為總結，使讀者可一目了然，惟關於李淑真女士人生經歷之細節描述較少，難由此傳記瞭解人物其他面向之樣貌。

24 鄭政誠總編，《續修桃園市志（下冊）》，頁594。

四、結語

雖然目前桃園新修方志中，多數女性傳記之內容相較於傳統方志已豐富許多，但仍有少數傳記中女性之描述甚少，或許當時所能蒐集到的資料不多，但傳記編寫的基礎，便是要蒐集傳主的所有相關資料，以便撰寫出更為生動且具真實依據的傳記內容。此外，收錄於傳記當中資料的選擇，亦是一門學問，在安德烈·莫洛亞（André Maurois）著之《傳記面面觀》一書當中即提到：

傳記不在於說出一個人所知道的一切——因為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麼一本最瑣碎的書就會像一生那麼長；傳記是要估計一個人的知識以及選擇重要的事體。在做這種選擇時，傳記作家時常會去強調一個角色中他所最了解和喜愛的特殊層面。²⁵

因此，固然蒐集傳主所有相關資料極為重要，但若要將資料收錄於傳記中時，仍需要經過篩選與取捨，如何使用最恰當的資料，反映出傳中人物最重要且最特別的事蹟與貢獻，乃是需要思考評估的重點。

此地區傳統方志以及新修方志中所收錄之女性傳記，有相同傳承之處亦有相異之處，相同之處是對於女性傳統美德之褒揚，相異之處主要在於新修方志中傳記類型的多元化。而這些傳記皆是一種時代軌跡的縮影，更是一則則女性生命故事的堆疊與傳承。

綜合以上全文，我們看到桃園傳統方志與新修方志對女性人物的書寫有其傳承，也有其新創之處，依筆者之淺見，桃園方志於日後修纂〈人物志〉時，仍有許多增補女性傳記之空間，後出之修志者應從傳統以男性、父系為主的視角中走出，要能多方蒐羅女性之特殊貢獻，增加女性人物傳記出現之比例，並凸顯出各行各業中女性之角色及其表現，相信如此則桃園方志中女性人物傳記之內容能更加與時俱進，更為全面，並能增添此方志之時效性以及多元性。

25 安德烈·莫洛亞（André Maurois）著、陳蒼多譯，《傳記面面觀》（Aspects of Biography），（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0年1月1日），頁48。

徵引書目

專書

王良行，1999，《鄉鎮志撰修實務手冊》。臺中：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中部辦公室。

吳振漢總編，2004，《大溪鎮志》。桃園：大溪鎮公所。

許呈中總編，1978，《大園鄉誌》。桃園：大園鄉公所。

大園鄉鄉誌續編編纂委員會，1993，《大園鄉志續篇（一）》。桃園：大園鄉公所。

許中庸纂修，1988，《桃園縣誌卷五文教誌》。桃園：桃園縣政府。

郭薰風主修，1969，《桃園縣志八卷附一種》。臺北：成文出版社。

陳培桂纂輯，詹雅能點校，2006，《淡水廳志》，清·同治10年（1871）刊行，臺灣史料集成編輯委員會。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陳宗仁主修，2006，《桃園市志》。桃園：桃園市公所。

傅琪貽總編，2014，《復興鄉志增修（上·中·下卷）》。桃園：復興鄉公所。

費絲言，1998，《由典範到規範：從明代貞節烈女的辨識與流傳看貞節觀念的嚴格化》。臺北：臺灣大學出版委員會。

黃克仁總編，1998，《八德市志》。桃園：八德市公所。

黃坤瀛總編，1990，《楊梅鎮志》。桃園：楊梅鎮公所。

曾文敬主修，1995，《蘆竹鄉志》。桃園：蘆竹鄉公所。

游維真總編纂，2016，《續修蘆竹市志》。桃園：蘆竹區公所。

葉佐禹主修，2008，《新屋鄉志（下）》。桃園：新屋鄉公所。

漢·劉向撰，清·梁端校注，1972，《列女傳校注》，〈目錄〉。臺北：臺灣中華書局，據汪氏振綺堂補刊本校刊，臺三版。

鄭政誠總編，2014，《續修桃園市志（下冊）》。桃園：桃園市公所。

鄭明枝總編，2010，《大園鄉志續篇（二）（1993~2009）》。桃園：大園鄉公所。

蔡行濤主修，2005，《龜山鄉志》。桃園：龜山鄉公所。

龍潭鄉志增編委員會，2014，《龍潭鄉志》。桃園：龍潭鄉公所。

賴澤涵總編纂、謝艾潔編纂，2010，《新修桃園縣志·人物志》。桃園：桃園縣政府。

盧胡彬，林田富總編輯，2009，《彰化研究學術研討會系列——彰化婦女研究2009年研討會論文選輯》，〈村史中的彰化婦女形像〉。彰化：彰化縣文化局。

謝公倉總編，1986，《觀音鄉志》。桃園：觀音鄉公所。

羅景文主編，2014，《大溪鎮志（增修篇）文教篇·人物篇·近五年重要紀事·附錄》。桃園：大溪鎮公所。

羅濟鎮編纂，1994，《平鎮市志》。桃園：平鎮市公所。

安德烈·莫洛亞（André Maurois）著、陳蒼多譯，1980，《傳記面面觀》（Aspects of Biography）。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論文

衣若蘭，2008，〈旌表制度、傳記體例與女性史傳——論《清史稿·列女傳》賢母傳記之復興〉，《臺大歷史學報》，第41期。

董飛，2011，〈明代女性節烈論述〉，《中國優秀碩士學位論文全文數據庫，哲學與人文科學輯》，第S1期。

網頁文獻

國立臺灣圖書館，2020年6月12日，〈臺灣方志〉，http://county.ntl.edu.tw/co_page/index.php。

教育部，2017年1月21日，〈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web.cgi?ccd=Z6b6Oc&o=e0&sec=sec1&op=v&view=0-1>。

百年桃園兒童文學發展（1919-2020）

謝鴻文*

摘要

桃園是臺灣兒童文學發展重鎮，從以往的臺灣兒童文學史相關研究可見到多所肯定。桃園兒童文學不僅人才輩出，作家作品源源不絕的傳承與創新，更創下許多全國第一的紀錄，如林鍾隆《阿輝的心》是臺灣第一本少年小說，林鍾隆創辦臺灣第一本兒童詩刊《月光光》，徐正平童話《小白沙遊記》是臺灣第一本科學童話，1980年傅林統、徐正平和邱傑創下同時獲頒金鼎獎殊榮，馮輝岳《第一打鼓》是臺灣第一本客語創作兒歌集，林世仁四度榮獲金鼎獎……凡此種種輝煌紀錄，在在證明桃園兒童文學的資產豐碩。

既有如此豐碩的文學資產，當然值得持續關注與研究。本文試圖以1919年至2020年這一百年為時間軸，開前人所未見的觀點，從1919年《學友》雜誌上刊載的桃園兒童創作，以此作為桃園兒童文學發展的起點，經歷不同時期至2020年當下百年，釐清兒童文學為何能在桃園蓬勃生長的緣由，期能再深化桃園兒童文學研究，並再提供新的論述觀點。

關鍵詞：桃園、兒童文學、兒童文學史

* 林鍾隆兒童文學推廣工作室執行長

一、前言

回眸桃園的歷史，夾在臺北和新竹之間，清代的開發略為落後這兩地，當時的文風較之臺北、新竹也望塵莫及，直到同治4年（1865）才有大溪人氏李騰芳中了文舉人，是為桃園史上第一人。李騰芳中舉轟動鄉里，鼓舞了桃園的讀書人，「社會青年受其感化者，寔繁有徒。」¹從《桃園縣誌》記載可知，李騰芳之後有徐明南、余元郎、余亦皋、陳牧臣分別在光緒、咸豐年間中試，成了桃園歷史上五位舉人，唯尙缺考取進士光宗耀祖者。較之新竹竹塹城在咸豐7年（1857）即有鄭景南組織的新竹第一個詩社「斯盛社」，敦請其祖父「開臺進士」鄭用錫為盟主。至光緒20年（1894）間，全臺灣有十二個詩社，其中竹塹地區就占了三分之一，²由此可見彼時竹塹文風鼎盛優於桃園。

日治時期桃園的古典詩文發展雖然仍不及臺北和新竹，但兒童文學集聚的歷史偶然，能量持續匯集壯大，地方上推廣耕耘人才日衆，至1945年戰後，以鍾肇政、林鍾隆等人為首，一步步將桃園的兒童文學帶到先鋒之列，1970-1990年間，儼然凸出雲表的一座巍巍高峰，被邱各容《兒童文學史料初稿1945-1989》一書肯定為和宜蘭縣同為臺灣推廣兒童文學最力的縣市。³桃園兒童文學不僅創作隊伍陣容龐大，影響臺灣兒童文學深遠的優秀作品甚多，更創下許多全國第一的紀錄，如林鍾隆《阿輝的心》是臺灣第一本少年小說，林鍾隆創辦臺灣第一本兒童詩刊《月光光》，徐正平童話《小白沙遊記》是臺灣第一本科學童話，1980年傅林統、徐正平和邱傑創下同時獲頒金鼎獎殊榮，馮輝岳《第一打鼓》是臺灣第一本客語創作兒歌集，林世仁四度榮獲金鼎獎……凡此種種輝煌紀錄，在在證明桃園兒童文學的資產豐碩。所以謝鴻文在《凝視臺灣兒童文學的重鎮——桃園縣兒童文學史》才能有理有據宣告：「若要標誌出臺灣兒童文學發展的重鎮，桃園縣是最值得注意的區域之一。」⁴

1 桃園縣文獻委員會編，《桃園縣誌卷六·人物志立言篇》（桃園：桃園縣文獻委員會，1962年），頁61。

2 廖一瑾，《臺灣詩史》（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9年），頁33-34。

3 邱各容，《兒童文學史料初稿1945-1989》（臺北：富春出版社，1999年），頁69。

4 謝鴻文，《凝視臺灣兒童文學的重鎮——桃園縣兒童文學史》（臺北：富春出版社，2006年），頁13。

本文旨在以文學史學觀點，整理1919年迄今百年來桃園兒童文學的發展概況，釐清兒童文學為何能在桃園蓬勃生長的緣由，並依事件或重要作品出現為分期考察論述，期能為桃園兒童文學研究再提供新的論述觀點。

二、1919-1945年播種時期

桃園兒童文學的播種期經歷了清代至日治時期結束，一方面汲取民間文學的養分，一方面在日本殖民政府的強力教育手段改造下，引入的新思維創作，童謠、童話都開始孳生。

日本明治維新時，也吸收了西方興起中的兒童文學，並將它引入殖民地臺灣，透過新式教育、報刊媒體、相關兒童文化社團活動推廣，在臺灣孕育兒童文學。

大正5年（1916）8月由吉川精馬經營的「臺灣兒童世界社」發行的《兒童世界》，依據游珮芸研究，這份雜誌在日本與臺灣的圖書館都無存書可查，詳細內容不明。淵田五郎指出，《兒童世界》因為「受到重視入學考試而準備教育的社會情勢所左右，有一點誤入歧途。」據說於1922年4月停刊，但有另一說法是直到1925年都繼續發行。⁵

繼《兒童世界》之後，大正8年（1919）1月吉川精馬又創辦《學友》，是現存日治時期臺灣最早的兒童文學雜誌，以小學四年級以上為讀者設定。《學友》雖然發行不到一年，在該年11月就畫下句點，然而這短促的煙火，還是激起一些火花。吉川精馬本人雖未曾居住或行旅桃園，但《學友》提供一個創作發表的舞臺，第一卷第一號便可看見一首楊梅公學校彭水作以火車身影比擬看見冬之晚霞的和歌；此外尚有桃園公學校游阿房〈登山的樂趣〉，寫他在大溪登山的趣事。另有桃園公學校李進〈冬天的夜晚〉，以抒情筆法描摹未眠的冬夜聽風吹落葉聲，引發蕭瑟寂寥的感受。倘若我們把兒童的創作亦視為廣義的兒童文學，那麼在還沒考掘發現比此更早的文獻之前，姑且以這兩篇文章當作桃園兒童文學的起點，實也是有趣的現象，同時大膽挑戰過去臺灣兒童文學研究未曾有的觀點。

吉川精馬除了創辦刊物，也以實際行動和西岡英夫等人一起推廣「口演童話」（又稱「實演童話」），即童話故事的說演。因應當時日本政府對殖民

5 游珮芸，《日治時期臺灣的兒童文化》（臺北：玉山社，2007年），頁171。

地的教育政策，從日本被邀請來臺灣的兒童文學作家從事相關推廣活動的目的，頗有借兒童文學行教育之意，如游珮芸所述：「童話口演被認為是一種娛樂，甚至是社會教育的手段。」⁶當時被譽為日本「童話界三大家」之一的巖谷小波，1916年起曾三次受邀訪臺，催發口演童話在臺灣的快速發展。又如赫赫有名的日本近代童謠詩人，有「國民詩聖」稱號的北原白秋，於昭和9年（1934）6月29日受臺灣總督府文教局長安武直夫的邀請來臺，其訪臺目的就是為了「解除」殖民地民族與語言的問題，書寫宣揚「內臺融合」與「國語普及」政策的歌詞。⁷在北原白秋停留一個多月的時間內，確實寫下了〈臺灣少年進行曲〉和〈臺灣青年之歌〉等歌詞，熱血蓬勃激昂激勵南國青少年奮進，此外還創作了〈開朗的白頭翁〉等書寫臺灣風情的童謠，足跡也履及臺灣多地演講推廣童謠、兒童自由詩。

2015年1月，大溪木藝生態博物館成立開館之後，展覽中有一個看似平凡卻重要的出土文獻——手抄的大溪公學校（即現今之大溪國小）校歌，⁸作詞者是北原白秋。這個可貴的發現，讓已過百年的大溪國小人文歷史資產更形豐富。大溪公學校的日文校歌歌詞翻譯如下：

一

山明水秀我故鄉
歷史悠久在龍岡
七方俊英聚一堂
攜手連心樂洋洋

二

恭奉祖訓永遵行
嚴詞施教刻在心
切磋琢磨勿懈怠
再接再厲為炭津
為炭津

6 游珮芸，《日治時期臺灣的兒童文化》，頁49。

7 游珮芸，《日治時期臺灣的兒童文化》，頁81。

8 明治30年（1897年）11月6日成立的成立臺北國語傳習所大嵙崁分教場，是為大溪公學校前身。隔年，日本殖民政府在臺灣正式推動小學校與公學校教育，地方仕紳呂鷹揚、呂建邦等人申請設立「大嵙崁公學校」，大正10年（1921），大嵙崁公學校再改名為「大溪公學校」。

三

急瀨逆水香魚群

大漢溪流勇衝進

茗茶芬芳出巖門

人讚良民溪校人

溪校人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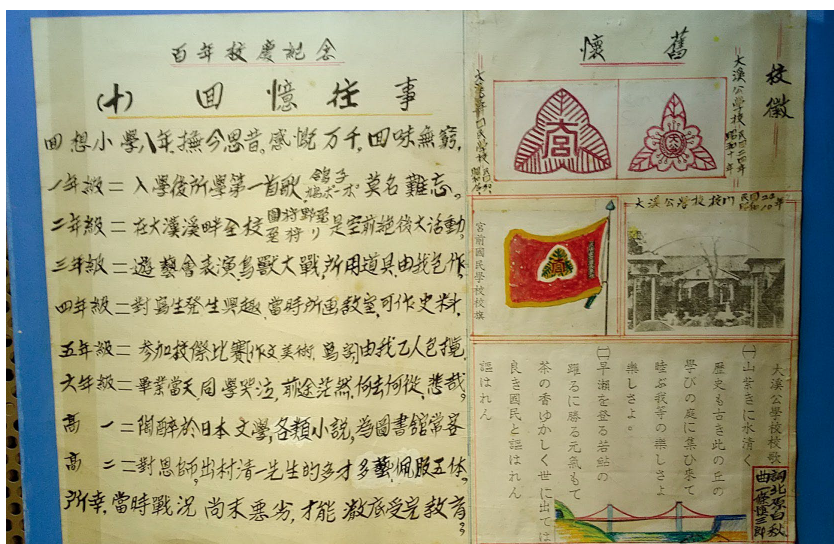


圖1：北原白秋為大溪公學校寫的歌詞，展於大溪木藝生態博物館。

（謝鴻文2020年6月攝）

大正7年（1918），由鈴木三重吉創辦的《赤鳥》創刊，呼應大正時期童心主義的興起，北原白秋在《赤鳥》上大力提倡與發表童謠，開創了大正時期童謠的創作世界。¹⁰與北原白秋關係密切的童謠運動，1920年代後也開始蔓延臺灣。《臺灣日日新報》是當時重要的童謠發表媒體，根據張詩勤研究統計：以大正時期該報上總共採集1,254首近代詩作來看，標記為「童謠」者就有256首；「民謠」則有47首；「小曲」89首；「小唄」15首。另

9 北原白秋作詞，一條慎三郎作曲，劉慶茂翻譯，〈大溪公學校校歌〉，《一本大溪》，第5期，2017年10月，頁5。

10 中路基夫，〈北原白秋——象徵派詩人から童謠・民謠作家への軌跡〉（東京：新典社，2008年），頁137。

外，1920年至1921年的兒童新聞版上，共刊登了「御伽伊呂波歌」36首。¹¹上述這些歌謠作品相加起來總共有443首，數量超越大正期詩作的三分之一，足見其創作狀況之榮盛。¹²

除了《臺灣日日新報》，還有《木瓜》等雜誌上湧現三千多首的童謠，遂讓曾任職於《臺灣日日新報》的宮尾進，於昭和5年（1930）編著《童謠傑作選集》，挑選出七百多首兒童的童謠創作，見證童謠運動在臺灣推展的成果。《童謠傑作選集》裡也收錄多首桃園的兒童作品，例如楊梅公學校鄧鑑初的〈秋暮〉等。《童謠傑作選集》戰後被遺忘沉寂直到1977年4月，由林鍾隆創辦的《月光光》重新注意到此書的精彩，乃於第二期起，翻譯選介了這些童謠，為《月光光》增色同時，也提點了後代關注日治時期臺灣兒童文學已存在的事實。

日治時期桃園兒童文學另一考察重點，來自於民間文學。口傳的民間神話、故事或歌謠，經過採集整理記錄成文字傳播，也許創作意識起初非針對兒童，但也不乏適合兒童閱讀的內容，例如大溪出生的李獻璋昭和11年（1936）6月編採出版的《臺灣民間文學集》，有通行全臺灣的邱罔舍故事，也有關於大溪流傳燈猴與過年的習俗、愚蠢的陳大憨的故事。故事之外，《臺灣民間文學集》收錄的童謠，亦有標示產於大溪的童謠，例如：「猴山仔不挽面，猴子一大陣。」短短兩句，¹³生動寫出猴群聚集，滿臉鬍鬚的樣子。既然說到童謠，更不能忽略，桃園客家人居住的地方盛行的《月光光》等作品，許多客家孩子耳熟能詳。

曾被張良澤喻為「戰前臺灣文藝界碩果僅存的見證人」的郭啟賢，¹⁴在昭和18年（1943）12月編有《臺灣地方傳說》，收錄了黃啟木、大江山瀛濤（吳瀛濤）等人的作品，也有郭啟賢自己撰寫的〈中壢〉、〈天上聖母〉、〈七星釣地〉三篇傳說故事，《臺灣地方傳說》可與《臺灣民間文學集》相輝映，是日治時期桃園民間文學的雙壁。2002年郭啟賢將歷來零星散落發

11 「伊呂波歌」是源自日本平安中期一種不重複假名為原則所作的歌曲，以七五調寫成，被用來作為兒童學習五十音的學習範本。在《臺灣日日新報》的兒童新聞版上的「御伽伊呂波歌」是以「伊呂波歌」為基礎，用來教育兒童學習日語而作的新歌。

12 張詩勤，〈臺灣日文新詩的誕生——以《臺灣日日新報》、《臺灣教育》（1895-1926）為中心〉，臺北：國立政治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2015年，頁73-74。

13 李獻璋，《臺灣民間故事集》（臺北：龍文出版社，1989年），頁235。

14 引自郭啟賢，《兩個時代》（桃園：授德堂，2002年），頁96。

表的作品，以自家中藥鋪「授德堂」為名出版《兩個時代》，中日兩種語言並陳，象徵跨越兩個時代，出土的舊作中，與兒童文學最直接相關的是〈幼小者的詩—談兒童詩〉一文，鼓吹無功利意圖的動機自然，讓孩子自由作詩，才符合兒童天性。

三、1946-1965 年幼苗期

1945 年戰後，至 1965 年《桃園週刊》「兒童樂園」版創刊發行，可視為桃園兒童文學發展的幼苗期。戰後第一代本土創作者鍾肇政、林鍾隆出現，在政治局勢動盪，社會百廢待舉的混亂中摸索前進，重整戰前的文學土壤和種子，再用心照顧兒童文學幼苗生成。

鍾肇政在 1960 年 3 月 29 日起至 6 月 15 日以筆名鍾正發表於《聯合報》副刊的小說《魯冰花》，以鍾肇政故鄉龍潭銅鑼圈的茶園風景為藍圖，描寫一鄉下小學家庭階級差異，成人權力交鋒等醜惡現象，更重要的是藉由苦命的男孩古阿明繪畫才能不被正視，揭露批判教育思想的僵固迂腐。《魯冰花》連載完後於 1962 年出版，一方面為戰後臺灣文學開啟新聲，另一方面奠定戰後臺灣少年小說的鄉土寫實基模。雖然鍾肇政清楚意識說過《魯冰花》並非兒童文學，還說當時在龍潭國小任教的自己是「兒童文學的逃兵」，¹⁵但因為《魯冰花》中古阿明的形象刻劃太突出，還是被兒童文學界接受並入選過「臺灣（1945-1998）兒童文學一百」。¹⁶

鍾肇政雖然自謙是兒童文學的逃兵，一直到 2020 年 5 月 16 日過世前漫長的一生，幾乎全副精力為臺灣文學奮鬥，但他曾經在臺灣省教育廳出版的「中華兒童叢書」，留下《茶鄉滿地的龍潭》（1982）、《姑媽做的布鞋》（1983）、《第一好張得寶》（1985）三本真正為兒童而寫的童書。《姑媽做的布鞋》和《第一好張得寶》都取材改編自清代臺灣的鄉野傳奇人物故事，既有史實對照，兼具文學性。《茶鄉滿地的龍潭》則是以散文記敘故鄉的人文地理風情，富有鄉土認同情感。此外，鍾肇政還改寫過適合兒童閱讀的精簡版《阿信》（1984）；也為志文出版社「新潮少年文庫」中的童話《綠野

15 相關訪談，詳參謝鴻文，《凝視臺灣兒童文學的重鎮——桃園縣兒童文學史》，頁 70。

16 由文建會和國立臺東師範學院兒童文學研究所合辦的「臺灣兒童文學一百」評選，依童話、兒歌、童詩、散文、童話、小說、故事、戲劇、圖畫書、民間故事等十大類評選出一百本臺灣兒童文學經典作品，《魯冰花》入選小說類。詳細評選結果參考林文寶主編，《臺灣（1945-1998）兒童文學一百》（臺北：文建會，2000 年）。

仙蹤》(1993)掛名擔任修訂，可見鍾肇政並非完全脫離兒童文學的隊伍。

被鍾肇政稱讚為「全能型」、「才子型」作家的林鍾隆，¹⁷雖也涉獵過新詩、散文、小說等文類，但終其一生投入最多，用情最深的則是兒童文學。1964年12月起，林鍾隆應《小學生》雜誌之邀開始連載少年小說《阿輝的心》，因故事情節曲折感人，又激勵人心，刊出後佳評如潮，1966年出版成書之後，允為臺灣第一本少年小說，並奠立林鍾隆在臺灣兒童文學不朽的地位，此書同樣也入選「臺灣(1945-1998)兒童文學一百」經典之列。1991年12月日本《小旗子》雜誌第八十九期，破天荒一期完整刊出馬場与志子翻譯的《阿輝的心》，出版多年後跨越國界，亦引發日本讀者頗多正面回響。

故事主角阿輝在父親過世後，被母親送去寄居舅舅家，母親則去臺北求職謀生。阿輝非但未享受舅舅與舅媽的親情之愛，反受苛刻虐待，忍辱負重多時，最後才離家往臺北尋母重拾人生笑顏。吳玫瑛從當代新穎的研究觀點，從阿輝的形象刻劃看出「好孩子」作為主體的依歸，在指涉身分認同的過程中，又不斷「逸離」(transgress)「好孩子」主體，去與「異化」對話或對抗，使得文本中「好孩子」的主體身分有更多重想像。¹⁸《阿輝的心》迄今仍然被不斷解構與分析，印證了經典文本的可讀性與豐富意涵，會在不同年代透過研究循環再生。它確立了比《魯冰花》更清楚的少年主體意識，成為鄉土寫實少年小說的範本，或多或少啟發後代的陳瑞璧、李潼等人，在此一風格上繼續追尋與探新。

1966年，林鍾隆同時出版第一本童話《醜小鴨看家》，爾後的童話代表作有《最美的花朵》(1973)、《小小象的想法》(1981)、《蔬菜水果故事集》(1990)等，擅長用簡潔的語言，表現有趣又不失寓意的故事。林鍾隆另外著力的童詩，代表作有曾獲得金鼎獎的《星星的母親》(1979)、曾獲中國時報開卷年度最佳童書的《山》(1990)、入選「臺灣(1945-1998)兒童文學一百」的《我要給風加上顏色》(1997)等，也有童詩論述《兒童詩研究》(1977)、《兒童詩觀察》(1982)等書。林鍾隆對臺灣童詩發展更

17 鍾肇政，〈著作等身的林鍾隆〉，收入徐錦城編選《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84：林鍾隆》(臺南：臺灣文學館，2016年)，頁223。

18 吳玫瑛，《主體、性別、地方論述與(後)現代童年想像：戰後臺灣少年小說專論》(臺南：成大出版社，2017年)，頁63-64。

重要的貢獻是1977年4月，創辦了臺灣第一本兒童詩刊《月光光》，童詩有了發聲管道，在創作、評論、教學上的刺激，確實風光了一陣子，也帶動了臺灣童詩蓬勃發展。不僅如此，熟諳日文的林鍾隆在《月光光》持續引介日本的童謠、童詩，與日本兒童文學界往來密切友好，日本的兒童詩刊《日本少年詩》、《青青地球》等也經常引介翻譯林鍾隆作品，所以邱各容《臺灣兒童文學史》有此註解：「《月光光》不單只是國內兒童詩作的發表園地，更是臺灣和日本兒童詩壇交流的重要窗口。」¹⁹



圖2：《月光光》封面。（謝鴻文2020年6月攝）

林鍾隆還是戰後臺灣第一位以日文書寫兒童文學在日本出版的先驅，1976年日本東京學習研究出版社為林鍾隆出版繪本《みなみのしまのできごと》（圖/村上豐），故事中男孩小童與母親相依為命，生活的南方小島宛如一座海上的桃花源淨土，寄託著兒童文學作家心中善美的理想願景，要傳達給孩子。²⁰2016年這部作品首次以中文版圖畫書《南方小島的故事》在臺灣面世。林鍾隆2008年10月18日辭世後，國立臺灣文學館在2016年12月編輯出版了厚重浩大三十冊的《林鍾隆全集》，除了收錄林鍾隆歷年各類型創作，還包括許多未出版的新作，呈現林鍾隆一生的創作成就。

由趙百川在1964年12月15日創辦的《桃園週刊》，隔年8月30日第三十四號開始，將原先第三版改為「兒童樂園」版，由許義宗擔任主編，這是桃園兒童文學史上第一份報紙型刊物，許義宗之後的羅濟鎮、羅枝土二位主編接力直到1967年7月1日第一二八號停刊為止，透過這個平台，也扶持了一批小學老師投入關心與創作兒童文學，有助於兒童文學在教育現場開花結果。

四、1966-1990 年小樹期

戰後桃園兒童文學經由鍾肇政與林鍾隆的開疆闢土，1960年代進入一個嶄新時期，幼苗萌芽之後，1966年的《桃縣兒童》創刊，及至臺灣第一

19 邱各容，《臺灣兒童文學史》（臺北：五南圖書，2005年），頁113。

20 謝鴻文，〈林鍾隆珍稀的日文繪本創作《南方海島的故事》〉，《國語日報》，2016年7月24日，兒童文學版。



圖3：《桃縣兒童》封面。（謝鴻文2020年6月攝）

本兒童詩刊《月光光》於1990年劃上休止符，桃園兒童文學已然長成姿態秀異的小樹，開始在臺灣兒童文學頭角崢嶸。

1966年10月10日由桃園縣小學消費合作社聯合會發行的《桃縣兒童》創刊，執行編輯是傅林統、徐正平、許義宗和林後淑，催生者許義宗有鑒於服務於大園國小時創辦校刊《小鴿子》的經驗，對提升閱讀、鼓勵創作有具體成效，乃促成這份全縣性的聯合校刊發行，至1973年8月停刊共發行四十八期。從《桃園週刊》到《桃縣兒童》，新的兒童文學創作隊伍在小學校園內整軍出發，曾信雄、傅林統、徐正平、謝新福、廖明進、馮輝岳、鄭石棟、羅枝土、范姜春枝、邱傑、吳富熙等人各具風采與特色，有趣的是好幾位後來都當上校長，也因此形成桃園兒童文學界校長作家特別多的現象。唯一不在小學任教的邱傑，後來就職於《聯合報》擔任地方特派員，1980年代是他創作成熟巔峰時期，囊括臺灣省兒童文學獎、洪建全兒童文學獎等十來個獎項，童話代表作《三個歌唱家》（1979）有幽默寓言的底色，還有獨步桃園文壇的科幻少年小說有《世紀大探險》（1988）、《智慧鳥》（1990）等，至今仍寫作繪圖不輟，已著作等身超過百本。

傅林統1950年代中旬寫作之初以散文、教育文章為主，其兒童文學作品直到1970年12月才出版《友情的光輝》，爾後傾注一生的熱忱與理想，續創作了《秋風姊姊》（1979）、《小獵人》（1980）、《小龍的勇氣》（1982）、《唱起凱歌》（2001）、《田水甜》（2012）、《河童禮》（2015）、

《變！變！變！動物園》（2017）等眾多膾炙人口的作品，其文字以溫暖可親見長，富有度化人性良善的淑世情懷。在理論上的建樹如《兒童文學的思想與技巧》（1990）一書，提出兒童文學作者心理要具備「熱愛兒童」、「瞭解兒童」、「對弱者有強烈的同情心」三個條件，²¹是很中肯的見解。傅林統身體力行實踐這三個條件，教學寫作之餘，更積極投入參與桃園各項兒童文學相關的推廣活動，也提攜無數創作人才。

許義宗以兒童文學理論見長，曾獲中山文藝獎的《兒童文學論》（1977）是他的扛鼎之作，既有東西方兒童文學史發展的宏觀，也有兒童文學類型與創作內涵的微觀。創作則以兒歌為出色，著有《媽媽我愛您》（1977）、《小花狗愛看花》（1977）。1990年代退休後，另闢蹊徑研究郵票中的兒童文學，著有《方寸兒童文學》（1995）等書，從方寸之間延展瑰麗的故事想像。

被李麗霞喻為「臺灣科學童話第一人」的徐正平，²²以科學知識與文學感性交融的《小白沙遊記》（1979）開啟科學童話先聲。從小學校長崗位退休後自費出版《徐正平文存》（2002），收錄所有兒童文學與非兒童文學作品。徐正平在兒童文學更重要的事跡，尚包括1971年5月，建言催生了有臺灣小學教師兒童文學創作搖籃之稱的「臺灣省教育廳國民學校教師研習會」的「兒童讀物寫作研習班」開辦。1976年，徐正平再建言桃園縣教育局發行《桃園縣國小教師兒童文學創作選集》。1984年參與中華民國兒童文學學會發起人會議，並被選為第一屆理事。兒童文學在桃園甚至臺灣扎根，徐正平的推手之力功不可沒。

馮輝岳在文壇先以小說嶄露頭角，甚得鍾肇政賞識鼓勵。1978年出版童話《大王夢》，之後更專心發展兒歌與散文，創造出他清雅雋永，反璞歸真的兩道文學風景，兒歌代表作有《小秘密》（1984）、《茄子的紫衣裳》（1988）、《逗趣歌兒我會唸》（1996）等，散文則有《阿公的八角風箏》（1996）、《崗背的孩子》（1998）、《父親的牛屎晒穀場》（2018）等。近年同時致力客家母語傳承，著有《客家小小筆記書：童謠篇》（2002）等書，2015年榮獲客家貢獻獎殊榮肯定。

21 傅林統，《兒童文學的思想與技巧》（臺北：富春文化，1990年），頁411-412。

22 李麗霞，《科學童話寫作與教學研究》（新竹：先登出版社，1998年），頁48。

1976年兒童節發行的《桃園縣國小教師兒童文學創作選集》，作者群除了《桃縣兒童》時期的熟面孔，增加了鄧博敦、古舜仁、謝秋雄、吳家勳、詹國榮、余惠蓮、溫成英、張賢坤、高蘇真、李換、賴金葉、劉吉郎、黃登漢等人，許多人也接受過「兒童讀物寫作研習班」的洗禮，接受過鍾肇政、林鍾隆、傅林統等講師的經驗傳承。《桃園縣國小教師兒童文學創作選集》起初是邀稿，至1992年《桃園縣國小教師兒童文學創作選集14：雲上的小孩》，改收錄桃園教師兒童文學創作比賽優勝作品。²³

1980年代後，桃園兒童文學還崛起了一群在出版社擔任編輯或媒體記者的兒童文學作家，例如陳月文、李南衡、黃秋芳、許悔之、許玲慧、施政廷、蘇國書、楊麗玲、林世仁、余遠炫等人，從編書到寫書似乎也是一個自然的演變。陳月文《病房裡的春天》（2003）、《勇敢的光頭幫》（2007，與方恩真合著）這兩本少年小說是她長年在林口長庚醫院兒童病房做故事義工的所見所思，化作溫柔療育人心的故事。李南衡出版了幼兒圖畫書《張開大嘴打哈欠》（1981）、《猜猜我是誰》（1984）等多種。詩人許悔之跨界寫過一本童話《星星的作業簿》（1994），詩意漫溢。黃秋芳以小說成名，在中壢成立「黃秋芳創作坊」之後，轉換跑道寫兒童文學，以《魔法雙眼皮》（2003）、《床母娘的寶貝》（2008）等書構築起她溫柔遼闊的兒童文學森林。蘇國書的《金龜子來作客》（1994）是邀請兒童注視動物和植物的生命之愛。許玲慧、施政廷和楊麗玲專注於圖畫書創作，施政廷和楊麗玲更是能寫能畫，也以插畫揚名，施政廷2013年更以《月光》入圍義大利波隆納插畫展，斐聲國際。林世仁的童話和童詩，折射瑰麗異彩，不受形式規範限囿，盡興玩出各種語言趣味和哲思，在臺灣甚至海外華人地區都廣受歡迎，童話《第十四個窗口》（1995）、《再見小童》（1999）等，童詩《文字森林海》（2004）、《誰在床下養了一朵雲》（2013）等，均讓人見識他文字的美妙魔法。這群作家與前述來自小學的教師作家作品風格不同卻無扞格，反而殊途同歸匯流在桃園臺地，共同滋養著兒童文學持續壯大。

23 「桃園兒童文學教師研習營」名稱不一，曾有「桃園縣兒童文學研習會」、「桃園縣國民小學教師兒童文學研習會」、「桃園縣國中小學教師兒童文學創作研習」等稱呼，詳參謝鴻文，《凝視臺灣兒童文學的重鎮——桃園縣兒童文學史》，頁325-332。此活動每年仍持續由桃園市教育局舉辦，改制後統一命名「桃園市兒童文學種子教師培訓」。

五、1991-2020 年茁壯期

《月光光》光燦數年之後，仍難敵種種變故，於1990年1月第七十八號停刊。《月光光》的結束，也是臺灣童詩發展的轉捩點，自此之後開始走下坡，蕭條不振。即使林鍾隆隔年2月以《臺灣兒童文學季刊》接續《月光光》未竟的工作，可是時空挪移，人事變遷，刊物經營模式未見改革，使得《臺灣兒童文學季刊》慘澹經營，影響力和傳播遠不如《月光光》。《臺灣兒童文學季刊》刊物內容如其名，已不再是純粹兒童詩刊，涵蓋各類型創作，在林鍾隆勉力苦撐下至2008年10月過世之前終止。

不過1992年，桃園兒童文學又迎來一個新契機。時任桃園縣政府教育局局長，也曾出版過童話《快來救月亮》（1995）等書的胡鍊輝，創辦了桃園縣兒童文學創作比賽，最初只針對中小學教師可參加，2000年起開放成全桃園縣民都可參加。現今桃園活躍的兒童文學作家，如林茵、林惠珍、沈秋蘭、李光福、呂嘉紋、葉雅琪、姜聰味、林靜琄、謝鴻文等人，都是這個文學獎培養出來的。李光福自2002年出版《小頑童Y檔案》、《動物寓言，真有趣》之後，筆力勁健，至今已出版超過一百多本書，並有韓文等譯本多種，擅長從時事議題取材，關照弱勢兒童生活。至於彭素華、張英珉、薩芙、李慧娟等人，則是從九歌現代少兒文學獎脫穎而出，尤其是張英珉，近年已經斬獲國內大大小小超過兩百個文學獎，同時跨成人文學和兒童文學，創作力與實力不容小覷，未來潛力無限。

2000年後，桃園也曾有成立短暫，卻活動力旺盛熱鬧一時的桃園縣兒童文學協會（2002.12-2006.12）；以及大溪仁和國小內曾短暫設立的林鍾隆紀念館（2013.4-2015.5），兩年間舉辦超過兩百場活動。只可惜孵育桃園兒童文學夢想基地的夢想，最後不敵校內人事政策變動所迫而關閉。失去基地的桃園兒童文學，所幸還有民間開設的獨立書店，從2013年成立的毛怪和朋友們的童書繪本工作室、南崁1567小書店開始，之後有晴耕雨讀小書院、小兔子書坊、方圓書房、新星巷弄書屋、文漾書坊等，經常有兒童文學相關活動。

2000年後，臺灣兒童文學生態演變，以視覺文化導向的圖畫書變成市場消費與出版創作主流。黃小燕、張又然、九子、薛慧瑩、徐銘宏、詹迪爾等人，皆是近年竄起的新秀。張又然素以慢工出細活著稱，他構圖講究，畫風寫實精緻，又寄寓超現實幻想，以《春神跳舞的森林》（顏淑女著，



圖4：林鍾隆作品改編兒童劇《蠻牛傳奇》記者會。（謝鴻文2020年6月攝）

2003）揚名，入選過義大利波隆納插畫展。自己包辦文圖的《藍色小洋裝》（2017），刻劃三峽藍染的產業文化，渲染出美麗又魔幻的視覺魅力。

公部門的桃園市政府文化局，2002年曾出版「桃花源魔法學院作品珍藏版」《叫醒快樂精靈》和《如果天降下》兩本桃園兒童文學精選，網羅鍾肇政、林鍾隆、傅林統以降老中青三代27位作家作品，儼然是一部桃園兒童文學史書寫的華麗陣容。文化局2011年也注意到圖畫書吸引兒童閱讀的作用，開始出版「桃源文化繪本叢書」，廣納桃園的藝文人士、民俗采風、人文地景、歷史建築等不同面向創作，至2014年出版了四輯共計48本書。然而這四套圖畫書的問題，如同謝鴻文所言：「由於『桃源文化繪本』是文化局視覺藝術科負責編輯，視覺藝術科對兒童文學瞭解有限，找來的文字或圖畫作者（桃園在地與非桃園的創作者參半），絕大多數更是第一次創作童書，掌握不住童書應該面向兒童的觀點，文字多有生硬，資料堆砌過多，故事性薄弱不夠有趣的問題，即使圖再怎麼精美也與文字難契合。更可惜的文化局在書出版之後，並未用心去推廣，以致桃園人所知都有限，遑論臺灣其他縣市民眾能透過此套叢書認識桃園。」²⁴類似問題也發生在桃園市政府環

24 謝鴻文，〈在開創與不安中前進——新世紀桃園兒童文學的發展現況〉，《火金姑》，2015年5月夏季號，頁74-75。

境保護局，2015年起透過舉辦「桃園市環境教育繪本創作比賽」將作品出版，利益初衷良善，可惜出版後同樣無法有效且廣泛使民衆閱讀到。

民主多元開放的二十一世紀，語言的多樣性，母語的傳承與創作亦反映在兒童文學。郭慶汎、吳素枝、林素琴、張燕輝等人致力於閩南語故事和歌謠採集與新創；張捷明、廖德添等人的客語兒童文學書寫也各有精采。

六、結語

桃園兒童文學從小學到民間，從教育局到文化局的施力，從點擴散至面，以傅林統為首的一群小學校長作家的投入推動，影響深遠。刊物的出版、文學獎的舉辦，都是灌溉使桃園兒童文學從荒原瘠地變成芳草萋萋，蔚為壯闊森林的關鍵。

百年桃園兒童文學持續邁進，創作者一代接一代如潮浪湧退與新生，隨著鍾肇政、林鍾隆、傅林統、徐正平等前輩逐一凋零，新的世代正式交接，開創更繽紛多彩的類型創作。而臺灣新住民人口不斷增加，桃園的東南亞新住民更居臺灣之冠，也許不久的將來，會有以新住民母語創作的兒童文學，亦是可期待的事。2018年3月，桃園市兒童文學館在蘆竹啟用，能把桃園兒童文學帶到怎樣的高度，維繫桃園的臺灣兒童文學重鎮的地位，我們祝福與期待！

徵引書目

專書

- 中路基夫，2008，《北原白秋——象徵派詩人から童謡・民謡作家への軌跡》。東京：新典社。
- 北原白秋作詞，一條慎三郎作曲，劉慶茂翻譯，2017，〈大溪公學校校歌〉，《一本大溪》，第5期，10月，頁5。
- 李麗霞，1998，《科學童話寫作與教學研究》。新竹：先登出版社。
- 李獻璋，1989，《臺灣民間故事集》。臺北：龍文出版社。
- 邱各容，1999，《兒童文學史料初稿 1945-1989》。臺北：富春出版社。
- 邱各容，2005，《臺灣兒童文學史》。臺北：五南圖書。
- 林文寶主編，2000，《臺灣（1945-1998）兒童文學一百》。臺北：文建會。
- 桃園縣文獻委員會編，1962，《桃園縣誌卷六·人物志立言篇》。桃園：桃園縣文獻委員會。
- 吳玫瑛，2017，《主體、性別、地方論述與（後）現代童年想像：戰後臺灣少年小說專論》。臺南：成大出版社。
- 徐錦城編選，2016，《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 84：林鍾隆》。臺南：臺灣文學館。
- 郭啟賢，2002，《兩個時代》。桃園：授德堂。
- 游珮芸，2007，《日治時期臺灣的兒童文化》。臺北：玉山社。
- 廖一瑾，1999，《臺灣詩史》。臺北：文史哲出版社。
- 傅林統，1990，《兒童文學的思想與技巧》。臺北：富春文化。
- 謝鴻文，2006，《凝視臺灣兒童文學的重鎮——桃園縣兒童文學史》。臺北：富春出版社。

論文

- 張詩勤，2015，〈臺灣日文新詩的誕生——以《臺灣日日新報》、《臺灣教育》（1895-1926）為中心〉，臺北：國立政治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頁73-74。
- 謝鴻文，2015，〈在開創與不安中前進——新世紀桃園兒童文學的發展現況〉，《火金姑》，5月夏季號，頁74-75。

史料

- 謝鴻文，〈林鍾隆珍稀的日文繪本創作《南方海島的故事》〉，2016年7月24日，《國語日報》，兒童文學版。

羨煞霓裳和眾仙，桃花園裏著吟鞭 ——桃園地區日治時期古典詩社考察*

顧敏耀**

摘要

今大桃園各區，在日治時期有詩社創立者，包括桃園、八德、中壢、楊梅、大溪、龍潭六區，皆屬人煙較為稠密、交通頗為便捷之地，其餘龜山、大園、蘆竹、觀音、新屋、平鎮、復興皆未見詩社成立之記錄，可見詩社之成立也受到外在地理環境之影響。桃園地區若以所屬之新竹州看來，實屬北鄙之邊陲，以臺北視之乃為南鄰之外圍，不過，若合而觀之則不啻臺北與新竹間的重要聯繫樞紐與交會平臺。該地之詩社往往分別向南北兩地邀請竹社及瀛社等詩社成員或老師宿儒前來奧援與切磋，充分發揮其地理位置上的特色優勢。至於此地區最早出現之詩社，則為1905年創立於今大溪的「炭津詩會」，早於桃園街的桃園吟社（1911年）以及中壢街的以文吟社（1921年），這可能與大溪早年繁華的程度高於其他地區有關，揆諸各詩社參與之成員，似有福佬與客家之分，蓋因吟詠字音有所不同，且切磋詩藝時，還是以相同語言較為便利。不過仍有同聚一堂之情況。桃園三郡重量級詩社之參與成員，有許多都是地方上的領導階層，吟詠古典詩作並發表於報刊雜誌，不斷積累其自身之文化資本；參加詩社活動則可拓展人際網絡、提升其社會資本；繼而透過前二者以進一步鞏固其物質層面的經濟資本。此外，當地方領導人物有許多都以創作古典詩及參加古典詩社相標榜，乃風行草偃而上行下效，一時之間，引領潮流而蔚為風氣。此不獨見於桃園、中壢與大溪三郡，殆為當時全島之共相。

關鍵詞：桃園文學史、桃園詩史、區域文學史、文學社會學、文學地理學

* 黃潛淵，〈桃園吟社秋季大會呈諸詞長〉，《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11年11月9日，第1版。承蒙本刊兩位匿名審查委員提供許多寶貴意見，深感受益良多，謹致謝忱。

** 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

一、前言

今桃園市轄境乃日治時期1920年地方制度改正後的新竹州所屬桃園郡、中壢郡以及大溪郡，¹若與南北鄰近地區相較，不像新竹有「文學之盛，冠冕北臺」之譽，²又未如臺北有「繁華靡麗，冠於全臺」之稱，³然而位處南北兩大城之間的要衝，且東倚雪山山脈以及加里山脈，西面臺灣海峽，兼具山林與魚鹽之利，遑論1928年桃園大圳完工，許多原先的旱田轉變成水田，農業產值大幅提昇，經濟蓬勃發展，⁴現今已然為六都之一，各方面皆欣欣向榮。

其實，桃園地區在日治時期不僅是《詩報》的出版地，更有許多古典詩社成立，頗值得深入爬梳整理，前行研究文獻包括全臺詩社之研究、⁵桃園地方／區域文學研究、⁶臺灣日治時期古典文學史論等，⁷本文以之為基礎而進行更深入之考察，按照當時地理區劃之大溪郡、桃園郡以及中壢郡而依序論述，透過文學社會學與文學地理學的視角，探究桃園地區在日治時期的古典文人社群之發展與分布、古典文學與時間及空間之間的對話。

二、古典詩社之發端—大溪郡

大溪郡轄內包括大溪街、龍潭庄以及蕃地（即今復興區），住民各以福佬、客家、泰雅為主。以下先列出大溪街的崁津詩會、崁峰詩社／南雅詩社、崁津吟社／南雅吟社、大溪詩學研究會，繼而列出龍潭庄的龍潭吟社、陶社吟會，以凸顯其地域性，並方便看出兩地先後創立的各個詩社之間的關連性。

-
- 1 洪敏麟，《臺灣舊地名之沿革》第二冊（上）（臺中：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83），頁28。
 - 2 連橫，《臺灣通史》（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2），頁117。
 - 3 連橫，《臺灣通史》，頁116。
 - 4 陳鴻圖，〈從陂塘到大圳——桃園臺地的水利變遷〉，《東華人文學報》，第5期（2003年7月），頁183-208。
 - 5 例如王文顏〈臺灣詩社之研究〉，臺北：政治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1979；廖雪蘭，《臺灣詩史》臺北：武陵出版社，1989。
 - 6 例如高麗敏〈桃園縣文學史料之分析與研究〉，臺北：東吳大學中文系碩士論文，2003；陳欣慧〈「詩」的權力網絡：日治時期桃園吟社、以文吟社的文學／文化／社會考察〉，桃園：中央大學客家社會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
 - 7 例如顧敏耀、薛建蓉、許惠玟《一線斯文：臺灣日治時期古典文學》（臺南：臺灣文學館，2012）。

（一）炭津詩會

1905年創立於大溪，該年10月1日《漢文臺灣日日新報》即有報導云：

大料炭街新設詩會一所，在舊昭忠祠內，蓋肇自內地人公醫木村武次郎氏、壽山氏、長岡氏，繼而炭地紳士呂鷹揚、王式璋、廖希珍暨江建臣、洪子欣、黃玉鱗、洪鏡堂等十餘名，每星期聚會一次，悉在下午二時間即題賦詠，然後公評點數，而分甲乙。續出課題二，限每星期拜六交卷，其課題，是日由郵分達四方，如三角公醫等、龍潭坡、八塊厝、桃園，已歷約三十星期矣，茲於陰曆八月中該社重捐資金，公築一亭於田心仔庄之山半，俯視炭津，景色映目，顏其名曰『風咏亭』。行落成式之日，遠近臨席者數十名，濟濟多士，醉詠而歸，又得籤贈物品。邇來日興月盛，幾遍桃屬，每至詩期，由四方郵送者日益多，其中品評佳句，亦有人在，是亦文風之盛也。⁸



圖1：炭津詩會重要社員
呂鷹揚像。

資料來源：臺灣總督府編，《臺灣列紳傳》（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1916），頁98。

可見該詩社雖創立於大溪，不過參與之詩人之地域卻涵蓋了三峽、龍潭、八德、桃園，惟文中未見該詩社確切名稱。社員中的呂鷹揚（1866-1924）乃當地知名仕紳，前清秀才，授佩紳章，歷任大料炭公學校教務囑託、大料炭辦務署參事、三角湧辦務署參事、桃園廳參事兼農會評議員、大料炭公學校基本財產開墾委員長、桃園輕便公司理事長、大料炭萬基公司主事等。⁹

翌年5月24日該報亦有一則報導：

炭津詩會，自去年（1905）有志十餘名議擇地建築一亭於田心仔山，¹⁰其地高爽，遠眺豁然，離街約半清里，山腰聳立，俯瞰山麓，苗圃在

8 〈詩社新設〉，《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5年10月1日，第5版。

9 大園市藏編纂，《臺灣人物誌》（臺北：谷澤書店，1916），頁30。

10 田心仔山，原文誤作「思仔山」。

焉，阡陌蒼鬱，遙看炭溪，¹¹景色迎眸，啣尾之小舟梭織，或順流而下，或溯灘而上，夜有漁歌，悠韻喋揚，曉有樵斧，伐木丁丁，誠一段之佳趣也。去冬葭月每阻於風雨，輪流各家，頗厭跼促。茲因長夏消閒，重議開第一回詩會於該亭，增募會員，定此後每日午後四時，會員隨意到亭研究。邇來報名入會頻頻，有志者咸萃會焉。¹²

由此可確定其社名，且可見「炭津詩會」成員頗能運用當地山水美景做為吟詠之助。

1907年同樣在《漢文臺灣日日新報》則有：

炭津於本月十一日在新南街參事呂鷹揚接客所開餞行詩會。是日紳商畢臨，會友咸至，依戀狀況，殊異尋常，木村氏起立代齋藤君演述其住炭趣旨，入會□意，溯自明治二十七年約七月結詩社之奧義在於研究詩學，而聯同志，藉資團結日臺之士心，若水乳之交融，無隔膜之異致，雖無十分之銳意，而身膺巡查，時間難越，幸而每月朔星期聚會一次，蒙以智識交換，詩酒言歡，以盡忘年交誼，茲因任滿東歸，猶蒙特開餞筵，鳴謝奚似云云。斯時社友肅立，特製記念品銀杯一個致贈，時值午後二鐘，握別散會。¹³

或據此認為：「這個由日本巡查齊藤¹⁴於光緒20年（1894）7月左右，設立在大科炭的詩社，為目前文獻所得成立於桃園地區最早的傳統詩社。」甚至將其命名為「大科炭詩社」，¹⁵然而1894年尚未改隸而仍屬清領時期，何來日本巡查在該地成立詩會？明顯有誤，¹⁶實則該報導提及之詩社，殆即成立於明治38年（1905）的「炭津詩會」。

11 炭溪，即大科炭溪，今稱大漢溪。

12 〈詩會繁興〉，《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6年5月24日，第7版。

13 〈開餞別會〉，《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7年2月17日，第5版。

14 該篇報導原文乃「齋藤」，而非「齊藤」，可能正確是「齋藤」（さいとう），乃日本常見之姓氏。

15 陳欣慧，〈「詩」的權力網絡——日治時期桃園吟社、以文吟社的文學／文化／社會考察〉（桃園：中央大學客家社會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頁67；陳倩慧總編輯，《一本大溪》（桃園：桃園市立大溪木藝生態博物館，2017）亦承襲此錯誤而云：「如桃園地區第一個的詩社『大科炭吟社』，便是1894年（明治27年）日本巡查齋藤所建立」（頁3）。

16 許惠玟等，《一線斯文：臺灣日治時期古典文學》（臺南：臺灣文學館，2012）亦承襲此誤。

（二）炭峰詩社／南雅詩社

確切創立日期待考，1909年改名，「大嵙炭原設有炭峰詩社，日久漸廢，風雅之士有憂之。近有重為提倡者，乃廢炭峰為南雅詩社，¹⁷益加擴張之。現其人數約十數名，內地人本島人皆有之，擬每月例會一二次，是亦維持風雅之一道也」，¹⁸《臺灣日日新報》在該年9月5日第4版刊登該社課題〈江亭夜月〉（限尤韻），作者包括呂鈞礪、王碧玉、廖孚勝、江青峰、簡若川、鄭永南、呂梅山、林維龍、黃子雲、郭筱園，惟全屬本島人，未見內地人。

（三）炭津吟社／南雅吟社

1924年成立於大溪，在1935年更名。由呂傳琪邀集黃樹林、黃茂炎、簡伯仁等16人創立，月開擊鉢例會，由社員輪流召開，且出課題。¹⁹在《臺灣日日新報》1936年2月5日第5版之報導〈新春吟會〉有云：

大溪街南雅吟社新春擊鉢吟會，月二日午後二時，開於社長呂傳琪氏之怡園，出席會員二十餘名，題拈〈甕頭春〉七絕東韻，五時交卷，得詩三十餘首，錄呈詞宗評閱，旋入吟宴，席上議定本年度之值東，並廢止向來之徵收會費，至六時發榜，由值東呂傳琪、傳命、傳珍三昆仲，分與贈品而散。

由此可略窺其活動樣貌。

該社在1932年曾以〈溪園春望〉做為課題，當時獲選為第一名的是黃樹林之作：「散策名園景正融，迎人花鳥媚春風。印山倒影潭涵碧，蓮座²⁰浮嵐寺鬱蔥。隱約孤帆歸淡北，²¹轟喧輕輶²²過溪東。石門不鎖長灘水，兩岸沙汀一釣翁。」²³詩題之「溪園」即「大溪公園」，舊名「炭津公園」，興建於1912年，²⁴居高臨下，視野開闊，在日治時期選出的全臺名勝景點「八景

17 因大溪在清領末葉屬「南雅廳」，故稱。

18 〈南雅詩社〉，《臺灣日日新報》，1909年8月24日，第5版。

19 賴子清，〈古今臺灣詩文社（一）〉，《臺灣文獻》，第10卷3期（1959年9月），頁99-100；陳欣慧，〈「詩」的權力網絡——日治時期桃園吟社、以文吟社的文學／文化／社會考察〉，頁79。

20 蓮座，即「蓮座山」，山上有名剎「觀音寺」，現列為市定古蹟。

21 淡北，指清領時期淡水廳之北部，即今大臺北地區。

22 輕輶，指「輕便車」，當時大溪有輕便車道經過。

23 炭津吟社，〈溪園春望〉，《詩報》，第35號，1932年5月，頁7。

24 行遍天下GPS小組，《桃園衛星定位旅遊地圖書》（臺北：宏碩文化事業公司，2004），頁45。

十二勝」中，該園即名列「十二勝」之一。這首詩作先從近景描寫，繼而往鳥瞰之遠景寫去，再以靜謐之近景收束，縱橫開闔，章法井然，大溪公園之春光明媚，亦在其中自然呈顯。

(四) 大溪詩學研究會

確切創立時間待考，目前文獻可考之活動記錄在1932至1934年間，陳添坤曾任會長，會員幾乎都是大溪在地人士，舉辦過數次擊鉢與課題活動，亦曾與崧津吟社合辦聯吟詩會。²⁵該會在1933年以〈渡口〉進行同題共詠，其中署名「添茂」者云：「山含落日水悠悠，爭渡歸人鬧未休。多少畫船依柳岸，往來漁艇傍蘋洲。鐘聲斷續煙中寺，燈影參差水上樓。最愛江鄉風景好，偷閒頻到豁吟眸。」²⁶讀來頗有「詩中有畫，畫中有詩」之感，其實當時大溪也是大漢溪畔的重要渡口，當地詩人描繪之際，想必駕輕就熟。

(五) 龍潭吟社

1907年創立於龍潭，²⁷曾以〈桃花源〉（限先韻）進行課題，當地詩人邱筱園發表了五首作品，茲錄其中二首如下：「別開卅六洞中天，鹿走羊亡幾百年。漁者腳跟溪作路，麻姑眼底海為田。未燒書保黃農後，靡孑民遺魏漢前。廿紀風雲多變色，同胞儘願舉家遷。」、「田廬結托彩霞邊，曆占桃花不紀年。奉勅仙家收自治，出群民種演平權。山河獨殘秦無地，日月人來晉有天。大造茫茫存化境，紅塵是處住神仙。」²⁸龍潭之主要地形雖為丘陵與臺地，然而其中有許多被侵蝕出來的山坳與谷地，頗似陶淵明〈桃花源記〉所描述之形勢，詩人想必特別有感觸，描述起來十分得心應手，充分刻畫了桃花源與世隔絕之主要特色，而且詩中又能將「廿世紀」、「自治」、「平權」等新名詞巧妙運用嵌入，頗具新意。

(六) 陶社吟會

1926年創立於龍潭。《臺灣日日新報》在該年7月14日第4版有報導〈陶社吟會創立盛況〉云：

25 陳欣慧，《「詩」的權力網絡——日治時期桃園吟社、以文吟社的文學／文化／社會考察》，頁101。

26 大溪詩學研究會，〈渡口〉，《詩報》，第57號，1933年4月，頁11。

27 陳欣慧，《「詩」的權力網絡——日治時期桃園吟社、以文吟社的文學／文化／社會考察》，頁102。

28 龍潭吟社，〈桃花源〉，《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7年3月15日，1版。

大溪郡龍潭庄下有志騷人，與關西聯合創成一吟社名曰陶吟社，以供維持風雅。去十日午前十時起，乘龍潭庄開品茶會²⁹之機，假龍元宮谷王廟為會場，主賓計達百名，舉創立式。先由發起人邱筱³⁰園氏敘禮，次則鍾盛金氏，報告創立之經過，並選舉幹員，共推邱氏為社長。遂協議定款，一齊贊同。有來賓吳榮棣、鄭永南、葉連三、呂傳琪³¹諸氏，各代表一社講演致祝。式畢小點，乃移擊鉢，題拈〈品茶〉七絕虞韻，左詞宗榮棣，右詞宗連三。次唱詩畸魁斗格〈龍蟠〉兼切茶葉之意。以守謙、永南、傳祺三氏合選。午後五時半，成績發表，首唱左元世富，右元小園，由庄長鍾會宏，對左右前茅者，各呈贈品，並一番敘禮。次唱，元為輝玉所獲。前茅者各受茶葉黃金鋼之贈品，並丁寧道謝，於是握手言別，日云暮矣。

龍潭素有「茶鄉」之稱，故擊鉢乃以〈品茶〉為題，贈品亦為茶葉，詩會當時也正在舉辦「品茶會」，可以想像當時茶香滿溢之情景。

該社在1941年9月曾以〈紅茶〉徵詩，左右詞宗分別為藍華峰與邱筱園，在翌年4月將獲選作品刊於《詩報》，其中有一首中壢詩人曾國章之作：「馥郁芬芳紫又鮮，原來百煉巧師傳。盃中琥珀光明艷，映上雲霞色更妍。綠嫩四時香撲鼻，朱黃一滴自垂涎。龍團不亞純脂染，入口生津舌湧泉。」³²分別從嗅覺、視覺、味覺各方面描寫紅茶之令人愛不釋手，意象鮮明，躍然紙上，而龍潭之紅茶迄今仍頗受各界好評。³³

三、古典詩社之主力——桃園郡

包括桃園街、蘆竹庄、大園庄、龜山庄、八塊庄（即今八德區），住民以福佬人居多。以下按照創立時間先後，依序論述桃園吟社、東興吟社以及新鶯吟社。

（一）桃園吟社

1911年成立於桃園街，簡稱「桃社」，社員有簡若川、鄭薌秋、李夢

29 品茶會，原文誤作「茶品會」。

30 筱，原文誤作「小」。

31 琪，原文誤作「祺」。

32 藍華峰、邱筱園選，〈紅茶〉，《詩報》，第270號，1942年4月，頁17。

33 游文寶，〈紅茶製茶賽 龍潭農會奪冠〉，《聯合報》，2014年10月14日，第B2版。

庚、黃守謙、簡朗山、鄭永南、黃玉書、黃全發、顏雲年等，曾經多達兩三百人，常開於公會堂。1915年曾與臺北瀛社、新竹竹社共組瀛桃竹聯合吟會，開初次擊鉢吟於艋舺公學校，爾後每年四季，瀛社分辦二次，桃社、竹社各分辦一次。³⁴該社為桃園三郡各詩社中知名度最高而頗具代表性的，連橫在1924年發表的〈臺灣詩社記〉³⁵云：「顧念海桑以後，吟社之設，後先而出。今其存者六十有六。文運之延，賴此一線，是亦民俗盛衰之所繫也。具如左……」，其中三郡中各詩社僅桃社入列。

《漢文臺灣日日新報》在該社成立之後即陸續有相關報導以及詩作刊登，尤其是關於1911年10月17日之秋季大會之報導最為詳盡，其第一段為：

桃園吟社詞人簡若川、林國賓、鄭永南、黃純青、葉連三、簡朗山等，倡開秋季大會及擊鉢吟，東邀各地詞人，已如既報，於去十七日午前十時，開於該街之公會堂。瀛社員赴會者十八名，竹社員五名，其他贊成會員計有二十餘名，重要者即謝鵬搏、呂鷹揚、李夢庚、黃玉麟、趙耀堂、林瑞仁、陳水生、簡阿牛諸氏及該會員二十餘名。

由此可見因地緣關係，臺北瀛社與桃社之關係頗為密切。

次段則為：

抵定刻，簡朗山氏先報告開會，次簡若川氏為該社代表，起讀式詞，又次瀛社代表洪以南氏，竹社代表戴珠光氏繼述祝詞。式終，投票選舉擊鉢吟左右詞宗，竹社戴珠光、瀛社謝雪漁、及該社鄭馨秋、簡若川四氏中選。遂即拈題，首唱為〈葉聲〉，二唱〈秋螢〉。因時已正午，將開筵宴，暫止拈韻。嗣若川氏延西廳長及各課長赴席，酒酣，朗山氏請廳長拈韻，首唱拈得七虞，二唱拈得五歌。旋掣福引籤，以文句暗切該物，較為有趣。西廳長掣得一籤，句為「半拭啼痕半酒痕」。廳長得之，即知為手巾，索之果然，一座大噱，³⁶其他類此者頗多。

34 賴子清，〈古今臺灣詩文社（二）〉，《臺灣文獻》，第11卷3期（1959年9月），頁78；陳欣慧，〈「詩」的權力網絡——日治時期桃園吟社、以文吟社的文學／文化／社會考察〉，頁129。

35 連橫，〈臺灣詩社記〉，《臺灣詩薈》第二號（1924年3月），頁27-31。

36 噱，原文作「劇」，形近而誤。

因當時已經進入秋季，課題之〈葉聲〉與〈秋螢〉即與時節有所呼應，至於邀請日本內地官員參與詩社活動，則是彼此同屬東亞漢字文化圈，縱然在「聽與「說」較有隔閡，惟於「讀」與「寫」則可暢通無阻。

末段云：

迨宴畢，諸詞客据案吟哦，各竭其長。兩唱得詩二百餘章，所取錄者別刊為桃園吟社詩壇，茲不及贅。是日賞品甚豐，悉為簡阿牛氏所寄附，其熱心提倡風雅，殊為難得。而公學校教諭蔡式毅氏，受該社託邀竹社友，竭力為慫慫勸駕，開會之初，為之接待諸詩人，尤極懇切，以及該社員之準備周至，均足令赴會者盡其歡，將來社運，當必蒸蒸日上也。³⁷

描述賓主盡歡之情況，如在眼前。至於文中所述「桃園吟社詩壇」則是《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特闢之專欄，當時古典詩社結合新式傳播媒體而得以擴大其影響力，由此可見一斑。

該社社員有許多都是地方知名仕紳，如創設社員之簡朗山（1872-1954），在改隸之翌年（1896）即擔任憲兵屯所囑託，爾後歷任桃仔園公所長、第二區庄長、第一區街長、桃園街長、新竹州協議會員、臺灣總督府評議會員、桃園軌道株式會社社長、貴族院議員等要職，並獲頒紳章、勳六等瑞寶章等。³⁸



圖2：桃園吟社創設社員簡朗山像。

資料來源：臺灣新民報社編，《臺灣人士鑑》（日刊五週年紀念出版）（臺北：臺灣新民報社，1937），頁64。



圖3：曾任桃園吟社社長鄭永南像。

資料來源：臺灣新民報社編，《臺灣人士鑑》（日刊一週年紀念出版）（臺北：臺灣新民報社，1934），頁141。

37 〈桃園吟社大會盛況〉，《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11年10月19日，第3版。

38 臺灣新民報社編，《臺灣人士鑑》（日刊五週年紀念出版）（臺北：臺灣新民報社，1937），頁64；陳家豪，《日治時期桃園輕鐵的經營與發展，1903-1945》（桃園：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頁28；王詩琅，《臺灣人物誌》（臺北：海峽學術出版社，2003），頁194-195；臺灣文史工作室，《圖解版臺灣通史》（新北：漢湘文化公司，2018），頁259。

還有同為創設社員而曾任該社社長之鄭永南（1878-1935），在改隸當年（1895）即擔任保良局員，厥後歷任辨務署區長、地方稅調查委員、學務委員、桃園自動車公司理事長、桃園書道會長、桃園公學校保護者會顧問、桃園煉瓦會社顧問、桃園商工會顧問等，亦曾獲頒紳章。³⁹

（二）東興吟社

1924年成立於八塊庄。每月例會一次，曾與桃園吟社、崁津吟社、以文吟社、關西陶社舉辦聯吟大會，創社社長為葉連三（1874-1931）乃地方仕紳，曾任公學校漢文教師、八塊厝區長、產業組合組合長、八德庄長等，曾授佩紳章，⁴⁰繼任者為葉泉清。⁴¹《臺灣日日新報》在1924年11月19日第4版即有報導〈東興吟社小集〉云：

桃園八塊厝葉連三君所倡之東興吟社々員，去十六日下午，在值東邱劍盛君宅上，開擊鉢吟會，出席者十餘名，題為〈尋菊〉真韻，由黃守謙、葉連三兩氏選取，晚餐後盡歡散會。

該報於1928年2月1、3、14、15日則刊出「東興吟社徵詩」，題為〈八塊養蛙詞〉，此乃「桃園郡下八塊庄方面，自昨年（1926）來，多熱心養殖美國種食用蛙，至今年（1927）愈盛，蓋因此獲利頗多」，⁴²當時左右詞宗分別為魏潤庵與葉文樞（皆為出身竹塹之著名詩人），獲選為「左十」之張息六詩作云：「北美傳來異種奇，當春孵化更繁滋。羨他孺婦多私蓄，轉勝蠶桑得便宜。」⁴³簡明扼要的描述了當時八德地區引進美國牛蛙養殖而使居民收益增加之情形。



圖4：東興吟社創社社長葉連三像。

資料來源：臺灣總督府編，《臺灣列紳傳》（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1916），頁95。

39 臺灣新民報社編，《臺灣人士鑑》（日刊一週年紀念出版）（臺北：臺灣新民報社，1934），頁141。

40 臺灣總督府編，《臺灣列紳傳》（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1916），頁95；黃克人總編輯，《八德市志》（桃園：八德市公所，1998），頁395。

41 賴子清，〈古今臺灣詩文社（一）〉，頁100。

42 〈熱心養蛙〉，《臺灣日日新報》，1927年9月27日，第4版。

43 張息六，〈八塊養蛙詞〉，《臺灣日日新報》，1928年2月15日，第4版。

（三）新鶯吟社

1931年成立於桃園街，社名取新鶯學囀，期待將來之意。社員皆為詩壇後起之秀，⁴⁴社長為陳文慶，顧問有林雲帆、陳雲川、簡寄翁、吳子褒，庶務係有陳瑞安（號瓊雲）、郭桂林（號蟾魂）、黃國亨⁴⁵（號老農），編輯係有唐金鍊（號啟明）、吳太山（號瞻魯）、吳福來（號恨人）、程錫卿（號榮袞），會計係有陳朝忠（號飛鵬）、簡綽然、徐清祿、簡明春（號明星），一般會員有呂南、呂氏齋、林石溪、鍾惡（號去非）、郭仲謙、楊萬枝、楊生長、江序爐、黃篤生、吳萬枝（號滴翠）、邱天生。⁴⁶在《臺灣日日新報》1933年10月23日第4版〈翰墨姻緣〉曾報導該社活動云：

桃園新鶯吟社員陳新園、徐清祿、林石溪、吳太平、郭桂林、黃國亨六氏，於去十七日下午一時起，假信用組合樓上，主開新鶯、桃園兩社聯吟會。題拈〈覓裘〉，七絕元韻，五時交卷。謄錄後，推周石輝、陳永裕二氏為詞宗，各取二十首。晚餐後發榜，左右元皆為游古桐所得，依例分贈品云。

可見新鶯吟社也會與同地區之其他詩社互相切磋，彼此觀摩，至於詩題之「覓裘」則呼應了當時清秋之節候。

四、客家詩人之結社——中壢郡

包括中壢街、楊梅街、新屋庄、觀音庄、平鎮庄，住民以客家人居多。以下按照創立時間先後，依序論述以文吟社、昭和吟社、瑤玉吟社以及大東吟社。

（一）以文吟社

1921年成立於中壢街，社名取「君子以文會友」⁴⁷之意，時以擊鉢催詩，辦事處置於中壢醫院內，首任社長為吳榮棣（1863-1937），遜清秀才，授佩紳章，曾任中壢公學校漢文教師、保護者會長（家長會長）、中壢商工會會長等，其子吳鴻森、吳鴻麒分別為中壢醫院正副院長，吳鴻麒為弁護

44 賴子清，〈古今臺灣詩文社（二）〉，《臺灣文獻》10卷3期，1959年9月版，頁85。

45 陳欣慧，〈「詩」的權力網絡——日治時期桃園吟社、以文吟社的文學／文化／社會考察〉，將「亨」誤作「亭」（頁93）。

46 〈介紹各吟社近況〉，《詩報》，第14號，1931年6月，頁16。

47 出自《論語·顏淵》：「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士（律師）。⁴⁸爾後繼任社長者為朱傳明，其他社員還有黃容光、梁盛文、劉石富等。1941年舉辦創立二十週年紀念擊鉢吟會，課題為〈以文會友〉。戰後在1953年於省立中壢中學禮堂，主辦中北部十一縣市詩人聯吟大會。⁴⁹

在當時報刊上關於該社活動之報導頗多，茲錄《臺灣日日新報》1925年8月10日第4版之報導〈文社例會〉如下：

中壢以文吟社。此次假元化院開擊鉢例會。出席三十餘人。由午後三時起拈題。首唱為〈紅鷄冠花〉。五律先韻，五時交卷。經詞宗吳少青、朱傳明二氏評撰。⁵⁰次唱題為〈納涼〉，七絕陽韻，託梁盛文、黃德顏二氏為詞宗，六時三十分發表後，由值東者分贈賞品，續開吟宴，至十時散會。此回由值東梁盛文東邀八塊東興吟社諸社友臨席。聯吟頗為盛況，際此炎天，諸吟侶意興遄飛，誠消夏之一良法。

雞冠花乃夏季開花，而納涼亦為夏天之活動，此亦屬呼應時令之命題取徑，至於元化院乃中壢著名之齋教道場（戰後才改為佛寺），古色古香，環境幽雅，⁵¹確實適合舉辦詩會。

在太平洋戰爭期間，以文吟社曾以〈祝新嘉坡占領〉進行同題共詠，左右詞宗分別為朱曉庵與劉翠岩，獲選之前三名作品為黃坤松之「無敵皇軍占馬來，歡聲何獨溢澎臺。猶英侵略空餘夢，一億同傾戰勝盃」、戴俊嘉之「星港休誇不易攻，旭旗指處霸圖空。天恩浩蕩皇軍勇，燒盡紅毛燹火紅」、梁盛文之「笑他星港作金湯，小醜如何妄跳梁。根據一朝頻擊滅，皇軍威武五洲揚」，⁵²從中可看出當時日軍之氣勢如虹以及國民之敵愾同仇，實則慶祝「新



圖5：以文吟社創社社長吳榮棣像。

資料來源：林欽賜編，
《瀛洲詩集》
（臺北：光明社，
1933），書前肖像
集，未標頁碼。

48 〈吳榮棣氏逝〉，《臺灣日日新報》，1937年9月10日，第5版。

49 賴子清，〈古今臺灣詩文社（二）〉，《臺灣文獻》，第11卷3期，1959年9月，頁80。

50 「撰」在日文漢字可與「選」通用。

51 顧敏耀，〈圓光化祥永宏明，雲仙覺善廣妙音——中壢市佛教寺院初探〉，《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論文集刊》，第10期（2005年7月），頁15-58。

52 以文吟社主催，〈祝新嘉坡占領〉，《南方》，第167期（1943年1月），頁34-35。

加坡陷落」(各地大多舉辦提燈遊行)乃戰爭時期許多臺灣人民印象深刻的共同記憶之一。⁵³

(二) 昭和吟社

1928年11月15日創立於楊梅，因為昭和天皇在該年11月10日服喪期滿而正式登基即位，盛大舉辦「御大典」，臺灣各地皆有相關「奉祝」活動，該詩社亦以「昭和」為社名而為紀念。《臺灣日日新報》於該社成立前之1928年11月11日第6版即有預告：

中壢郡楊梅庄にても御大典を紀念する為范姜新梅、鄭步青、范姜萍諸氏發起の下に昭和吟社を組織し來る十五日發會式を舉げる筈。」在該社「發會式」後之報導則為：「中壢郡中壢庄楊梅昭和吟社，去十五日午前十時假楊梅保甲聯合事務所舉發會式。首由庄長李金益氏，述開會辭，次審議社則，照原案可決。選舉役員，社長王華斌氏，鄭王滿、楊景亭兩氏副之。外選舉幹事六名，會計一名，編輯一名，然後來賓以文社吳榮棣氏述祝辭，至午前十一時閉會。繼開御大典奉祝詩會，以〈奉祝御大典〉為題，互相敲詠。優秀者各授賞，迨至下午四時散會。是日出席會員四十二名，來賓十餘名，頗呈盛會。⁵⁴

相關參與之人物似與前一則報導有所不同，惟范姜新梅、鄭步青、范姜萍三位皆曾任楊梅庄協議會員，⁵⁵或許為幕後推動者亦未可知，至於當時受邀參加之來賓除了庄長之外，還有「以文吟社」社長吳榮棣，蓋以同屬中壢郡內詩社而較有親近感之故。

《臺灣日日新報》在1929年6月1日第4版〈翰墨因緣〉報導了該社活動：「楊梅昭和吟社，去星期日，⁵⁶假公學校，開擊鉢例會。出席會員四十多，題〈鐵線橋〉，七絕蕭韻，得詩百餘首。發表後，左右元為蕭林石、魏貴梯二氏所得，十名以內，均呈贈品云」，詩題之「鐵線橋」即吊橋，早期臺灣原住民

53 蔡慧玉編著，《走過兩個時代的人——台籍日本兵》（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08），頁229。

54 不著撰者，〈翰墨姻緣〉，《臺灣日日新報》，1928年11月21日，第4版。

55 范姜一族雖以新屋為祖居地、發跡地，不過也有多位將事業拓展至鄰近之楊梅，參考顧敏耀〈召喚客家鄉鎮的歷史——日治時期桃園新屋的人物群像與權力網絡〉，《清雲學報》，第31卷3期（2011年7月），頁71-99。

56 1929年6月1日為星期六，前一個星期日為5月26日。

在山谷溪澗之間原本就有採用木材、藤條與石塊以建造吊橋之技術，日治時期之後運用新式材料與技術，興築許多更為穩固的鐵線橋，映襯山水勝景，更顯旖旎婀娜，足以成為詩人吟詠之素材，除了昭和吟社之外，高雄「瀨南詩社」、新竹「聚星詩學研究會」亦曾以之做為擊鉢課題。⁵⁷

（三）瑤玉吟社

1930年成立於中壢街（一說平鎮宋屋），以文吟社員有多人參加，⁵⁸社名蓋取乎詩友相聚而切磋琢磨之意。《詩報》有記載云：

瑤玉吟社：事務所設在中壢街古清雲宅內。擬訂星期六擊鉢吟一回，每月公募課題一回，以資社員研究。於昭和六年七月十八日午後七時開第一回擊鉢吟會，由值東謝雷明、張鵬翔東邀社員與會。是日題拈〈採花蜂〉，得詩八拾餘首，錄交詞宗梁盛文、湯錦祥兩氏評選，結果由劉石富、湯錦祥獲元，左右十名內由值東各呈贈品，至更闌始各歡而散云。社長：劉世富。副社長：古清雲。常務幹事：湯錦祥、劉石富。財務係：古少泉。社員：黃坤松、莊少樓、陳盛旺、張鵬翔、黃鏡林、宋進芳、郭先波、黃坤發、賴新明、葉春林、黃坤安、黃朝宗。顧問：梁盛文先生。⁵⁹

在日本對華戰爭期間，該社曾以〈健康報國〉為擊鉢課題，頗有與時局對話之意涵，當時由左右詞宗劉石富與湯錦祥都給予第一的是張雲程之作：「非常時局日加餐，珍重微軀七尺安。我亦文章同報國，勸君莫笑老儒酸。」⁶⁰前二句破題，後二句扣緊自己之詩人身份，流利曉暢且簡潔明瞭。

（四）大東吟社

1943年成立於中壢街，⁶¹該《詩報》有報導云：

中壢以文吟社及瑤玉吟社這次合併更名為大東吟社，置事務所於中壢茶

57 許君山、許景照選，〈鐵線橋〉，《詩報》，第90號，1934年10月，頁9；張純甫、葉文樞選，〈鐵線橋〉，《詩報》，第122號，1936年2月，頁7。

58 賴子清，〈古今臺灣詩文社（二）〉，《臺灣文獻》，第11卷3期（1959年9月），頁85；陳欣慧，〈「詩」的權力網絡——日治時期桃園吟社、以文吟社的文學／文化／社會考察〉，頁217。

59 〈介紹各吟社近況〉，《詩報》，第17號，1931年8月，頁16。

60 《風月報》，第64期，1938年5月15日，頁32。

61 賴子清，〈古今臺灣詩文社（二）〉，《臺灣文獻》，第11卷3期，1959年9月，頁97。

業會社二階，其役員為左，特此佈聞。社長：朱傳明。庶務主任：古少泉。副社長：梁盛文。會計主任：黃劍樵全劉石富（餘略）。⁶²

社名取自當時進行得如火如荼的「大東亞戰爭」（だいとうあせんそう），在戰火下的古典詩人似乎也動員了起來。

鹿港著名詩人施梅樵有詩〈宿中壠賦贈大東吟社諸君子〉云：「覽勝纔從此地來，風光旖旎淨無埃。溪山佳氣鍾人物，詞賦清音見作才。觴咏聯歡忘永夕，主賓交契會高臺。悠然醉臥偏無夢，一任門前繡綠苔。」⁶³充分表達其與該社成員聚會時的相契與歡樂，並且對中壠之地靈人傑給予高度肯定。

五、結論

今桃園市各區，在日治時期有詩社創立者，包括桃園、八德、中壠、楊梅、大溪、龍潭六區，皆屬人煙較為稠密、交通頗為便捷之地，其餘龜山、大園、蘆竹、觀音、新屋、平鎮、復興皆未見詩社成立之記錄，⁶⁴可見詩社之成立也受到外在地理環境之影響。

桃園地區若以所屬之新竹州看來，實屬北鄙之邊陲，以臺北視之乃為南鄰之外圍，不過，若合而觀之則不啻臺北與新竹間的重要聯繫樞紐與交會平臺。該地之詩社往往分別向南北兩地邀請竹社及瀛社等詩社成員或老師宿儒前來奧援與切磋（譬如龍潭陶社曾邀請來擔任詞宗的藍華峰即為新竹新埔的前清秀才），充分發揮其地理位置上的特色優勢。

至於此地區最早出現之詩社，則為1905年創立於今大溪的「崁津詩會」，早於桃園街的桃園吟社（1911年）以及中壠街的以文吟社（1921年），這可能與大溪早年繁華的程度高於其他地區有關，清領末葉於1860年淡水開港通商之後，大溪成為淡水河上游貨物集散的重要河港，全盛時期商舖超過三百家，⁶⁵乙未改隸之後，風華依舊，在1921年的人口調查中，大溪街的人口仍然多於桃園街或中壠街，⁶⁶現今仍保留著眾多巴洛克風格華麗

62 〈以文吟社及磋玉吟社合併為大東吟社〉，《詩報》，第305號，1943年11月，頁1。

63 《詩報》，第308號，1944年1月，頁8。

64 雖然如此，不過當地仍可能有零星之古典詩人。

65 陳正茂、陳善珮，《文化觀光：臺灣文化資產》（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13），頁81。

66 吳振漢等，《大溪鎮志》（臺北：行政院研考會，2006），頁200。

街屋的大溪老街，可資印證。此一崁津詩會與後續之崁峰詩社（創立年代不詳，1909年改名南雅詩社）以及崁津吟社（1924年創立，1935年改名南雅吟社）之間，推測應有承接延續之關連，惜乎因為相關史料文獻有限，「斷簡殘編，蒐羅匪易」，或可留待日後進一步查考。

揆諸各詩社參與之成員，似有福佬與客家之分，蓋因吟詠字音有所不同，且切磋詩藝時，還是以相同語言較為便利。不過仍有同聚一堂之情況，如前文述及之龍潭「陶社吟會」在1926年創立大會時，「有來賓吳榮棣、鄭永南、葉連三、呂傳琪諸氏，各代表一社講演致祝」這些來賓各自代表其以文吟社、桃園吟社、東興吟社以及崁津吟社，其中只有吳榮棣屬客籍，其餘為閩籍，推測吳亦通曉閩語，而能以之致詞。

桃園三郡重量級詩社之參與成員，有許多都是地方上知名的仕紳，如呂鷹揚、簡朗山、鄭永南、葉連三、吳榮棣等皆然，這些領導階層，吟詠古典詩作並發表於報刊雜誌，可不斷積累其自身之文化資本（cultural capital）；參加詩社活動則能拓展人際網絡、提升其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繼而透過前二者以進一步鞏固其物質層面的經濟資本（financial capital）。⁶⁷此外，當地方領導人物有許多都以創作古典詩及參加古典詩社相標榜，乃風行草偃而上行下效，一時之間，引領潮流而蔚為風氣。此不獨見於桃園、中壢與大溪三郡，殆為當時全島之共相。

桃園地區的古典文學發展史，乃以日治時期為黃金時代，百花齊放而兼容並蓄，各詩社之擊鉢、課題與徵詩往往也能夠連結在地特色、季節氛圍，或者在大東亞戰爭時期也沾染了戰時色彩，詩人們充分發揮彩筆，留下許多珠璣妙句，可以讓後世讀者們細細體會品嚐。

67 Pierre Bourdieu 著，武錫申譯，〈資本的形式〉（The Forms of Capitals），薛曉源、曹榮湘主編，《全球化與文化資本》（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頁6；顧敏耀，《臺灣古典文學系譜的多元考掘與脈絡重構》（桃園：中央大學中文所博士論文，2010），頁222。

徵引書目

專書

- 大園市藏編纂，1916，《臺灣人物誌》。臺北：谷澤書店。
- 王詩琅，2003，《臺灣人物誌》。臺北：海峽學術出版社。
- 行遍天下GPS小組，2004，《桃園衛星定位旅遊地圖書》。臺北：宏碩文化事業公司。
- 吳振漢等，2006，《大溪鎮志》。臺北：行政院研考會。
- 林欽賜編，1933，《瀛洲詩集》。臺北：光明社。
- 洪敏麟，1983，《臺灣舊地名之沿革，第二冊（上）》。臺中：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 連橫，1962，《臺灣通史》。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 陳正茂、陳善珮，2013，《文化觀光：臺灣文化資產》。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 陳倩慧總編輯，2017，《一本大溪》。桃園：桃園市立大溪木藝生態博物館。
- 黃克仁總編輯，1998，《八德市志》。桃園：八德市公所。
- 臺灣文史工作室，2018，《圖解版臺灣通史》。新北：漢湘文化公司。
- 臺灣新民報社編，1934，《臺灣人士鑑》（日刊一週年紀念出版），臺北：臺灣新民報社。
- 臺灣新民報社編，1937，《臺灣人士鑑》（日刊五週年紀念出版），臺北：臺灣新民報社。
- 臺灣總督府編，1916，《臺灣列紳傳》。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
- 蔡慧玉編著，2008，《走過兩個時代的人——台籍日本兵》。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 薛曉源、曹榮湘主編，2005，《全球化與文化資本》。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顧敏耀、薛建蓉、許惠玟，2012，《一線斯文：臺灣日治時期古典文學》。臺南：臺灣文學館。

論文

- 陳欣慧，2008，〈「詩」的權力網絡——日治時期桃園吟社、以文吟社的文學／文化／社會考察〉，桃園：中央大學客家社會文化研究所。
- 陳家豪，2007，〈日治時期桃園輕鐵的經營與發展，1903-1945〉，桃園：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 陳鴻圖，2003，〈從陂塘到大圳——桃園臺地的水利變遷〉，《東華人文學報》，第5期，頁183-208。
- 賴子清，1959，〈古今臺灣詩文社（一）〉，《臺灣文獻》，第10卷3期，頁79-100。
- 賴子清，1960，〈古今臺灣詩文社（二）〉，《臺灣文獻》，第11卷3期，頁74-100。

顧敏耀，2011，〈召喚客家鄉鎮的歷史——日治時期桃園新屋的人物群像與權力網絡〉，《清雲學報》，第31卷3期，頁71-99。

顧敏耀，2005，〈圓光化祥永宏明，雲仙覺善廣妙音——中壢市佛教寺院初探〉，《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論文集刊》，第10期，頁15-58。

顧敏耀，2010，〈臺灣古典文學系譜的多元考掘與脈絡重構〉，桃園：中央大學中文所博士論文。

史料

大溪詩學研究會，〈渡口〉，1933年4月，《詩報》，第57期，頁11。

〈介紹各吟社近況〉，1931年6月，《詩報》，第14號，頁16。

〈介紹各吟社近況〉，1931年8月，《詩報》，第17號，頁16。

〈以文吟社及磋玉吟社合併為大東吟社〉，1943年11月，《詩報》，第305號，頁1。

〈吳榮棣氏逝〉，1937年9月10日，《臺灣日日新報》，第5版。

〈南雅詩社〉，1909年8月24日，《臺灣日日新報》，第5版。

〈桃園吟社大會盛況〉，1911年10月19日，《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3版。

〈開錢別會〉，《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7年2月17日，第5版。

〈詩社新設〉，《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5年10月1日，第5版。

〈詩會繁興〉，《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6年5月24日，第7版。

〈熱心養蛙〉，1927年9月27日，《臺灣日日新報》，第4版。

〈翰墨姻緣〉，1928年11月21日，《臺灣日日新報》，第4版。

以文吟社主催，〈祝新嘉坡占領〉，1943年1月，《南方》，第167號，頁34-35。

施梅樵，〈宿中壢賦贈大東吟社諸君子〉，1944年1月，《詩報》，第308號，頁8。

崧津吟社，〈溪園春望〉，1932年5月，《詩報》，第35號，頁7。

張息六，〈八塊養蛙詞〉，1928年2月15日，《臺灣日日新報》，第4版。

張純甫、葉文樞選，〈鐵線橋〉，1936年2月，《詩報》，第122號，頁7。

許君山、許景熙選，〈鐵線橋〉，1934年10月，《詩報》，第90號，頁9。

連橫，〈臺灣詩社記〉，1924年3月，《臺灣詩薈》第二號，頁27-31。

游文寶，〈紅茶製茶賽 龍潭農會奪冠〉，2014年10月14日，《聯合報》，第B2版。

黃潛淵，〈桃園吟社秋季大會呈諸詞長〉，1911年11月9日，《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1版。

磋玉吟社，〈健康報國〉，1938年5月15日，《風月報》，第64期，頁32。

龍潭吟社，〈桃花源〉，1907年3月15日，《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1版。

藍華峰、邱筱園選，〈紅茶〉，1942年4月，《詩報》，第270號，頁16-17。

文學展示與地景營造： 以鍾肇政文學園區現況與行銷策略為討論對象

陳謙*

摘要

文學文本如何能從印刷的平面成為立體的空間展示，一直是很多文學館戮力以赴的想望，除卻以國家資源鼎力支持的臺南國立臺灣文學館，能夠倚靠大量的編制內人力、中央經費持續支持下較有可觀及企劃主題之外，其它以文學館命名的機構皆陷入維護困難或無力加強進行活動企劃的共同困境。本文希冀從策略著手，釐清目前鍾肇政文學園區及其周邊商圈遭遇之困境，並適時提出解決方案建議供有識者參酌。如何將鍾肇政這種「遺產觀光」就藝術家藝術作品本身，拓展其文本的精神樣貌，透過文本理解，推展體驗教育，實際瞭解鍾肇政文學其作品傳遞的精神性。

關鍵詞：鍾肇政文學園區、文學地景、文學展示、行銷策略

* 曾任中原大學景觀系業界教師，現為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語文與創作學系助理教授

一、前言

論及鍾肇政文學，專業臺灣文學領域學者會從其大河小說如《濁流三部曲》、《臺灣人三部曲》等三部曲文本著手，但不可否認的，庶民所認識的鍾肇政文學，仍然只是〈魯冰花〉的這首歌曲悅耳的旋律，顯現閱聽人對大河小說這種嚴正文學接受程度仍有待推廣。但嚴格來說，這首歌曲是吳念真的歌詞，陳揚作曲，1989年發行「魯冰花」電影的插曲，透過電子傳媒的傳播力道，形成了歌比電影賣座之奇特現象。這首〈魯冰花〉成為1990年代初期大街小巷人人琅琅上口的流行歌曲，形成一般所謂「鍾肇政印象」，至今還有非常多消費者誤以為這是出於鍾肇政的歌詞，這種來自於「印象」以訛傳訛美麗的錯誤。2020年6月14日於龍潭國小舉辦的鍾肇政追思音樂會，這首「魯冰花」也成為十二首追思曲目選題之一，重要性或能見度可見一斑。

文學文本如何能從印刷的平面成為立體的空間展示，一直是很多文學館戮力以赴的想望，除卻以國家資源鼎力支持的臺南國立臺灣文學館，能夠倚靠大量的編制內人力、中央經費持續支持下，硬體維護較有可觀及方向清晰的企劃主題之外，其他如臺南葉石濤文學館（委由國家文學館管理），苗栗大湖的吳濁流文藝館，美濃的鍾理和紀念館，宜蘭頭城李榮春文學館等，這些機構或委託地方文化單位經營，有些由家族苦撐，當一筆蒐羅不易的經費挹注後完成硬體建設，之後大致流於靜態的文史資料展示，且多為常設展，部分展示文物保存條件每況愈下，保存條件值得疑慮，來客數也自剪綵日持續下滑，成為一批一批又一批政治人物建立地方政績的蚊子館。館方負責人多半無力維護或更新活動企劃的進行，這是多數文學場館特別是針對某位作家文學紀念館的共同困境。

有了這麼多前車之鑒，鍾肇政文學園區可以掙脫這項命運嗎？現在來看，其實處境大致也是相同的。隸屬於桃園市政府客家事務局的桃園市客家文化館，以展示鍾肇政和客家文學以「文學展示與地景營造」為宗旨，桃園市府也在鍾肇政文學生活園區啟動所謂「調查及規劃設計的10處鍾肇政文學地景營造點，包含龍元時光站、新竹客運龍潭站及周邊、龍元路時光街道、菱潭綠棚、閱讀龍潭進行式、平安走廊、文友漫步道、老庄役場遊戲公園及水城故事走廊等，後續將再提出2500萬工程案經費，連同龍元商圈街區營造案6000萬的規劃設計及工程經費，一併向客家委員會爭取補助，以

打造龍潭藝文新街區。」¹以上規劃只有在2018年10月13日發表「椅文會友」藝術裝置後悄無聲息，亦流於形式建設，無實質活動推展鍾肇政文學深刻內涵，在硬體完成後徒具形式，與人群互動性不足，令遊客觸及後便形成一次性旅遊的句點，無法深化旅遊內涵。2018年《臺灣好新聞報》根據大會新聞稿改寫之新聞稿，目的在介紹以鍾肇政文學園區為中心的「龍潭藝文新街區」，其願景自然想促進其文化觀光的全新發展，現今來看，並無太多斬獲。值得文化相關行政單位再確認其列出的十大品項，審慎包裝重新出場，且要加強文宣攻勢，避免又僅僅只是新聞稿上的煙火秀。況且文字包裝非常不專業，十大景點令人一頭霧水，莫衷一是，無法形成完整說明的文字敘述。

文化觀光是一項無煙囪工業，強調其旅遊內容及其體驗。而文學觀光有其作者與文本等二大支撐，更深化文化觀光實質的內涵。聯合國「世界觀光組織」(World Tourism Organization, 簡稱WTO)於1985年曾將「文化觀光」定義為：



圖1：為打造龍潭藝文新街區，2018年10月13日發表「椅文會友」藝術裝置。
(陳謙2020年8月攝)

1 臺灣好新聞報，〈鍾肇政文學地景調查規劃成果發表「椅文會友」藝術裝置揭幕〉，
<https://bit.ly/2FVf4xM>，2020年6月24日。

文化觀光，是指人們基於為了滿足某些文化動機，實際從事受文化所激勵誘引的旅遊活動，包括觀賞表演藝術、參與慶典、祭典或觀看嘉年華會、造訪某些歷史遺跡或紀念景點，或去旅行，向大自然學習、觀賞自然地景、參觀民俗藝術，以及朝聖等觀光活動的文化旅程。²

際此，造訪文學歷史遺跡或其紀念景點，成為「鍾肇政文學生活園區」主要切入亮點。該園區主體的龍潭國小宿舍群建於1921年，當年鍾肇政一家9口曾在當地住了12年，在龍潭國小常年管理下曾因維修經費困擾險些被拆除，幸好地方人士、文建會及桃園市府介入下，投入經費4,519萬臺幣才得以保存並重新整建，於2019年4月20日開館營運，且有兩年維修經費760萬的支持。³雖維修完成後鍾肇政先生頗有微詞，認為：彷彿胸口受到重擊，這是我以前的宿舍嗎？⁴可以想見實際建構後的景象已和原建物大相逕庭，



圖2：鍾肇政認為改建後感到陌生的舊時居所，房屋後方為豬舍。
（陳謙2020年8月攝）

2 轉引自黃躍雯，《文化觀光》（臺北：五南，2018年），頁1。

3 工商時報電子版，〈鍾肇政文學園區開幕 重現筆耕場景〉，
<https://m.ctee.com.tw/livenews/ch/20190420002327-260405>，2020年6月24日。

4 新頭殼 newtalk，〈「鍾肇政文學生活園區」惹議 桃市文化局：下周將會勘〉，
<https://newtalk.tw/news/view/2018-08-12/135051>，2020年6月24日。

建築師與承包商未能善盡「還原」原本之面貌，只完成冰冷之建物形式，令你我實在要警惕如今全臺各地歷史建物的重建風潮，是否都因為包商的匠心獨運？以致與原來風格過於離題，在日式古典的文化符碼上該如何承續與善盡規劃之責任或者「良心」？

二、鍾肇政文學的地理景觀

「空間」是目前人文地理學的範疇中相當重要的研究課題，人文地理學家最關注的事就是不同空間中的人與地方如何連結，空間又如何被人類的出現再結構及重新塑造。我們用各種感官來建構對空間的認知，經由聽覺、嗅覺、味覺、觸覺所強化的親切關聯性，加深我們對「地方」的感覺，空間因人而有了意義，因此我們可以說「地方」是人類對空間有意義的建構。⁵「地方感」(sense of place)指人類對於地方有主觀和情感上的依附。⁶根據史瑞夫特的說法：

地方經驗的文學意義，以及地方意義的文學經驗，都是活躍的文化創造與破壞過程的一部分。它們並非起源或終止於某個作家。它們並非隱於文本。它們並非包含於作品的生產與傳布之中。它們並非源始或結束於讀者身分的模式與特質。它們是上述一切，以及更多事物的函數。它們是累積性表意作用之歷史漩渦中的每一刻。⁷

鍾肇政有「臺灣文學之母」之稱，與賴和的「臺灣文學之父」並列此殊榮。而官方打算如何行銷「鍾肇政」文學呢？鄭文燦認為：

那鍾老所住，所工作所生活的這個情境，就是在這個龍潭國小的周邊，那這邊還有通學巷，還有過去的這個，許多的這個，這個宿舍的背景，所以文學生活園區呢，也是一個展示跟文學教育的基地，那我是希望鍾肇政文學生活園區，將來可以在這裡，作一個文學家的紀念館。⁸

5 Paul Cloke 等著，王志弘等譯，《人文地理概論》（臺北：巨流，2006年），頁302。

6 Tim Creswell 著：王志弘、徐苔玲譯，《地方：記憶、想像與認同》（臺北：群學，2006年），頁232。

7 原載 Thrift N. (史瑞夫特)：《Literature, the Production of Culture and the Politics of Place》，轉引自 Mike Crang 著，王志弘、余佳玲、方淑惠譯，《文化地理學》(Cultural Geography)（臺北：巨流，2005年），頁61。

8 羅安達，〈龍潭打造客家文學重鎮 鍾肇政為重要推手〉，<https://bit.ly/3mKSwk4>，2020年6月24日。



圖3：位於龍潭國小的鍾肇政文學園區日式建築宿舍群。（陳謙2020年8月攝）

文學的地理景觀透過舊宿舍的重修，環境基地加強了原本靜態閱聽人進一步體驗的可能性。鄭文燦希望以文學園區做為文學展示與教育的基地，都是極好的構想，目前也都處於現在進行式，相信對於推廣鍾肇政文學已有一定的建樹。

這種將靜態文字活化為立體展演的努力，理應連結商圈基地的資源，但距離鍾肇政文學園區的展示館外的同一條南龍路上，最著名的應屬「菱潭街興創基地」，此為一群年輕人在已經沒落的市場中，重新規劃屬於自己的商機，不同於新竹東門市場的老商場再造以飲食文化為主線，這裡包羅有文創工作室、小農市集、手作工坊、以及美食等多元品項，縣府文案中提到：

短短數百公尺的菱潭街，處處呈現新舊交錯的絕妙組合；鹹魚雞蛋糕、蘋果鮭魚刈包，咀嚼熟悉但又驚奇的滋味……從繪本、手作體驗，認識老城的過去與現在。展開你的探索之旅，尋找菱潭街蛻變中的驚喜。⁹

開創一片生機的場景。2016年，由幾位在地年輕人，以推廣龍潭在地

9 桃園觀光導覽網，<https://travel.tycg.gov.tw/zh-tw/travel/attraction/1461>，2020年6月26日。



圖4：非假日的「菱潭街興創基地」，商家大半未營業。（陳謙2020年8月攝）

文化為目標，舉辦文創攤位與藝文表演。2017年，他們選擇在日漸沒落的第一市場落腳，集結20家在地文創品牌，以龍潭舊名——菱潭為名，形成文創基地。¹⁰但遺憾的是，除卻網站、海報以及桃園市府文藝雜誌在現場展示外，商品幾無與鍾肇政產生連結，形成比鄰若天涯的境況。筆者實際踏查商家的回覆，也因為只在週五夜間或週六、日才有若干來客才有營業，經營上的吃力，早已無暇顧及品項之連結，說到底，也無人出面促成此事，自然各自為政。而商圈商家汰換率也高，雖租金比起當地行情相對便宜，但人潮總是不如想像的多，生存都是問題，那能顧及總體的社造呢？

三、鍾肇政文學素材於文化行銷中之運用

行銷「策略」一詞最早可能沿用自軍隊的術語，在中國經常以戰略來統攝它，究其涵義：「是指需要達成的目標或使命，所需的行動方向與資源的分配」。¹¹

¹⁰ 同註9。

¹¹ 張志育，《管理學》，（臺北：前程，2000年），頁202。

行動方向為一連串的步驟，可包括分析當前情勢，決定策略，將策略付諸行動，並在需要時加以評估、調整、改善，它的基本程序，可透過管理的概念：計劃、組織、領導及控管來達成。而策略性的管理與其他管理型態有三項較大的差異：

1. 策略性管理著重於組織與外在環境之互動。
2. 策略性管理強調組織內部各部門的整合與互動。
3. 策略性管理注重組織未來的方向。¹²

就Coulter的三個面向而言，可說是掌握了組織靈活善變的風貌，對於市場也存在著良好的互動。霍爾格貝姆（Holger Behm）認為一般的行銷策略大致要先考慮四大問題，那就是：第一，產出單位擁有哪些資源和能力；第二，明確的目標閱聽人；第三，透過哪些通路可作銷售；第四，分析市場的競爭優勢和劣勢。¹³

規劃初期理想特色何在？如果從客家事務局提供的資訊來檢示，可羅列並重組以下文字：

1. 鍾肇政文學生活園區資訊站：包含：鍾老文學地圖展示、園區特色介紹。
2. 大河學堂：5號、7號空間，劃設並區分為魯冰花書區、濁流書區、臺灣人書區及八角塔下書區。
3. 以文會友講堂：日式宿舍9號空間，包含：鍾老影音視聽空間、鍾老文物展示區。
4. 鍾肇政舊居：宿舍11號，是宿舍修復重要的地點。
5. 幸福小學堂：日式宿舍15、17號空間，提供龍潭學校辦理文學或藝文活動。
6. 龍潭武德殿：龍潭武德殿戶外定名為文友廣場，文學營活動及客家生活特展的場地。¹⁴

12 Coulter Mary K, Strategic Management in Action (New Jersey: Prentice Hall, 1998) pp.8-9.

13 Holger Behm等著，鄧西靈譯，《未來企業家》（北京：商務，1998），頁25。

14 桃園市政府客家事務局，<https://www.hakka.tycg.gov.tw/home.jsp?id=53&parentpath=0,4,49>，2020年6月21日。此為精簡介紹。



圖5：重塑並推廣鍾肇政文學的精神樣貌，才是目前當務之急。
（陳謙2020年8月攝）

綜上所述，此園區概分為靜態展示／動態活動／場館租借三大項目，原則上根據霍爾格貝姆（Holger Behm）的行銷策略四大問題，程度上分類了鍾肇政文學主題內容，也算明確定義了自身活動的範疇，但明確的目標閱聽人，恐怕該進一步分析其讀者年齡、性別、教育程度等條件取向，做為活動設計的參考依據。更因為文學園區定義為文學推廣的場域，沒有商業色彩的帶入，展品可能一成不變，缺乏創新的動力。

四、結語

經筆者實際踏查與耙梳資料後，三項主要活動亦在此建議如下：

1. 基地尺度小，適宜靜態文學展示，輔以小型活動穿搭。

文學園區空間以單一宿舍來說因其原為起居空間，基地尺度本就不寬裕，大型活動並不適宜，倒合乎靜態文學展示，輔以小型活動搭配。

2. 鍾肇政文學研究與推廣團隊的建立。

鍾肇政文學脈絡至今在臺灣文學界建構上不能稱為顯學，是以努力空間仍大，鍾肇政先生一生著述二千萬字之多，如何提煉主題，找尋適當的關

鍵詞，另外推廣及培育研究生加強結合學術產學合作至為關鍵，中央大學有「琦君研究中心」，¹⁵東華大學也有「楊牧文學研究中心」，而鍾肇政文學呢？誰是後繼的研究與推廣者呢？

3. 園區地景特色的梳理與重整，市府、文史工作者、商圈、NPO 誰是領頭羊？

先前所述，縣府新聞稿中園區特色主題多達十項，如何有效鏈結形成在地特色，適切透過公單位權責主動招商，並輔導減低商家經濟上負擔。更重要的是將文宣政策重先整頓過濾，部分景點酌情增減，如龍潭客運站，目前特色全無，如何列為十大？文宣必須鮮明且親民，進而吸引人群向商圈聚集，鍾肇政文學園區做的自然不是在地的住民，如何提供旅遊者到來，並希冀其再訪，才是文字宣傳的終極內涵。

15 中央大學「琦君研究中心」，<https://bit.ly/3co5dfO>，2020年6月21日。專事研究與推廣「琦君文學」，多年來卓然有成。

書寫桃園的三種方式*

林秋芳**

一、前言

2014年桃園縣改制直轄市，桃園市政府文化局開始擴增建設與圖書，也補助多樣的文學閱讀推廣活動，包括文學出版，但條件是必須符合桃園地方書寫。這促成在地作家撰寫桃園，成書出版。2015年終身定居桃園的傅林統校長，將其長年撰寫的桃園地誌詩集結成冊，而有《定睛凝望…歌我桃園》一書。2012年移居來桃園的後中年作家陳銘礪，也啟動桃園人文旅行的計畫，完成《國門之都—人文地景紀行之桃園再發現》，這兩本作品皆獲得桃園市圖書館的補助。另外，由中央大學青年學子完成的報導文學作品《龍潭佳安——十個關於這片土地的故事》，經里長向龍潭區公所提案，也獲得補助。

無論是終身定居桃園的老校長，或後中年的新住民、青年學子，皆用其擅長的筆撰寫桃園。他們呈現的文類不同，對這塊土地的期許與情感也有分別。本文將以此為論述核心，看探書寫桃園的三種方式。

二、生於斯、成於斯、林住於斯的「定睛凝望」：愛說故事老校長的詩歌書寫

人稱「愛說故事的校長」傅林統（1933.7.9～2020.1.18），出生桃園大溪中庄。1951年任職桃園國小，1997年以龜山國小校長職退休。在他長達46年的國小任職生涯中，共調任8所小學，擔任5所學校校長，皆隸屬桃園。傅林統擅長為小學生說故事，童話編選、創作及理論研究甚多，也有翻譯作品，是桃園著名的兒童文學家。

相較於說故事，傅林統的新詩創作量較少。1978年他擔任大華國小的

* 本文承匿名審查者惠賜卓見，特此致謝。

** 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校長，為推展童詩創作，編寫了二十個單元的教材，而有《童詩教室》一書。他的創作，初期大都發表在《國語日報》，不過未集結成冊，多已散佚。我們可以從1977年許義宗出版的《兒童文學論》找到他的童詩作品〈鳳凰木〉；而改編為歌曲、膾炙人口的〈故鄉〉，則收錄於林煥彰主編的《童詩百首》（1980）。其實傅氏較有系統的創作新詩，大抵是退休後，因擔任「桃園觀光雜誌」特約撰稿，書寫桃園地誌詩開始。¹然因緣際會，2015年桃園市圖書館推出了出版計畫，傅氏將之前的地誌詩再加上新作集結成冊，遂誕生了《定睛凝望…歌我桃園》一書，我們終於可以循序漸進、有系統地閱讀老校長以詩歌的方式書寫桃園。

《定睛凝望…歌我桃園》分成四部分，首先為摯友邱傑所寫的「序」，其次作者「自序」，再則為第三部份主文「區域詩章」，是依現行桃園十三個行政區域而成的地誌詩；最末則為「尾聲」。全書結構宛如一部雄偉的詩劇，跌宕起伏。自序明白道出「生於斯，長於斯，耕耘於斯，居家於斯，林住於斯」，將其棲身於桃園的一生分為生長、耕耘及林住期，筆者將依此為敘述脈絡，看探傅林統如何以他的人生書寫桃園。

（一）出生、成長地大溪：影像的狩獵者

傅林統誕生於桃園鄰近大漢溪畔的一個小村庄一大溪中庄祖厝佑啟堂。自幼便將大漢溪視為「游泳池」的傅氏，²鎮日浸淫於山水大自然中，養成他善於觀察、捕捉影像的能力。他在散文集《家在桃園》〈美的狩獵〉一文中，引用法國作家盧那爾在〈博物誌〉的「狩獵」說，以為獵人捕捉真實獵物，但詩人是「裝滿整腦的獵物」，然後「還興致蓬勃的端坐著一一細數五花八門的獵物，讓一個個的影像浮現」。³當然詩人的獵物即是眼所見的外象，我們可以從這段敘述，看出傅林統的寫作策略是以物取境，描繪意象。

《家在桃園》〈序〉自言：「自始至終，我都是個『影像的獵人』，……我也始終是個『心象素描』的畫家，不用畫筆……，就在自己的心版上，彩繪眼前的景象。」由此可證。

1 傅林統，〈傅林統年表〉，《兒童文學風向儀》（桃園：傅林統，2015年12月），頁196。傅林統1997年2月服務46年6個月後自龜山國小退休。

2 鄭雯芳，〈傅林統——總有說不完的故事〉，汪順平等採編、撰稿，郭永吉、洪珊慧主編，《桃之天天，灼灼其華：桃園作家訪談錄》（臺北：釀出版，2018年），頁42。傅林統於訪談時回憶大漢溪：「幼年的時候呢，那個地方等於是我們的游泳池。」

3 傅林統文字；張明煥攝影，《家在桃園》（桃園：傅林統，2019年），頁15-16。

詩集中有關他的出生地大溪書寫共九首，其中圍繞著大漢溪邊而成的詩作就有七首。⁴第一首〈大溪橋〉，可看出作者對大溪濃濃的深情。

您：

一座歷久彌新的古老大橋
卓然跨越淙淙溪流上
曾經是大溪人出外和回鄉唯一的橋樑

那些日子

您

倚山傍水目送壯志出鄉關的孩兒
藹藹親情伸出剛毅卻柔和的雙手
懷抱衣錦回鄉的遊子

啊！企首倚門的母親

您

儲藏著鄉里數不盡的歷史記憶

〈大溪橋〉

大溪橋興建於1934年，在武嶺橋尚未完建前，是跨越大漢溪聯絡溪東、溪西不可或缺的重要橋樑。1946年至1951年，傅林統離鄉就讀新竹師範學院期間，大溪橋有如母親企首倚門，是回鄉的象徵；而1967年調任山腳國小校長後，傅氏陸續於蘆竹國小、大華國小、瑞豐國小及龜山國小就職，又長居虎頭山下，此時矗立於山水間的大溪橋，儼然已成「目送壯志出鄉關的孩兒」，又「懷抱衣錦回鄉的遊子」之「柔和雙手」了。

1986年武嶺橋通車，逐漸取代大溪橋成為對外的主要交通要塞。武嶺橋車潮川流不息，連接第二外環道遠望如長蛇般蜿蜒，傅氏於〈武嶺橋〉詩中將它比喻為白娘娘，「一直線／一彈指／披甲帶殼的人群／爭相當起神行者／在白娘娘挺直的背脊上來回奔馳」，這首詩形象鮮活，以「披甲帶殼的人群」形容車潮，而武嶺橋渡人宛若白娘娘。如此豐富的想像力，天真自然

4 分別是〈大溪橋〉、〈武嶺橋〉、〈炭津大橋〉、〈大溪老街〉、〈古厝〉、〈石板坡〉、〈河岸劇場〉七首。

的語彙，與作者擅長童詩寫作的風格是相侔的。⁵

（二）蘆竹、八德耕耘期：兒童詩心

調任山腳國小後，傅林統隨即展開他的校長職涯，生活環境也遷移至蘆竹。詩集中，我們可以看見他描寫蘆竹區的詩篇，大都附記曾經任職的國小，說明物換星移的感觸，其中有關山腳國小的詩篇最多。收入「蘆竹詩篇」的〈故鄉〉，⁶是傅林統於1974年調離山腳國小後寫的，於附註言道，因懷念山腳的山水與學生，而有此詩。饒富意味的是作者生長於大溪，卻將山腳稱為「故鄉」，可見得這八年的校長生涯，對他而言意義深重，如詩中附記所言「以斯土斯地為『故鄉』而寫的詩」。⁷載錄詩作如下：

小時候住過的地方
樹葉會細聲說話
青草會輕輕搖手
花兒會紅著臉微笑

小時候住過的地方
鳥兒會歡樂的歌唱
溪水會暢快的流盪
天空會飄出一片芳香

小時候住過的地方
會彈出一條細細的線
悄悄進入我心坎
讓我覺得無限溫暖

〈故鄉〉

5 從傅氏的兒童詩，可知他擅長擬物的寫作方式，如〈鳳凰木〉有冬天與春天兩首，冬天則擬寫鳳凰木落葉「滴滴答答的掉眼淚」，春天又以「嘻嘻哈哈笑得那麼歡樂」形容綠意盎然，實是充滿童心的詩心。

6 筆者於前曾言，〈故鄉〉是傅氏早期的兒童詩，1979年林煥彰著手編纂臺灣的兒童詩，他主動提供，不僅收入1980年出版的《童詩百首》，後來也收入《定睛凝望…歌我桃園》的「蘆竹詩篇」。

7 傅林統，《定睛凝望…歌我桃園》，頁78。

全詩呈現開朗溫馨的氛圍，以擬人的手法描寫山水。而末段「會彈出一條細細的線／悄悄進入我心坎／讓我覺得無限溫暖」，或有學者以為此段語焉不詳，何以「小時候住過的地方」會「彈出一條細細的線」？「細細的線」又何所指？大抵而言評價不高。⁸然若仔細分析作者的寫作背景，反倒能看出此處方是全詩最精妙之處。何以言之？1967年傅林統首任校長職，即接手甫創校的山腳國小。那年他35歲，立志認識全校兩百位的小學生，力求迎面叫得出名字，還逐班巡迴說故事、推行創意教學、提倡童話創作，不僅教師全力相挺，且頗受家長好評。他在〈邁開文學的腳步〉一文寫著，山腳國小的師生彼此情意濃厚，學校是家庭，學區是家鄉。⁹由此窺得，詩中那「一條細細的線」即是「情感暖流」，每當回想初試啼聲的山腳國小，那條細線即彈出，再「悄悄進入我心坎／讓我覺得無限溫暖」。傅氏於文中寫道，離開山腳國小後，同事每年有兩次聚會，詩集中〈山腳頌〉、〈校友會〉、〈見證〉等詩，皆是此主題的書寫，即是最好的寫照。

離開山腳國小後傅氏轉任大華國小、蘆竹國小校長，又調任八德瑞豐國小擔任創校校長，仍延續推動童詩寫作、兒童文學創作，詩集中〈蘆竹〉、〈蛻變的蘆竹〉都可窺見其行走的痕跡。但以八德瑞豐國小為背景的〈更寮腳〉一詩則較特殊，以借今寫古的手法描繪太平洋戰爭爆發時，他曾參與的更寮腳機場勞動一事，「曾經是我目睹戰爭愚昧殘酷的現場／乍聽生死事大」；然如今的瑞豐國小是往時的飛機跑道，「更寮腳，滄海桑田」，詩中多有歷史遷移的感慨！

（三）龜山林住期：安心安住

1994年傅林統調任龜山國小校長，任期2年半後退休。此時的他居住虎頭山下，他稱之為「林住期」。所謂「林住」指的是一種心境，即在無常的諸行中，念念不離心，珍惜一切可行的緣分刻劃自我，乘願而行。¹⁰秉持這一念，退休後的傅林統不僅持續推廣兒童文學的志業，¹¹更應邀撰寫《文化

8 謝文鴻，〈桃園縣兒童文學發展之研究〉宜蘭：佛光人文社會學院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年，頁94。

9 傅林統，《樂在說故事》（桃園：桃園縣文化局，2010年），頁108。

10 傅林統，《樂在說故事》，頁147。在〈林住的日子〉一文中稱此階段為「林住」。源自古印度的說法，將人的一生劃分為四期，即學習期、家往期、林住期與優游期。

11 鄭雯芳，〈傅林統——總有說不完的故事〉，《桃之天天，灼灼其華：桃園作家訪談錄》，頁44。傅林統認為當老師、校長是他的職業，而說故事、寫作則是他的志業。

桃園》「諦視鄉土的詩」專欄，開始走訪桃園十三鄉鎮市，寄情於桃園的悠悠美學。¹²此階段的詩作多呈現與世無爭的心境，如至龜山附近的名山行走而成〈大棟山〉一詩，以蟬聲的求偶喧鬧，對比自己心境悠然如雲，「蟬在喧鬧地鳴唱／他不了解已放下紅塵名利／一心尋覓清淨閒適的你」；「雲悠然的飄浮／……恰似安住了心的你」。作者於此階段果然如詩中所言，如雲一般悠然飄浮，安住在桃園的各個鄉鎮中，完成十三區的詩作。

三、「國門之都」：陳銘礪的人文旅行書寫

以報導文學寫作聞名遐邇的作家陳銘礪（1951.3.2-），於2012年12月遷居桃園。他出生於新竹，1973年北上工作，自1977年隨《中國時報·人間副刊》主編高信疆從事報導文學寫作後，至今仍筆耕不輟。以他獲獎無數，散文、報導文學、旅行文學、小說等多樣著作等身的作家，居住文學活動熱絡的臺北城已40多年，乍然移居「僅擁有行車暫借過的機場大道而已的桃園」，成為「新住民」，確實有諸多的情緒與茫然。¹³但4年過後，他卻為桃園撰寫了一本人文旅行的作品—《國門之都—人文地景紀行之桃園再發現》，且篤定的說：「無論花幾年，還是幾十年，我都要在這裡這樣的活著。」¹⁴這轉變的心路歷程，皆記載於2016年獲桃園市圖書館補助出版的《國門之都—人文地景紀行之桃園再發現》一書中。筆者將於下文探尋作者於書中的情感流動，以及新住民作家視野下的桃園。

（一）後中年的焦慮：遷移也是一種自我療癒

2012年陳銘礪搬遷到桃園定居時已年過六十，後中年的他不似1978年撰寫〈賣血人〉¹⁵的熱血年輕，變動帶來不安。我們可以在首篇〈客居桃園〉讀到作者的情緒起伏，「這件事發生在2012年冬，天氣酷寒，彷彿潛藏著某種難以逆料的不明確，正被即將失去的時光殘影緊緊束縛」，以肅穆淒冷的氛圍揭開序幕，敘述即將搬離臺北舊居的最後一天。雖賣房遷居是作

12 傅林統，《樂在說故事》，頁187-188。〈寄情鄉土耕詩田〉一文，摯友邱傑述及這段因緣。

13 陳銘礪，〈自序〉，《國門之都——人文地景紀行之桃園再發現》（臺北：聯合文學，2016年6月），頁5。

14 陳銘礪，〈自序〉，《國門之都——人文地景紀行之桃園再發現》，頁9。

15 此為陳銘礪從事報導文學的成名作，當時跟隨《中國時報·人間副刊》主編高信疆，致力撰寫。

者與妻子的決定，但倉促成行似逃離現場般，內心是不安的。那麼陳銘礪何以要離開臺北呢？書中是沒有答案的。我們或許能從作者書寫的諸多旅行篇章，隱約看到線索。他寫那羅部落，提到「過去的日子，我厭煩極了城市的煩囂」；¹⁶「我從自然之中，強烈感受到淡泊對長期生活在隱憂空間的都市人，療治心情成霽色新象的好方法」；¹⁷而書寫日本立山黑部，則言道：

千重山萬重水的高山高原景象，讓我留下深刻的絕美印象，一種靜寂，一種澄明的心境，不斷反覆平息我生活在臺北都會帶來的憂傷神情。¹⁸

「厭煩城市的煩囂」、「隱憂空間」是當時陳銘礪正居住臺北城的真實感受，反觀當作者親近那羅部落，或者日本立山黑部的高山高原，那種淡泊、自然，能為他啟動靜寂、澄明的療癒功效。就這方面來說，桃園也具備了如他妻子所言「幽靜、樸實和緩慢」的特質，¹⁹這或許是遷移的原因之一吧！

一開始是不習慣的，作者居住的桃園藝文特區，不論氣候、公共規劃或民風皆與臺北不同，而他就這樣叨叨絮絮活在後中年的回憶中。但一場春雨卻喚醒了他，「忽然飄下斜斜絲絲的細雨來，明晰的雨絲透露淡淡的光芒」；「不經意出現的短暫春雨，穿透我的心清清爽爽」，作者形容自己「就像冬眠已久的黑熊，突然甦醒過來」。²⁰這一醒覺，看山便不是山了。不僅著手成立首璽社區人文學堂，並打開門，啟動書寫桃園人文地景的計畫。

（二）書寫方式：「人文旅行」的桃園書寫

剛遷移來桃園的陳銘礪，仍持續進行自2010年6月便著手的「日本文學の紀行」系列文學旅行創作，至2015年已完成最末一冊《跟著芥川龍之介訪羅生門》。在朋友的建議下，他將創作焦點轉至居住地桃園，但發現材料明顯不足。

何謂「文學旅行」？有別於旅行文學，陳銘礪以為文學旅行的寫作方

16 陳銘礪，《櫻花夢》（臺北：春天，2003年），頁180。

17 陳銘礪，〈花心那羅〉，《自由時報》2004年9月5日，版47。

18 陳銘礪，〈序言：喜歡被美撞擊〉，《雪落無聲》（臺北：布克文化，2007年）。

19 陳銘礪，《國門之都——人文地景紀行之桃園再發現》，頁26。〈客居桃園〉：「他們的母親喜歡上桃園的幽靜、樸實和緩慢。」

20 陳銘礪，〈這麼美的雨這樣下著〉，《國門之都——人文地景紀行之桃園再發現》，頁36。

式，是用報導文學的心態來處理的，也就是除了針對文學作品中所描述的地景實地遊歷走訪外，尚須蒐集大量資料，再巧妙揉合行旅感觸與文史素材，是「資料陳述」與「抒懷言志」恰如其分的融合。²¹然經他考察，以桃園為背景的文學素材是不夠的，因此最後決定放棄文學旅行，將主題擴大為「人文」—含括「哲學、文學、藝術、歷史、語言和自然的情感傳輸」。²²職是之故，筆者特別以「人文旅行」來界定本書的寫作方式，以別於陳銘礪的文學旅行創作（例如日本文學旅行的作品），當然，更不同於一般泛言的「旅遊文學」作品了。

（三）隱藏脈絡：對於文學桃園的期待

作者於本書第二篇〈這麼美的雨這樣下著〉寫著：「從新竹人、尖石人、台北人，成為桃園人，我的肌膚已染上桃園的晚霞，一片片黃澄澄的顏色了。」隱喻晚年將會安住桃園，不再游移焦慮。確實，作者行文內容完全不與他之前居住的臺北城相比較，反而對於住民炫耀地說藝文特區是桃園的信義區時，他「很桃園的」以為：為什麼要用臺北的信義區來形容自己的地方呢？應該打造屬於桃園的新地標才是。²³不過如果仔細閱讀，除了桃園人文地景的撰寫外，將清楚看到作者仍保有他一貫的抒情底蘊—日本文學旅行的對照。

目錄可以看到作者的動線：從他熟悉的中正藝文特區出發，往南崁溪一路到虎頭山，東達大溪、復興，西至觀音、新屋海岸線。陳銘礪很盡責地運用柔和筆調書寫桃園的人文資料：例如〈虎頭山有座桃園神社〉、〈到大溪遠足彼日〉寫神社歷史的變遷以及地方建築的風格；而〈水草岸遛小孩〉、〈最美不過青塘園〉、〈千埤萬塘水琉璃〉等篇章，則撰寫桃園最具地方特色的人文地景—埤塘。但我們也同時看到作者串連其中的對比寫照：寫桃園神社的興革，從落成的昭和13年（1938），到國民黨政府遷臺後改為「忠烈祠」，至1985年差點夷為平地改建成中國宮殿式建築。這些看似荒謬的歷史在作者娓娓道來後，筆鋒一轉，接著描述日本作家夏目漱石驅身至鎌倉歸源院參禪，卻遲遲無法參透「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為何？」一事，於是將它

21 趙弘毅，〈踏訪文學的多重風景——專訪陳銘礪〉，《文訊》，305期（2011年3月），頁37。

22 陳銘礪，〈自序〉，《國門之都——人文地景紀行之桃園再發現》，頁11。

23 陳銘礪，〈藝文特區看戲〉，《國門之都——人文地景紀行之桃園再發現》，頁70。

納入長篇小說《門》的素材。小說主角宗助最後當然無法了悟，文章最終，陳銘礪隨著夏目漱石與宗助的疑惑下，寫道：「我雖然來到桃園神社參訪，確乎也是個對桃園文化與桃園歷史不了解的門外漢了。」這看似沒有結尾的寫法，卻隱藏作者參禪式的提問：桃園的人文特色是什麼？

陳銘礪其實布局了答案。從〈水草岸遛小孩〉的含蓄，到〈南崁溪畔文學步道〉的明顯建議，至〈文學教會我們的世事〉的激烈表態。〈水草岸遛小孩〉是作者遊「八德埤塘」時的作品，埤塘的自然風光，讓他想起日本的著名詩人土井晚翠，以白鳥湖附近的「鶴ヶ城」為背景，創作〈荒城之月〉的四段歌詞，道出舊城及武士世事榮枯的惆悵。這閱讀經驗在作者遊日本白鳥湖時，盡覽景色之際以〈荒城之月〉的詩句調味，可謂地景與文學融合為一。

但八德埤塘呢？經作者考察，有兒童文學作家謝鴻文撰寫《埤塘故鄉》一書，裡面寫著：「飛機漸漸接近台灣上空，即將降落時，駿明從空中俯瞰。他看見了桃園臺地埤塘密布的景象，水面上波光耀眼，如天使灑下的鑽石。」這段敘述，可看到陳銘礪含蓄表露著：這是桃園的文學地景。

因此，在〈南崁溪畔文學步道〉一文，作者對於桃園市政府願意於南崁溪畔成立文學步道，當然相當肯定；然步道上標示的作家眾多，如為大家所熟知對臺灣文學發展卓有貢獻的賴和、楊逵等，但唯獨缺乏出生成長或落籍居住桃園的作家，如古蒙仁、徐國揚、張大春、鄭清文等。最末則明白建議：若要擴增，期許納入與桃園有深厚關係的作家作品。

但本書行文至末幾篇，在〈文學教會我們的世事〉一文，作者的激烈表態已躍然於紙上。這是一篇鞭笞臺灣政府或民間，無視文學、文學家與文學地景存在之必要性的發難文，尤其以鍾肇政為主要訴求（鍾氏是影響他走向日本文學地景紀行寫作的重要作家之一）—桃園市政府積極進行的「鍾肇政文學生活園區」，實際上是虛有其名。作者對照日本政府的處理方式，以夏目漱石用松山中學為小說背景而成的《坊っちゃん》（少爺）為例，松山市區處處可見《坊っちゃん》的文學地景，反觀以《魯冰花》小說著名的鍾肇政，卻連「鍾肇政文學生活園區」都找不到《魯冰花》文學地景的影子。

這些是新住民作家對桃園的期許，一個真正將文學種植在土地上的期待。

四、接棒「龍潭佳安」：大學生社會實踐的報導文學作品

2018年中央大學團隊完成一本有關龍潭佳安里的報導文學作品——《龍潭佳安——十個關於這片土地的故事》，由中文系學生潘丁菡執筆，余蔚姍、邱宇弘和樂亞妮等共同採編，桃園市龍潭區公所支持出版。最初的構想來自佳安里的里長羅濟巧，他說因受陳板「大家來寫村史」的精神所感召，一直想出版一本可讀性高的地方志書。²⁴因緣際會遇到中央大學賴振民老師，於是在idea NCU社團募集到這次的執行團隊。²⁵

執筆潘丁菡就讀高中時，曾多次獲得文學獎，如聯合報作文盃、臺南文學獎等；後至中央大學就讀，又拿取桃城文學獎。可貴的是年輕學子如她，能將善於執筆的能力落實在社會實踐上，加入計畫團隊一起完成地方故事書寫。本文將分析書中的寫作脈絡，並探索年輕學子如何觀看龍潭佳安里的歷史故事。

（一）文學的筆，新聞的眼

如果陳銘礪於1970年代致力於報導文學的寫作精神要交棒，那麼編採撰寫這本書的大學生絕對是最佳人選。「憑著滿腔熱血和一股好奇心，從去年寒假開始，進駐了終日染霧的龍潭佳安里兩個星期」，²⁶潘丁菡回憶著。一開始雖是熱血好奇促成動機，但當面對耆老進行採訪，急迫的學習和成長逐漸形成一報導文學誠如高信疆所言，必須「以文學的筆，新聞的眼，來從事人生採訪以及現實生活真實報導的生動寫作方式」，²⁷而佳安里這些真實的故事串成臺灣歷史的一部分，確實撼動著涉世未深的學子。他們不禁感嘆：「在歷史的面前，我們永遠只是太短淺的孩子。」²⁸

龍潭佳安里具有豐富多樣的族群文化與遷移故事，採編者所面對的是歷經日據至戰後的耆老，他們目睹佳安里在產業、文化或建設等多方面的變

24 中央大學秘書室，〈在地的人文關懷·龍潭佳安里的十個故事出版〉，<https://www.ncu.edu.tw/campus/article/2222>，2020年8月30日。

25 賴振民，〈後記二〉，《龍潭佳安——十個關於這片土地的故事》，潘丁菡撰稿，（桃園：桃市龍潭區公所，2018年），頁218-219。

26 中央大學秘書室，〈在地的人文關懷·龍潭佳安里的十個故事出版〉，<https://www.ncu.edu.tw/campus/article/2222>，2020年8月30日。

27 張俐璇，〈「人間」副刊〉，<http://nrch.culture.tw/twpedia.aspx?id=2294>，2020年8月30日。

28 潘丁菡，〈後記一〉，《龍潭佳安——十個關於這片土地的故事》，頁216。

遷。執筆者潘丁茵也自覺寫作方式與平时的創作不太相同，必須以事實與證據為憑藉，²⁹不能虛構杜撰，任由想像力發揮。翻開首篇〈神豬藝術家—蘇隆山的故事〉，讀者看到作者謹慎如老鷹般新聞的眼：從牆上的匾額和得獎相片，到客廳的沙發、椅子張數，以及監視器和大空調機，潘丁茵用視覺的客觀物件，依次帶出全臺第一戶破千斤神豬的飼養者之成就與用心：沙發、椅子是用來隨時恭候國內外研究神豬的學者、學生們來採訪的，而大空調機則是「之前給豬吹的」。

讓人驚豔的是，由引人好奇的神豬飼養法開場後，第二篇〈醫於鄉野間—鍾敏雄的故事〉除了延續神豬飼養的照顧，也漸次帶出佳安里較為沉重的議題—中科院核能研究所的安全疑慮，而答案又緊扣著下一篇，透過陳文龍的口述來評價。「在撰寫過程中，我很擔心自己會偏向某一立場……，因此，我盡力將生活於同一地方的人們如實寫出，包括他們對於家鄉想法的矛盾與衝突。」這是潘丁茵的寫作方式，沒有太多抒情筆調或者自己的價值判斷，大多以受訪者的對話呈現，讓讀者解讀背後的含義。

陳文龍還記得，簽條約前，有個「老美」抬眼看了看他。

「你結婚了嗎？」

「結，結婚了。」

「有小孩了嗎？」

「有了。」

老美沈默地點點頭，這才讓他簽約。臺灣的老闆大多沒有這種意識。至於那些回答還沒結婚、還沒有小孩的人，都被分配到外圍去，沒有現場工作。

但，在中科院上班，當時的確是件值得令人抬頭挺胸的事。

〈夢醒了，人呢——陳文龍的故事〉

簡短的對話，沒有評價，以結婚、有無小孩讓讀者判斷入中科院工作的危險性。但諷刺的是在受訪者看來，1970年代中科院的職務竟是件令人驕傲的事。這些矛盾與衝突，不言而喻。

29 潘丁茵，〈後記一〉，《龍潭佳安——十個關於這片土地的故事》，頁216。

然報導文學除了挖掘真相外，終究必須表達作者的理念，尤其採編團隊是年輕的大學生，與受訪者表述的過往相差了近半世紀，二者在時空的變遷下，必定產生不同的價值表述。這個部分作者或偶爾淡淡的在行文之中呈現，冷靜而隱喻。以神豬飼養為例，文末客觀考察行業沒落的因素，是宗教觀念的轉變、動保團體的抗議，「蘇家倒是直接省去了第二大項。……然而，他們終究無法掌控第一項因素的潮流。……蘇隆山提到這些時，他的眼神和那些失落的民俗技藝傳人的眼神，一模一樣。」是的，我們看到作者用文學的筆，將受訪者對於養豬行業退潮的失落，以眼神來傳遞。那麼這群年青學子如何看待這個議題呢？

我們直到之後參觀神豬大賽，那些被裝扮華麗的作品，當時那兩排沈睡的孩子們的影像仍在我們眼前重疊。」

〈神豬藝術家—蘇隆山的故事〉

依舊是淡淡的隱喻。採編團隊為了詳實撰寫神豬飼養的樣貌，曾參觀蘇家的豬舍，以「毛茸茸的琉璃珠」來形容神豬，顯現其可愛又神聖的樣貌。然在參觀完神豬大賽後，簡短一兩行的文字，已表露21世紀尚未進入職場的年輕人，對神豬信仰價值的變遷。

除了神豬、中科院的議題，採編團隊還經由里長羅濟巧、村民羅濟造的口述，探討佳安里的茶歷史與茶文化，當然也連帶述及日據時期到國民政府來臺後佳安里的變化。石門水庫是佳安里的大地標，我們讀〈水終將繞著田—徐慶宏的故事〉、〈望著水庫的眼—簡正湖的故事〉，皆可一探當地居民與水庫共同編織的二三事。

（二）未完待續：在龍潭佳安之後

《龍潭佳安——十個關於這片土地的故事》在執筆完成付梓成冊之後，看似已結束的社會實踐課程，實際上才開始出發。這群積極充滿行動力的大學生，在訪談的過程中輾轉獲取「更生母親」的題材。團隊於2018年將其撰寫為採訪企劃書，申請「台積電青年築夢計畫」的補助，不僅順利通過且完成結案出書，此即2019年8月出版的《監獄裡的母親》。³⁰從龍潭佳安的採訪看見桃園，又從採訪的過程中看見臺灣邊緣的故事，這正是青年學生實

30 潘丁菡，《監獄裡的母親們》（臺中：白象文化，2019年）。

踐社會關懷、展現行動能力的最佳證明。

五、結語

這三本著作分別用不同的形式書寫桃園，作者的年齡迥異，桃園經驗也不相同。傅林統以新詩形式為工具，用生命的印記當材料書寫桃園。他生於此，成於此，林住於此，最後也逝於此，2020年1月18日病逝於桃園家中。我們閱讀老校長的詩集，不僅跟著深度漫遊桃園的十三個行政區，也目睹歷經日據、戰後至二十一世紀的老校長在歷史變遷中的感嘆。學者吳潛誠描述地誌詩的功效，言道：「地誌詩篇具體的描寫地方景觀，它幫助我們認識、愛護、標榜、建構一個地方的特殊風土景觀及其歷史，產生地域情感和認同，增進社區以至於族群的共同意識。」³¹就此而言，《定睛凝望…歌我桃園》共106首的地誌詩，實能喚起桃園人對於在地的情感和認同，更能增進社區及族群的共同意識。這在桃園文學的發展中，有重要的揭示作用。

傅林統雖已病逝，但他的桃園書寫顯然不因此而戛然。新住民陳銘礪除了完成桃園人文地景紀行外，更用行動落實，將文學種植在土地上。舉凡有關桃園的人文活動，大都可以看到他積極參與的背影；又持續創作專屬桃園的報導文學作品，如2017年專訪大溪木藝師游禮海（《木藝師游禮海》），³²以及2018年出版的《大漢溪紀行》。³³像他這樣由外地移入桃園的作家，不僅能豐富在地的文學樣貌，而他人文旅行的書寫方式，則能為桃園文學注入新生命。

另外，潘丁茵等青年學子的編採報導，以龍潭佳安里為敘述對象，細緻的描繪桃園特有的歷史文化，尤其神豬飼養的產業變遷、中科院核能研究所的建設等，深具地方特色。大學生的社會實踐計畫雖已完成，但文學的旅程正出發，持續用他們年輕的筆書寫桃園。這三本看似無關的著作，卻在無形之中，生滅相續，持續豐富桃園文學的發展，聚成一個桃園書寫的圓。

31 吳潛誠，〈閱讀花蓮：地誌書寫——楊牧與陳黎〉，收錄於王威智編著，《在想像與現實間走索：陳黎作品評論集》（臺北：書林，1999年12月），頁196-197。

32 陳銘礪，《木藝師游禮海》（臺北：城邦，2017年）。

33 陳銘礪，《大漢溪紀行》（臺北：城邦，2018年）。



在大自然裡尋回初心—— 圖文作家邱傑訪談錄

訪談人：戴靜宜*

訪談日期：2020年8月19日

記錄整理、攝影：戴靜宜

是作家也是畫家，邱傑藉由細微而敏銳的觀察和天馬行空的聯想力，創作出童話、小說、漫畫、少年科幻等作品，各種媒材信手捻來，提筆作畫淋漓痛快。他的作品具有接近本質的純樸，又保有無限童心，創作出一篇篇由童話與想像所架構出的生動故事。

隱身於清幽的桃園新屋鄉間，住在親手砌築座落於自然生態中的「白石莊」，這是他的桃花源。自在無拘地揮灑創作，作品中展現出他個人獨有的「視界」，直率又真情。



圖2：「屋內有看不完的書，屋外有看不完的樹。」是邱傑居住的夢想，都在有大片窗戶的白石莊實現了。

* 沈氏藝術印刷公司特約記者

一、泛黃漫畫的啟蒙悸動

提起和「圖畫書」的結緣，要回到自己的童年時期。有天母親不知道去哪裡撿來幾頁泛黃的日文漫畫，我看到時整個眼睛發亮，因為紙上的小羊和烏龜居然可以對話，而因為每格畫的動作不一樣，就能發展成有趣的故事。稍懂日文的母親一格格講解，我聽得是萬分入迷。還記得那是屬於5歲的記憶，幾格漫畫為當時年幼的我，帶來無法想像的衝擊。



圖3：邱傑自小即展現藝術天份，至今創作不輟。圖為其精彩畫作。
(邱傑提供)

進入小學後，開始自己胡亂塗鴉。猶記得小學二年級的一位姚老師，會拿著我的畫到處展現：「你看這孩子畫得真好啊，以後絕對可以當畫家。」小學五年級時，教作文的孫老師，總在課堂上拿起我的文章朗誦，他曾說：「這是朱自清的筆法呀！」當時完全沒讀過任何課外讀物的我，哪裡知道朱自清是何方人士，只意外自己的亂畫亂寫居然能屢屢獲得老師的讚賞，更一點一滴累積了創作的自信與興趣。

當時會有同學買漫畫帶至班上，大家就擠在一起搶著輪流看。而最受歡迎的非《諸葛四郎》莫屬了，可說是我們這一代童年回憶之一。不但看，我更學著畫，新的續集還未出版，我就將故事依自己想像的往下編，不管是大戰魔鬼黨，還是大門雙假面，我讓「諸葛四郎」和「真平」聯手跟惡賊打得天昏地暗、日月無光。同學是最忠實的讀者，搶著看我的新作，我也因此而畫得更加起勁，美好的圖文創作也就這樣進入我的生命中。

二、18甲地的兒時回憶與願望

我在1948年出生於桃園大園，家裡有三兄弟及長姊，由於從小就沒父親，除了由母親將我們拉拔長大，祖父更是我們成長過程中的重要支柱。因此我14歲時投稿刊物發表的第一篇散文，題目就是〈我的祖父〉，為了感念祖父辛勞，更因為祖父一直是最敬佩的榜樣。

祖父最初是在當地地主家當長工，什麼苦差事都要做，卻只能在過年時拿到幾袋米或地瓜，這些就是一年的酬勞了。之後當佃農幫地主種田，再成為得以擁

有一塊土地耕種的自耕農。原本經濟尚可支撐，但祖父誤信大園地主的說辭，傾盡所有積蓄外加借貸，在軍機場附近陸續購買18甲地。猶記得當時很大一片是甘蔗田，大人怕小孩在偌大甘蔗林中迷路不准我們進入，但調皮的我們還是常溜進去偷吃甘蔗，一幕幕都是難忘的兒時記憶。無奈的是，後來因為機場擴建，土地幾乎全被徵收，只能被迫搬離至街上租屋，祖父就改賣豬肉賣雜貨，這樣養活一大家子，那時我只有小學一年級。當時我們三兄弟的願望是：「總有一天，要將祖父的18甲地買回來！」

那願望沒有實現，畢竟現在要在臺灣買下18甲地實在太難，然而多年前因緣際會下，我得以在加拿大買了5甲地，也算是對當時自己的豪語有了一些交待。當時售屋廣告描述的屋況是「沒有鄰居的房子」，三面森林一面臨河的環境極其幽靜，天天驚喜與各種動物相伴為友，欣賞牠們是生活中最大的樂趣，也成了我日後童話作品源源不絕的創作素材，更催生了許多作品如《鴻雁左雄》等我個人極喜愛的童書作品，那些場景是在臺灣完全無法體驗的，神奇的大自然豐厚了我的創作靈感來源。

三、帶著一支筆，勇闖天下

有句話說：「即使跌倒了，也要順手抓一把泥巴。」意思是不要白白摔跤，要轉化為正向的資源。初中時因為沒錢搭客運，常常被迫走路上學，需要沿著機場跑道走長長一圈，但也因為這樣，我有幸能近距離看到U-2高空偵察機，看到飛機起飛時以45度角像箭一樣射出去，覺得又酷又帥。因為太喜歡，我讓它成為主角出現在我無數的作品中，包括科幻小說、報導文學等，而那些文章也讓我獲獎無數。

17歲時因為家境困窘，無法繼續求學，我便帶著一隻筆到臺北打天下，也從這時候開始，自己的作品慢慢被看見，也意外敲開了兒童文學的創作之路，更有了出書的機緣。兒童文學創作的視角，不同於成人文學，面對真實人生中的不完美，我選擇用單純的心，轉化成動人、有趣的情節，讓孩子能在成長過程中得到心靈的美好力量。在我的兒童文學作品中，其中科幻故事的創作還曾被一位臺南大學碩士生作為論文題目研究。其實我寫的故事即使是科幻小說，也不強調科學理論，主要呈現的還是對人、對萬物的關懷。期望能讓年輕讀者透過內容開闊眼界、更關心環境也瞭解更寬廣的世界。

對我來說，不管是童書、繪本、散文、還是小說，這些形式只是呈現創作的

一個工具或載體，重點是能以真心抒發最誠摯的情感，讓心中的感動得以記錄下來。而這些油然而生的感動，往往源自深刻體察周遭的人事物，許多倏忽即逝的事件透過細微觀察與感受，會變得饒富趣味而意義非凡。

四、記者生涯的生命淬煉

我的記者生涯，包括擔任特派員、主編共持續了25年，記者出身，對我來說，是幸也是不幸。

幸，是讓我的閱歷很豐富，各式各樣的現場經驗，讓我創作時信手捻來都是題材。例如採訪媽祖進香隊伍，近距離跟著一位腳受傷的老太太，感受到她即使行動如此困難都要完成遶境的虔誠。更透過各種採訪，累積了無數的老照片，張張都是精彩的老故事。

但不幸的，也是因為當了記者。一般人一輩子看不到的災難事件，記者一個星期要看好幾次，重大車禍或命案現場，別人避之唯恐不及，但記者要衝到第一線，不帶個人情緒的猛按快門獲取最驚人或血腥的畫面。為了採訪變得冷靜冷血，不得不如此，但這完全違背我的本性。

印象很深刻的是，很多年前突然被派去採訪海山煤礦大爆炸現場，分派的任務是採訪罹難者家屬。當時看到一輛輛的推車推上來，每台推車上都是屍體，幾



圖4：邱傑最新出版的科幻故事集《劫鏢》。（邱傑提供）



圖5：創作跨多項領域，出版小說、散文、童話、繪本、少年科幻小說等各類作品，迄今出版已達101本著作。



圖6：擔任記者的經驗，是邱傑創作的養分，更累積無數史料，未來計畫將過去無法取得照片的場景畫面畫出來。

乎全身布滿灰塵，加上爆炸造成的肢體殘缺，面目全非根本無法辨識身份。家屬哭天搶地，雖然感到極度不忍但基於職責還是必須拿起相機站到他們面前，只是那次我的快門怎麼也按不下去，更完全開不了口，甚至还跟著眼眶紅了起來。

那是一次徹底失敗的採訪。但是我著實無法忽略自己的血是有溫度的深切感受，採訪時必要的冷血與人性掙扎，讓我時常感到痛苦，因此後來決定在50歲那年提前退休，回歸我的初心，成為有感知、能感受的作家。當然擔任記者的經驗，不可否認的，絕對是我創作的重要養分，我讓這些養分形成文字、視覺藝術，更計畫將30年前跑的新聞，一些無法取得照片的場景畫出來，把那些人世間的悲歡離合，用我的彩筆有溫度地詮釋出來。

五、迷上小石頭裡的大世界

迷上了畫石頭，已有多年。我常說：「每個人的一生，都要結交一個石頭朋友。因為朋友會離開，多年後往往只有石頭朋友默默待在身邊。」

會愛上畫石頭，來自一個故事。多年前我應邀至中國湖南長沙參加「第一屆世界華文兒童文學筆會」，與會的一位前輩畫家田原先生不僅畫功了得，在石頭

上作畫更是絕活。他邊走邊撿、邊撿邊畫、邊畫邊送，我一路看也一路讚嘆，因為過去我一向惜墨如金，不願意將作品隨意送人，擔心隨便送會被人家隨便丟。田原老師的那種自在與氣度，讓我既震撼又佩服。

回來後，我開始用我的筆法來詮釋石頭繪畫，而桃園海岸線石頭很多，更是能撿得痛快，當成很好的畫布。為了畫石頭而撿石頭，尋尋撿撿，常有令人驚奇的發現，有時撿到一個美麗的大眼睛，有時是大腳丫，有時連唇印也能撿到，我為這唇印再添幾筆，畫上眼睛和鼻子，就成了一幅美麗的容顏。

看似不起眼的石頭，經過一撇一勾勒，也能成為撼動人心的精巧藝術，這藝術往往還蘊含著許多傳說、歷史或感動。而每一顆石頭更都具有不同線條，這些都是歷經種種機緣與時間才蛻變而成的，所以每顆石頭都是如此獨特，值得給它獨一無二的故事。



圖7：看似不起眼的石頭，經過一撇一勾勒，也能成為精巧藝術。

六、故鄉是一生的命定之所

熱愛自然、渴望隨心所欲的生活，我在早期移民至加拿大，居住於被湖泊樹林圍繞的悠然環境，但是因為母親不適應移民生活而一起遷回臺灣。回歸本根的自已，便在桃園新屋建立一個複製加拿大環境的生活場域，我以三、四年的時間去規劃設計，打造出充滿自然風情的「白石莊」。屋後有片300坪大的原始樹林完整保留下來，跳躍的小動物、蟲鳴和著鳥叫，誰也不必遭誰豢養，自來自去。這個桃園的家，充滿林野之美與生趣，隨著四季遞嬗，賞盡自然不同的風采，更能在特定季節驚喜地迎接漫天飛舞的小小螢火蟲。

「屋內有看不完的書，屋外有看不完的樹。」是我居住的梦想，在有大片窗戶的白石莊實現了，還加碼在夜間有螢火蟲的小小燈籠陪伴。螢火蟲之於我們這代的臺灣人，是具有特殊情懷的。早年螢火蟲處處，是農鄉常見的風景，更是那個年代孩童的共有記憶，卻在所謂臺灣經濟起飛的日子中，牠們悄悄消失無蹤。所幸後來環保意識抬頭，這也是我在白石莊看見螢火蟲而歡欣不已的原因，因為我撿到的，不只是兒時回憶，更是尋回了永續環境的憧憬。

生於斯，長於斯。桃園是我的故鄉，這塊土地讓我成長，更是我這一生的命定之所，就像母親和孩子的親情臍帶，是無從割捨的。只是看到大園部分被污染後的生態問題，小時候的防風林早已蕩然無存，甚覺痛心，自然生態更成了我創作時關注的議題。

在藝文上，桃園原來就是個人文薈萃、文風鼎盛的地區，孕育了許多藝術、文學、創作的人才，更是兒童文學的重鎮。因此在我意外接下桃園文學協會創會理事長任務時，即決心要扎下並深化桃園兒童文學的根基與底蘊，在兩年任期內，我們舉辦了各式各樣的活動，讀書會、各種分享與發表。邀集會員出版了數十本兒童文學叢書，以及不計其數的口袋童書，也推動讓會員能有一個穩定的發表平台，期望讓桃園兒童文學能得以交流並傳承。

七、不懈地創作，無法推託的命運

多年來我幾乎無日不在創作，不同的媒介、不同的題材，或寫或畫，或長稿或短文，或以簽字筆三分鐘寫一幀速寫或無暝無日畫上幾天幾夜才完成的油畫，最近更在3天的工作天完成了一本37頁的繪本《魔瘋仔與老大公》。只是因為一年前中風過，家人擔憂我的健康不願意我太過操勞，所以現在我常需要偷偷創作。



圖8：白石莊有著林野自然生態，門前的小湖，還能駕著小筏悠遊其間。

對於創作，我現在是「有話要說，不得不寫不畫」。多數資深作家到這個年紀，不是封筆就是產量銳減，在我病癒後，不但立下更大的創作計畫，更加積極去寫去畫，因為有太多事要做，而許多事更是非我不可。例如我過去採訪過程中拍的無數桃園老照片，每一張都是桃園的精彩故事，我不寫不說，這些畫面根本無人能看懂，老故事就中斷了；又例如臺灣從年頭到年尾有許多傳統節日，這些典故幾乎就要失傳。我焦急的是，不好好寫下來，這些精彩故事要怎麼留下來。所以我能不寫不做嗎？常認為，人有人的命運，作品有作品的命運，這麼多事需要我一件一件持續去完成，雖不能說是責任，但這就是我的命運，無法推託。

在外表開始衰老的年齡，創作使我的生命重新年輕。作品還沒完成，就還要不斷和歲月堅持下去。

關於邱傑

邱傑，本名邱晞傑，1948年出生於桃園大園。是作家也是畫家，曾任聯合報記者及桃園時報總編輯等職。創作跨多項領域，出版小說集、散文集、人物傳記及各類兒童文學作品，迄今累積出版已達101本著作，也在海內外舉辦各類型藝術作品個展49次。提前退休後先後出任桃園文化基金會執行長、桃園市兒童文學協會創會理事長、文化部文化資產局顧問等。

作品迭獲金鼎獎等數十項獎項，但他不戀棧這些名號，只嚮往自然田園生活，對桃園這塊孕育他成長土地的關懷，更是顯露在他的藝文創作與生活裡。近年鄉居新屋鄉間的「白石莊」，專事藝術創作、演講、墾耕，日子愜意而自在。

重要著作：

《小狐狸分烤雞》、《三個歌唱家》、《小壁虎歷險記》、《鴻雁左雄》、《沒關係先生》、《今天不下雪》、《風雨之夜》、《少年耀宗的故事》、《北京七小時》、《八萬島之旅》、《世紀大探險》、《智慧鳥》、《地球人與魚》、《千年夢》、《四一四專案》、《月光之吻》、《真愛束縛》、《穿枝破葉一粒星》、《謙虛的大和尚》、《台灣黑白切》、《話說台灣鳥》、《老虎和老鼠的故事》、《客家諺語》、《彩繪石頭新世界》、《頑石的異想世界》、《起飛的故事》、《西海桃花源》、《水月流雲三四十》、《麒麟之都：麒麟大觀特輯》、《永安夕照》、《石滬爺爺說故事》、《魔瘋仔與老大公》、《劫鏢：科幻故事集》…等。



以詩與設計刻鑿浮生—— 詩人許水富訪談錄

訪談人：戴靜宜*

訪談日期：2020年8月13日

記錄整理、攝影：戴靜宜

許水富不僅是詩人，也是畫家、書法家，還曾任高中美術設計教師。他是個奇特的藝術家，他的奇特，不只是他口中的「作怪」，而是扎扎實實的優異與獨創。

他的作品以無限昇越的高度、深度及廣度，把人世間深藏的「美」、「真情」甚至「荒謬」喚醒。從文學到藝術，深刻地刻鑿屬於許水富的獨特人生。



圖2：許水富是「奇特」的藝術家，他的奇特是扎扎實實的優異與獨創。

* 沈氏藝術印刷公司特約記者

一、埋在防空洞裡的鄉愁

晨間，拿本書，悠閒地坐在桃園自家庭院的露天陽傘座下，隨手泡杯香醇咖啡，配著亮晃晃的日光。這看似平凡的日常生活，只有自己知道，是多麼地得來不易。走過戰爭與動盪的歲月，在困頓時代裡打滾過的人，太清楚苦難的滋味。



圖3：桃園自家庭院磚牆上的作品，襯著綠葉扶疏映影，頗具清新韻味。

在我這一輩，許多人的記憶裡，都住著一個遙遠卻又清晰的故鄉。我的故鄉在金門，那個烽火連天的年代，恐懼與不安在心底留下各種暗影，揮之不去。金門的童年生活，記憶中，一是「窮困」、二是「戰亂」、三是「逃難」，當時的環境是現在一般人無法想像的。種不出什麼糧食的貧脊土地，再加上戰爭的摧殘，大部分人窮到連內褲都沒得穿。這些苦難加諸在我們這一代人的身上，生活像一部寫壞了的小說，成了日復一日的錘鍊，但也只能一直跑，一直往前進。所以現在的我們能來到這階段，真的打從心底覺得不容易，也讓人萬分感恩。

記憶最深刻的，可能是最苦的，也可能是心底最深的牽絆。

我在念國中後就隻身來到臺灣，最牽掛不捨的就是母親。我從小跟母親親近，永遠記得她那件掛在門庭簷下的藏青色大衣，灰塵累累但有著熟悉的娘親氣味；也記得她在冬寒夜晚伴著微弱燈光，細細綴補著兒女的破棉襖；還想起那年離家的夜晚，母親特別為我盛滿的熱騰騰番薯湯；更深刻的影像是每次要離開金門回到臺灣時，佇立在遠方的她儘管濃縮成了小黑點，但我知道，她揮動道別的手依然不肯放下，臉上的笑容含著不捨與擔憂。

母親沒有讀書，卻有著無比的智慧。她努力做好分內的每一件事，散發堅強的韌性與圓融。她的身教和關懷，一直像一張護身符，在我的困頓人生裡是最大的扶持。98歲離世已是高壽，但她的離去仍讓我的人生孤寂無靠。我用心地想、用力地寫，仍然找不回那令人依戀的親情臍帶，如今只能把相片放在錢包裡當護身符，供奉至永恆。也因為這樣，14歲離家，到現在將近70歲的我，疏離失根的感覺，成為今生情感無法抹滅的部份。

戰爭腐朽，剩下荒唐圖騰，例如那些帶著血痕的防空洞。上天給我一個烽火戰亂的原鄉，可能是恆久的傷痕，但是在那塊土地的上方，卻有著星光燦爛的天

空。於是我明白了，不論面貌如何變換，那裡始終充滿了一個又一個深刻的成長記憶，一輩子也遺忘不了。只是近幾年，不再回去了。不是不想，是不敢，故里成了難以碰觸的創傷。沒有母親的地方，就沒有故鄉，滿滿鄉愁，也只能被深埋在邊陲島嶼的煙硝防空洞裡。

二、從詩玩到設計，「形」與「意」的結合

學畫是無師自通，自小即喜愛拿起筆紙亂畫一通，文學的啟蒙則是在國中時，因為讀了唐詩三百首，詩中的意象讓我甚覺美好，也就開始試著寫下許多文詞。當時是青春期的，寫了許多青澀但自認文情並茂的紙條給暗戀對象，也在當時發現，寫的內容似乎能感動到人，原來文字是具有力量的。

書法則是從小學三年級就開始練，從一開始打基礎的工整，到後來偏向行書，用筆畫將心情刻畫出來。一直到現在嘗試將書法的「形」與「意」結合起來，人生的歷練與喟嘆在筆尖盡顯。

寫作對我來說，就是「無為」，不是為什麼而寫，僅是寫出當下最深刻的感觸。詩作其實是一種自我的完全坦承，期待或許有人藉由凝視自己的詩，瞭解心中曾經的那份悸動。除了寫詩，還有繪畫、書法、設計等這些藝術創作，在我看來，其實是同一件事。藝文沒有帶來財富，但帶來的是療癒與滿足，轉化成扶持的力量。

就創作來說，我應該可算是產量高的，目前已有16本詩集創作，近年來更幾乎是一年一本的出版，因為注重視覺藝術與整體的美感，對於詩集的編排，我堅持自己的設計理念，包括封面都是由自己手工設計。之所以能保有創意能量，是從生活中累積的，例如常一邊炒菜一邊寫詩，臨時想到精彩句子會將鍋鏟丟開，隨即記錄下來，對文字到如此著迷的程度。而我的書桌是移動的，許多咖啡館都是我的寫作檯。對我來說，詩從來就離不開生活，更離不開內心的變化，只是忠實將心象及意象用詩說出、以筆繪出，探出自我的那道幽光。



圖4：學畫是無師自通，興趣來自於從小就喜愛拿著筆紙塗鴉。



圖5、圖6：許水富的書法作品，結合「形」與「意」，蒼勁富神韻。

三、破除框架的叛逆老師

來到臺灣後，除了讀書，我做過很多工作，爲了養活自己。而這些經歷也都成了後來創作的養分來源。

我曾經在臺視做過舞台設計，印象很深刻當時的節目主持人還是白佳莉，現場其實算辛苦，常常要工作到半夜，但是當時年輕並不覺得累，反而感到新鮮有趣；也到《雄獅美術》做過編輯採訪，第一個訪談的對象，即是當時已經頗負盛名的作家席慕蓉；還做過廣告公司的平面設計，加班熬夜幾乎成了常態。這些磨練至今回想起來都是美好的，各種經歷讓我的人生得以豐富累積。直到後來落腳桃園，並成爲高中的廣告設計科教師。

人生的隱晦與絕妙處，就在於它難以預料的波折發展。我在少年時期是讓老師們相當頭痛的叛逆學生，卻在因緣際會下成了執教鞭的老師，當然，我仍然是學術框架外的叛逆老師，血液裡的基因是改不了的。

教設計，絕對不能死板，我不照章法的叛逆在教學上倒是發揮了作用。因爲「技巧」好教好學，但我要傳授學生的是「創意」，這才是他們一輩子受用的東西。例如爲了讓學生瞭解各種媒材都是藝術可呈現的方式，我要男學生將上衣脫掉，仿效岳飛背上刺字的概念，讓另一組學生拿起筆沾上墨汁在背上恣意作畫寫書法；也會隨手拿起掃地用的掃把在黑板上揮灑作畫。目的是要告訴他們，千萬不要被框架限制了可貴的想像與創意。

教學，在過去是我的工作、我的生活，大半時間我都在與孩子應對。但其實「教師」這個身份對於我，就是吃飯的工具，傳統要求師者傳道、授業、解惑的

崇高理想，現在老師要能做到實屬不易，我更是框架外的人。但我在教學上非常嚴格，有些學生在走廊看到我像看到鬼似的逃跑，而我在設計上的獨特教法，在當時的確是前衛富創意，許多孩子出社會工作後，才明瞭我當初嚴格要求的用心良苦。這是我的自傲，也是我在傳承藝術的種子時應盡的責任。

四、以「黑」創作，紀念曾經的滄桑

文學與藝術是要不斷的充實，才能有靈魂。對於寫作與藝術創作，閱讀很必要，就像蠶要不斷地吃桑葉，而後才能吐絲。我常跟學生說，尤其從事藝術創作的人，更要博覽群書，包括天文、地理、哲學、三教九流的書籍都要涉獵，但是閱讀的又不能只是書，還要包括更多的人、事、景、物。

因此透過旅行「多看」，也是一種廣泛的閱讀，要去多看看外面的世界。我常說：「要跟世界對話就要去旅行，要跟自我對話就要閱讀。」而旅行對我來說，更是一種「放逐自我」的形式，讓心靈獲得充電與豐盈。我認為世界有四個地方一定要去：體驗人生的高度要去西藏、體驗最美的都市要去布拉格、最浪漫的城市是巴黎、最有設計感的都市是義大利米蘭。閱讀與旅行，能讓心智與靈魂變得很不一樣，也能讓創作更具深度與廣度。

常有人問：「寫詩有沒有技巧？」可能每個作家都有一些屬於自己的寫作技巧，但再怎麼炫目的技巧，也只是工具，藏在作品底層的情感，才擁有感動人的力量。有人說：「創作來自孤獨寂寞中完成」，往往只有在黑夜的孤寂下、或處於人生的困頓中，才能創作出動人史詩，古今中外皆然。所以要試著在生活中加點醋、加點鹽，若是只加糖及蜂蜜，思想的厚度無法存在。人經歷逆境才會知道何謂挫折、何謂痛，才能一字一句將心緒刻畫下來。

我喜歡破除框架，不論生活或是創作都是。「加減乘除」不單只用在數學上，在我的作品也能看到。經過風霜洗禮、不論好壞，累積起來創造文字的能量與厚度，這是「加」。詩的可貴在於能去繁去雜，留下最精華且濃縮的情感，這是「減」。各種素材與情感的組合，用以表達深層的意



圖7：除了滿屋的書，還收集罕見的黨外雜誌及過去的禁書，平鋪展示在加蓋的平台上。



圖8：許水富的繪畫，清一色的黑白，或許是過去所受的苦難刻畫太深，而苦難往往被歸檔在黑白。



圖9：許水富的攝影作品，同樣是一貫層層疊疊的黑色影像。



圖10：許水富與許多文學同好交好，圖為與管管（圖中）及鄭愁予（圖右）的合照。

念，這是「乘」。詩句不能只看字面意義，要看它的轉折，這是「除」。

我有自己鍾愛的創作色彩，清一色的黑白，大部分是層層疊疊的「黑」。也許與成長環境相關，過去所受的苦難刻畫太深，而苦難往往被歸檔在黑白。很喜歡攝影大師柯錫杰的作品，即使只是一片牆，也能看出蘊含的故事，張張照片都具哲理與文學性，這才是藝術，而這些都要經過豐富的人生歷練得來。寫詩的人也是一樣，要能懂得咀嚼生命的況味。

五、戀戀桃花源， 我的創作沃土

談到跟桃園的淵源，我真的是「戀戀桃花源」。佛家說，隨其心靜而佛土淨，怡然自得的地方就是好居所，心有認同、能得平靜，住起來就會舒服。

原本住在臺北，因為教書搬到桃園來，自此就離不開了。妻子當時也調到桃園來教書，後來因為癌症過世，但是我沒有為此掉過半滴淚，不知情的人道我無情，但又有誰知道，滾燙在心底的淚遠比落在臉上的要令人苦痛。而桃園，無盡包容著我那些不為人知的喜怒哀樂。

桃園擁有好山好水，豐饒的自然景緻與人文風貌也讓創作生命與這塊土地有了交融。例如復興鄉山上有許

多秘境，找家咖啡廳坐上一天，跟山對眼、與水對話，所有塵世凡俗拋諸腦後。不是每個縣市都有這些元素，但桃園俱足，提供生活所需也滿足心靈感動，個人也創作許多作品來禮敬這片土地的滋養。

轉身是暖陽吹綠的千頃稻浪
這裡曾經流著汗與愛的肥沃故事
那些甜蜜步履。繼續征伐眼前巴洛克的建築鄉愁
一張臉。歲月將留下韻腳鬢絮
這古遠的伯公岡原是如此多媚矯健
在被遺忘的名字裡重新尋找新誕生的座標

〈尋找一個新的誕生名字〉

大家都說藝術家「怪」，我坦承自己的確「很怪」。早期我幾乎是獨來獨往，圖安靜，不愛喧嘩。後來桃園市文化局積極推動文化發展，青埔有世界著名的美術館，還設立兒童美術館、圖書館，桃園文學館也正在規劃進行，過程中將一些志同道合的文化人聚集。我是推動文學館的委員之一，因此有幸接觸到這些文學同好，能共同為這塊土地激發出前進的能量。

針對桃園文學的發展，現在或許還在啟蒙，但有這樣的凝聚力，相信可以深遠地發展下去，我們現在正在播種，期望盡微薄之力讓文學種子得以萌芽甚至生生不息。

六、人生是苦的，但會回甘

回顧年輕時的作品，並不成熟，當時著墨在情愛的部分居多。然而，「情愛」是跟著人一輩子的，不論愛情、親情或是友情，年輕有年輕時執著的愛，年長有年長時溫潤的愛，這些都一絲絲地滲透到作品裡。用厚度來比喻，我年輕時的作品較「淡」，現在則較「濃」。

這反映在我的人生哲理上。過去，我一直在用叛逆反抗的方式過活，外界的看法如何，我絲毫不在乎，也任性地活成自己。如果過去是年少輕狂，那麼現在依舊「狂」，只是狂得更有溫度了，這是屬於我的本質，從沒變過。

自認對於生活沒太多羈絆，在情感上卻依然超脫不了，經常受困於某種無邊際的暗流。我想，是心靈上的孤寂吧？或是空茫。不斷地用詩及繪畫來證明自己還活著，而不只是一個孤絕的黑影。

之後，我惶惶感受諸神的俯視療傷，修習佛法成了我人生的轉折。因為再偉大的藝文都無法解決生命的問題，過去我所做的，是以詩畫打造一座渡河的橋，讓極其敏感的自己，在人生無法預料的萬丈波瀾中能安全度過。現在明白，一首詩、一幅畫、一件創作，其實無異於佛法，都在講心，要沉下來觀照自己的心。

在逐步成形成祭典的足履
人生開展多情肉身的涉世
像關山曉月回向預知的亡靈
苦海中都是時間詭譎的閱讀
憂喜因緣於滔滔輪迴中
今日是明日永遠的歷史俘虜
天地恢恢我只是一朵青蓮的抵達
如法如佛淌淌照見以病以苦的灌頂
來世腐朽一切像上師背負超渡的慈悲

〈生滅〉

有人說我的詩是苦的，但會回甘，我想我的人生也是。世間或許不完美，所幸，我還擁有文學跟藝術，即使在平淡卑微中，那些墨水生命也自有存在意義，自在揮毫、任意書寫，這是屬於我的一帖人生。

關於許水富

1950年出生於金門，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藝術學院畢業及美術研究所結業，曾做過編輯採訪、廣告行銷、舞台設計、書畫創作等，並曾任金門畫會發起人兼第一屆理事長。至今出版廣告各類書籍8冊及詩集16冊。曾榮獲日本國際書藝大賽獎7次、新詩獲「年度詩選」多次，詩集並獲臺南國立臺灣文學館典藏及展示、更於2014年獲華人世界冰心文學獎第二名等殊榮。

著作詩集：

《叫醒私密痛覺》、《許水富短詩集》中英對照、《孤傷可樂》、《多邊形體溫》、《許水富世紀詩選》中英對照、《寡人詩集》、《飢餓詩集》、《買賣詩集》、《中間和許多的旁邊》、《噪音朗讀》、《胖靈魂》、《島鄉蔓延》、《慢慢短詩集》、《許水富截句》、《巷弄詩集》、《我扛著我的詩上山下海》



寫下萬千人生故事—— 小說家莊華堂訪談錄

訪談人：陳世芳*

訪談日期：2020年7月28日

記錄整理：陳世芳 攝影：陳培峯

莊華堂，桃園新屋人。臺北市立工業職業學校畢業，為當代知名小說家、地方文史工作者。曾任耕莘寫作會總幹事、優劇場編劇兼行政總監、藝術總監等職。關心族群議題，製作客家議題記錄片《後山平埔誌》及《臺灣福佬客》。在桃園相關事務方面，曾主持桃園縣文化中心「客家文化館軟體規劃」與「桃園縣平埔族調查研究」專案。著有《土地公廟》、《巴賽風雲》、《吳大老和他的三個女人》、《大水柴》等小說，以及地方文史專書《平潭春秋》、《土匪窟的故事》等。曾獲中央日報文學獎、臺灣文學獎、臺北縣文學獎等。



圖2：在成長歷程中，莊華堂是作文比賽的常勝軍。

* 淡江大學兼任講師、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博士

一、來自偏鄉漁村的生命記憶

我出生於1957年3月16日，出生地是桃園新屋，靠近海邊，家中務農，家中共有兄弟姊妹6人，四男兩女，我排行第五。在我生長的1960年代，臺灣社會還是算相當貧窮的年代，這現象不只發生在我的故鄉桃園新屋鄉而已，而是其他臺灣農村也都普遍如此。那個年代裡臺灣的工商業不發達，工業化發展也還相當落後，我就是從一個相對落後的時代，進入到21世紀的資訊時代，我幼年成長的環境接觸到傳統農業，但現在處在社會中每日接觸到的都是資訊科技，像我這一代的人還能勉強接受這樣的變化，但再比我大上20～30歲的人，他們通常就不會使用電腦、不會用手機，也不會用通訊軟體。

我的求學經歷，起點是笨港國小，然後唸永安國中，後來再考入臺北高工，之後就沒有再繼續升學。我記得從國小到國中這段成長歷程中，每次學校舉辦作文比賽，代表班上參加作文比賽的學生大概都是我，而每次參加比賽我可以說是沒有拿過第二名的。不過，考入臺北高工後，高二時我又參加了學校的寫作比賽，但我只拿到第二名，第一名是與我同班的另一位學生，當時我百思不得其解，我為何只能拿到第二名？但現在我想這問題就出在「城鄉差距」之上，我出身在桃園縣靠海的農村，而能拿第一名的那位同班同學，卻是道地的臺北人，城鄉在無形之間有著看不到的差距存在，而透過這次寫作比賽卻展露無遺。

在國小、國中的求學歷程中，有兩位老師讓我印象相當深刻，第一位是國小四年級的導師兼國文老師，名叫沈經武，他是外省人，講話的腔調很重，有時不容易聽懂，但這位老師做了兩件事情對我的幫助很大。第一是他自掏腰包訂國語日報給我們班上同學看，那個年代國小老師的薪水其實算不上多，支撐一個家庭溫飽勉強夠用而已，他卻願意自費訂閱報紙給學生看。第二，就是他在四年級上或下學期中，每次上國文課時，前五分鐘都講一段西遊記，整整上了一整個學期，讓我對於小說類的文學作品有了認識，回想起來這兩件事情對我的影響非常的大。

正因為讀了國語日報，所以從那個時候開始我時常投稿一些刊物，後來在某個小型刊物上我的文章被刊登了出來，這讓沈經武老師非常高興，因為那是第一次我們學校學生的文章被登載在報刊上。很多年後我再去拜訪沈老師時，他一看看到我就說「你等一下，我去房間拿個東西」，結果他再出來的時候，手上就拿著當年刊載我文章的那份報紙。

第二位對我影響很大的老師名叫宋方經，他是我唸國二、國三時的導師兼國文老師，宋老師也是外省人，廣東腔很重，國語發音相當不標準，但他連教了我們班兩年的國文。後來我們班上很多人報考新竹師範，結果可說是全軍覆沒，國文測驗全部死在字音字形，因為上課時完全聽不懂宋老師在講什麼。但我為什麼說宋老師對我影響很深遠呢？因為他非常照顧我們，尤其是特別照顧像我這樣文科較為優秀的學生，包括我在內，當時國中畢業後家長其實不太同意我們繼續升學，就是宋老師挨家挨戶拜訪，逐個與我們的父母溝通，後來我家中才允許我去就讀臺北高工，因此宋老師可說是我求學過程中，記憶相當深刻的好老師典範。有關上述兩位老師，他們的事蹟我都寫在我的著作《阿堂哥行腳臺灣》裡後面兩個篇章中了，感念他們對我的教導和影響。

二、小說家的創作養份

1976～1978年間我在馬祖東莒當兵，當時我班上有一個人突然在哨所自殺，這件事情應該會鬧得很嚴重才對，但是過了一、二個月都沒有動靜，所以我寫了一封信談這件事，而訓練中心的輔導長也在信中提及此事，但這封信卻在基隆海關被查獲了，我因此被整得很慘，還從連上被踢去砲兵營。不過換了兵種之後，我的工作看守觀測所，反而因禍得福，因為待在觀測所內，一整天我不用出操，什麼事情都不用做，只要每天輪班看著望遠鏡，不要讓中國船隻過來就可以了。就這樣我待在觀測所長達1年8個月左右的時間，期間讀了很多書，無論是臺灣、中國、世界文學性質的小說，我都一一閱覽。加上在外島當兵相當無聊，阿兵哥們通常都靠寫情書來打發無聊的時光，我從外島當兵結束返回臺灣時，帶回去的是一整箱的信件，而寫情書可說是磨練文筆的方式之一，當兵經歷



圖3、圖4：莊華堂在服役期間大量閱讀臺灣、中國、世界文學性質的小說。



圖5：莊華堂在退伍後經常利用工作之餘從事文學創作，數年後正式告別機械設計，進入與文學纏綿的時代。

對我而言可以說是撰寫小說的養成環境。

退伍後，我因為高工是唸冷凍機械科，所以就找了家工程顧問公司，一路從工務員做到工程設計師，主要工作是做機件設計，後來再從私人公司轉到半官方性質的中興工程顧問社，這間是當時臺灣最大的工程顧問公司。進入中興工程顧問社後，我一樣是負責機械設計的工作，那時上司交代了一個案子給我負責，結果我第二週都還沒過完，就把工作完成交出去了，可是進度迅捷的結果並沒有得到讚美，反而被罵說：「叫你兩個月做完，你為什麼還沒兩個月就把它做完？」雖然受到上司的責罵，但是我還是很愉快的，因為工作早就完成了，剩下的時間我可以跑去看電影、看我喜歡的書或雜誌，也可以做些不成熟的文學創作。我在這間公司待了約莫3～4年的時間，其中大概有三分之一的時間我都在做跟文學有關的事情。而在這間公司所做的最後一個案子，就是在臺北市內某大樓當監工，這案子完工後我就辭職，正式進入我與文學纏綿的時代。

1983年起我進入耕莘青年寫作會，這個寫作會對當時大臺北地區的文壇影響很大，每年上、下學期都招收50個學生，一學年大概有100位學生，暑假期間會辦理暑期先修班，另外也常有三天兩夜或兩天一夜的文藝營。當年我參加小

說組，小說組的特色是年齡層比較長一些，我們同組中的前輩有多位大哥大姊，他們都很照顧像我這樣的人，給我許多關懷和協助。後來我在耕莘擔任小說組組長，之後也當到總幹事，這是很棒的幹部經驗，這樣的經驗也讓我後來學會自行辦理文學營，之後我主辦這樣的活動，都自己出任班主任或營主任，這都跟我在耕莘青年寫作會的經歷有關。

在耕莘青年寫作會期間，我也遇到許多知名的文學家，他們給了我許多指導和影響。譬如說師大國文系的知名教授楊昌仁老師，當時我曾撰寫過六百字稿紙約十頁左右交給他批改，結果發回來的稿紙上，滿滿的紅色筆改錯字及訂正，從頭至尾都有。記憶中拿到小說批改結果的我，是相當不服氣的，我一輩子參加那麼多作文比賽，從來沒被老師這樣子從頭到尾挑剔過，我真的有那麼差嗎？不過事後想想，老師改過的每個標點符號或詞句，好像還是應該這樣修正才對。可以說楊老師對我後來寫文章，特別是撰寫小說的時候，無論是在文字的拿捏或精鍊度方面，都給予極大的啟示與幫助。

還有就是司馬中原前輩，其實司馬中原沒有教過我們怎麼寫小說，他上課的時候常常就是講故事，對一般人而言可能如過耳雲煙，聽聽就算了，但對我而言，卻從他的人生經驗中去學習，我會把他這樣的前輩當成一種標竿，從這些名家的談話、為人處事間學習，像我這樣做為後輩的人，在我往後從事文學活動的時候，能有一個榜樣、一個模範可追尋，在做得到的範圍內儘可能地去做和嘗試。

三、文史工作、田調、歷史小說

一開始我會從事文史工作主要跟主持優劇場有關，當時藝術總監帶著演員下鄉去做訪問，要跟民間師傅學習八家將、南管這些傳統技藝，後來我也跟著參與，所以也接觸了這些文史研究相關事務。之後，我也擔任過編劇並進行田野調查，這是因為寫劇本也要先做前置作業嘛，先調查、進行簡單採訪，然後再寫成劇本，最後才能拍攝。當時從事這份工作，我堅持自己一定要參加所有田野調查，後續帶著我的團隊，前後完成過兩檔比較知名的紀錄片，一個是《後山平埔誌》，另一個是《臺灣福佬客》。

我自己進行田調工作時，身上什麼都不帶，只帶上我自己的出版著作、紙和筆，甚至儘可能的不用相機，只在必需的時候才攜帶，像是錄音機、V8這些工具都是不帶的。在訪談過程中，我只用速記，記下受訪者重要的話語、日期、地

點，在訪談進行過程中，我非常專心、凝著地聽著耆老們所講的話，盡量不要干擾或影響他。我與受訪者之間完全沒有距離，通常受訪者做什麼，我就做什麼，他們完全信賴我，會將他們一生中最高興、最難忘、最悲哀、最痛苦的時刻都向我傾吐，甚至聊到不讓我離開，這也使得我無法在一天之內採訪多個對象，因為一旦聊開了，花上一整天的時間都是可能的。

這樣的訪談方式，對我當時編劇的工作並不是相當有利的，因為我得投入更多的時間去做，時間就是金錢，這當然也增加了我準備工作的成本。不過，這樣的經歷對我後來撰寫歷史小說、寫電影或電視劇本，卻有相當大的益處，因為我曾經前後訪問超過600位耆老，從他們身上我聽過太多動人又深刻的人生故事，因此後來只要我想創作的時候，這些耆老的經歷，都變成我無窮無盡的素材，創作的內容俯拾即是，我想創造一個角色的時候，只要想一下某位老人家與他的生命故事，一個活生生、形象鮮明的角色就這樣誕生了，這可說是使我創作靈感源源不絕的泉源。

至於寫作歷史小說的時候，我想著名歷史小說家高陽給了我很大的啟發，我曾聽過他的一堂課，他曾說：「歷史除了人名之外，其他都是假的，而小說了人



圖6：莊華堂進行田調工作時只帶上自己的出版著作、紙和筆，甚至儘可能的不用相機，在訪談過程中只用速記，記下受訪者重要的話語、日期、地點。



圖7：著名小說家高陽對於莊華堂的歷史小說寫作，帶來很大的啟發。

名之外，其他都是真的。」我想這是他描述歷史與小說之間的關係時，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一句名言。其實回想起來，當年在課堂上聽高陽老師講這句話的時候，我不是很懂其中真意，不過在2002年結束了我紀錄片田野的10年歲月後，我開始寫作歷史小說，對我撰寫臺灣歷史小說的過程而言，高陽老師的這段話，讓我受益匪淺。我的歷史小說中常安排一些真實的歷史人物，不過這些真實的歷史人物不一定是我小說中的主角，然後我再創造一些我認為在那部小說裡面需要的角色進來，那真實與虛假的人物串聯起來。例如寫清代歷史小說時，我可能放入幾個重要的反清人物，如林爽文、戴潮春，然後讓幾個當時代的人物與這些真實的歷史人物有連結，這樣小說的真實感就更為強烈。再者，我的歷史小說相當注重考證，註釋是我小說中重要的一部分，而且我也擅於還原歷史場景，我會注意到個時代的場景是不同的，無論是人文景觀或地景的變化，在我的歷史小說中都是會更讓敘述增色的亮點。

另外，我的小說創作中有一個相當鮮明的特色，那就是常有跨越族群的描寫，實際上我們客家人早年是很討厭外省人的，我常聽我父母那一代的人說：「如果我女兒要嫁給外省人的話，不如把女兒剁了給豬吃。」由此可知客家人過去對外省人的憎惡情緒，受到父母影響，幼時我的看法也與他們相同。不過，我

前面提過在國小、國中時期，我曾連續遇到兩位對我影響很大的外省籍老師，讓我慢慢消除了對外省人的負面觀感。後來，有長達10年的時間是我的紀錄片田野時期，我前後採訪過600多位老人家，各族群的耆老都成為我的訪談對象，他們帶給我相當大的震撼，更讓我重新思考各族群交流、往來、爭鬥、融合的各種現象，而這些思維也置入了我的小說中，成為我撰寫小說時常關注的題材，也開始進一步反省，為什麼過去我會對外省人的印象會不好或厭惡呢？以往對我最好的兩位老師，都是外省人啊！

四、對桃園文化發展的想像與憧憬

有關我過去所做過與桃園相關的文學論述或研究，主要是應桃園縣立文化中心之邀請，寫過幾篇桃園平埔族的報導，後續出版《桃園縣平埔族調查研究》，並拍攝了一支紀錄片。另外，在我的短篇小說中也曾寫過桃園的平埔族。我的短篇小說〈大水柴〉曾經拿過臺北縣第一屆的文學獎，現在做成了廣播劇本，今年8月30日要在桃園市議會放送，而我的劇團也將〈大水柴〉搬上舞台演出，總長20多分鐘的劇碼。

後續我打算辭去劇團的工作，想要專心回歸小說創作，目前已構思了數個主題，第一是想寫永安漁港，這是臺灣唯一的客家漁港，我家就在這漁港附近，我想寫曾在永安漁港中發生的閩南、客家人的糾葛與關聯。再來就是我對樂信·瓦旦的事蹟很感興趣，他是角板山的泰雅族人，想寫寫原住民與漢人間的往來關係。

最後就是目前桃園正在興建桃園文學館，我也參與了部分的工作，當然這計畫主要還是陳銘礪老師協助文化局規劃中，我認為這個文學館落成後，應該自明年春天起就會正式推動各項藝文活動了，各種該有的活動我想都能順利舉辦。另外，還有地方文獻收集的工作，這我也希望市政府成立桃園文獻館，館內須有正式的編制人員，長期性的針對桃園市各區，持續推動桃園在地的一般都市調查研究，並且出版及陳列這些地方文史資料。我會擔心這項工作的原因在於，桃園市的發展相當快，但都市發展迅速的地區，帶來的負面影響之一就是傳統文化或文獻資料很快的會隨之消失，因此我希望《桃園文獻》刊物能夠更密集出版，或將現有篇幅擴大，同時也對地方文獻相關工作給予補助，讓有志於此的研究者得以獲得研究及出版經費等，讓桃園早日脫離文化沙漠的困境。



搭上童話列車的床母娘—— 作家黃秋芳訪談錄

訪談人：陳世芳*

訪談日期：2020年8月20日

記錄：陳世芳 刪修整理：黃秋芳 攝影：陳培峯

黃秋芳，國立臺灣大學中文系畢業，東京柴永語言學校結業，國立臺東大學兒童文學所碩士，知名作家，現為黃秋芳創作坊負責人，致力投入兒童文學創作及教學活動。作品以小說、散文、兒童文學為主，其作品關注多元文化，以特有的女性角度觀察城市流動，串聯桃園人文、地理特色，文字風格瑰麗、富想像力。曾獲教育部文藝創作獎、臺灣兒童文學協會童話首獎、吳濁流文學獎、文建會全國兒歌創作獎等。



圖2：黃秋芳為知名作家，並致力投入兒童文學創作及教學活動。

* 淡江大學兼任講師、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博士

一、「搯財庫出世」的查某囡仔

我出生在高雄旗後，這裡是父母親想望而後不曾回歸的故鄉。

我的母親葉便是童養媳，家裡環境不好，在環境困窘家庭中生長。孩子們多半營養不良，大人們對孩子的幸福定義就是生活能夠富裕，一生無所匱乏。我出生那天，接生產婆一抱到我，看到我背後有一條看起來形似包袱狀、相當明顯的紅色印痕，這痕跡不是胎記，因為胎記不會退，但我身上現在已經看不到這印痕了。據說產婆看到這痕跡後就很高興地跟在場的人說：「唉呀！這個查某囡仔是搯（phāinn）財庫來出世喔！」

自我出生起，這個傳說就不斷地在眾人的耳語閒談中一再複述。我慢慢相信，「搯財庫出世」這樣的說法，像是一種預言。人出生的時候，常常可能會有一些看似荒誕、而後不斷迴旋的預言隨同降臨，對我而言，這樣的預言有兩個意義，第一、在真實裡，突顯出我所出生的時空是相當貧窮；第二、在我的精神上形成逆轉，這樣一個預言，在我日後每場人生轉折中，成為基礎信念，讓我相信，我是「搯財庫出世」的女孩，因此生出一種「千金散盡還復來」的自信，這自信讓我在很多時候，活得相當「揮霍」，相信自己一生將不虞匱乏。

三歲時，父親黃天寶在美商慕華公司的工作趨於穩定，我與母親、兄姊一起搬到苗栗。在我的記憶中，父親是個任性的孩子，具有日本男人在家庭裡的那種絕對權威，在他的標準裡，家裡永遠是要窗明几淨的，而第一流的女人就是很會打理家務的那種類型。我想，我是完全達不到父親標準的那種女兒。父親對我的晏起、不會服侍家中男性長輩、就讀臺大中文系，甚至交什麼樣的男友都不滿意，更因為我交了他不認可的男朋友，將我的戶籍從家中遷出，不曾知會我就直接郵寄給大哥，大哥就這樣默默接收我的戶籍照管。

跟父親相處的種種磨擦，等到他日漸年邁後才開始轉變。熟齡後的爸爸，變成一個小孩，任性的小孩就有各種可以討好、讓他開心的方法了，這時，我只要逗他開心，再也不用遵循他的規則了。

求學過程中，我對一件事情記憶相當深刻。以前我是全校作文比賽、演講比賽常勝軍，常常代表學校參加國語文競賽，不敢說每次都是我得第一名，但是在校外獲獎的比例可說相當高。總統蔣介石過世時，我被叫上台致詞，依照一直以來習慣的模式，開場白總是帶著微笑說：「老師、同學，大家好」，沒想到我一講完這句話，馬上就被叫下台了，後來就換第二名上台講話，她一上台，先取

下眼鏡，接著就痛哭流涕，讓我大吃一驚，接下來就是師長對我「不識時務」的訓斥。這是我第一次對「未知」感到恐懼和驚慌。一直以來我因為優秀的國語文實力被肯定，但過去讓我成功的經驗被徹底推翻了，我覺得無所適從。後來，蔣介石出殯送葬的日子，所有人都哭成一片，我忘記我到底有沒有哭，不過回想起來，就算我當時哭了，也是「嚇哭」，因為我害怕如果不掉淚的話，不知道會遭到怎樣的懲處？

其實這也沒有什麼奇怪的，當時禁止說方言的規定，同樣也改變了我們，在講一句方言就要罰錢的規範下，作為一個出生貧窮家庭的學生而言，想要平順過下去的方法，就是能講一口標準流利的華文。

二、學習路上的兩位恩師

在我文學創作的道路上，有兩位恩師我一直難忘。

第一位是1980～1984就讀大學時期的裴溥言老師，當時裴老師教授《詩經》課程，我在那堂課上得到90分的佳績，深獲裴老師讚賞。而裴老師對我的第一個影響是「公在天下·天下為公」，教我在思考的時候，大環境的重要性高於小環境，且長期的影響大過短期的影響。再來，裴老師對我的第二個影響是「付出為樂」，讓我理解：「我願意付出的，永遠是因為我快樂，也因為我做這件事，我安心」而裴老師的身教也讓我感受到，他從來不會記得他給過別人什麼，對於付出甘之如飴。

至於第三個影響則是「活在當下」。這個影響我想我可以舉一個比較生活化的例子來說明。近年來參加我的創作坊的人際圈主要以軍公教為主，這個階層的人平常很愛問我在哪個瑜珈教室上課，或問我怎麼養生，我通常都答說：「我的養生教室在裴溥言教室」。這是什麼意思呢？其實裴老師一生都不強調養生秘訣，她一直到90幾歲的時候，還自己去印製講義，教外國人學習中文、書法和國畫，而且是免費教授，裴老師以付出心智和努力作為養生的方式，裴老師告訴我他既沒有老花眼，也沒有裝假牙，也讓我體認到「活在當下」顯然是這世界上最具功效的養生秘方。



圖3：求學過程中，裴溥言對於黃秋芳的文學創作影響深遠。
(黃秋芳提供)

活在當下，讓我不需要在我年紀輕輕的時候就擔心老了要怎麼辦，老了會退化，老了會完蛋，我不需要提前為這些不可測知的未來作準備。我想起很久以前，我曾刻過一方印章名為「煙雲供養」，「煙」講的是字紙之間墨色的奔跑，如煙似雲，而受煙雲供養的人們呢？他們在年歲漸長以後，沒有心煩的事，沒有局限、沒有痛苦，他們把心寄託在繪畫上，煙雲供養會使一個人快樂、神明清楚、無疾而終，我常常認為能夠完美演繹煙雲供養的人物就是裴老師，他對我人生也帶來相當大的影響。

如果說裴溥言老師對我的影響是人格上的影響，那研究所時期的指導教授林文寶老師對我而言，就完全是做學問的影響。當時林文寶老師創立臺灣第一所兒童文學研究所，他曾看過我寫的小說集《九個指頭》，內容描寫一個漫畫屋的成型與發展，也看過我寫的武俠研究和漫畫討論，因此非常期待我可以去他新創的研究所做青少年的次文化研究。林老師告訴我以武俠為研究主題可以，臺灣文學也可以，漫畫也可以，總之希望我快點報考，他會給我推甄資格，讓我順利保送，我開開心心地回答：「我很會考試，不需要保送。」

當時父親住院需要我照顧，所以沒有立刻入學。2000年我才暫停「黃秋芳創作坊」的工作，放下一切雜務，前往臺東大學就讀兒童文學研究所。

入學之前，林老師期待我可以在青少年次文化和台灣文學和而童文學的聯繫上找出新路，給了我很多機會再論文研討會和論述專輯發表武俠、漫畫、台灣……各種研究主題，並且點出我的論文「沒有邏輯」。這是我們師生對談中，讓我最懷念的地方。林老師說得沒錯，大學時代我修習的邏輯學課程，真的是低分通過，就讀研究所四年期間，跟著阿寶老師學做學問，過得相當扎實。

碩士論文是我的心血結晶，為了它，我放下了所有工作和活動，最終完成台灣兒童文學整體建構，論文共20餘萬字。論文撰寫期間時，就有兩、三間出版社想幫我出版，最終我的碩論《兒童文學的遊戲性——台灣兒童文學》由萬卷樓出版，並由杜明成老師撰寫序文；而後不斷有中國研究生在讀完後寫信和我討論這本書，並且詢問如何取得我的碩士論文？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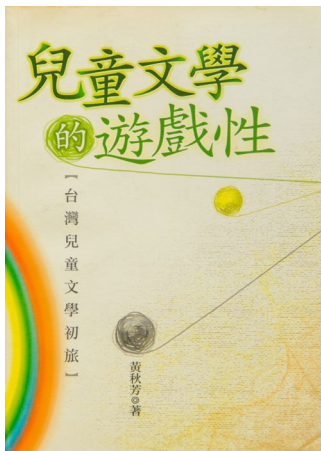


圖4：黃秋芳放下工作前往臺東大學就讀兒童文學研究所，完成碩士論文《兒童文學的遊戲性》。

來，他們都以爲，已閱讀的《兒童文學的遊戲性》是我的博士論文，想補足來不及看到的碩論，我想，這樣的驚豔和稱美，我都得感謝阿寶老師對我的論述邏輯深入的捏塑和雕鑿。

三、細數創作路上的重要時刻

回想起來，我的創作路在大學畢業後一直走得很自在，起點應該是在桃園的「春雨」藝文中心。「春雨」地佔市中心一整棟大樓，地下室是茶藝館，一樓租給鐘錶公司，二樓是畫廊，三樓以上就是書法、美術教室，頂樓是咖啡廳，整棟樓的活動大多與藝術相關，欠缺的環節就是文學。負責人蕭芙蓉是一位很棒的畫家，那時我的小說剛得到教育部文藝獎首獎，我們聊得很開心，她問我是否願意爲「春雨」做藝文顧問，每個月策劃閱讀專題，找出十本書放置在書架上，爲這十本書寫導讀，我還加上浪漫得不得了的文青小語，希望讓別人進入茶藝館後，渴望翻閱這十本書。

當時，我在台北泰順街租了棟陳舊的日式屋子，龔鵬程住在對面，散步時很容易遇見詩人蓉子夫妻，可說是藝文匯萃。但我喜歡流動在陌生地景租住一個月，白天閒逛閒走，晚上寫小說。蕭老師囑我退掉租屋，爲我在「春雨」附近租了個28坪公寓五樓，任何時候回到桃園，期盼我到茶藝館寫作。公寓一整層完全不做隔間，鋪上榻榻米後，我找了木工釘出三十個三十公分和六十公分兩種不同規格的大箱子，可以橫擺、直擺，兩個三十公分寬的箱子直式拼起來，如同「變形金剛」般和六十公分寬的箱子疊合、重組，迅速變身成書架、鞋櫃、展示台……。整齊的原木色澤，因爲數量變多了，一時都生出「古雅素樸」的書卷味。運用這些高高低低的木箱子，隔出書房、客房、主臥室，漂亮的原木隔牆變身爲衣櫥、書架、電視櫃、儲藏室……，單個拆開，鋪上座墊就是素雅的和式椅，後來這些木箱子跟著我，從台北、桃園、龍潭、中壢、楊梅、平鎮……，流動在顛簸的歲月裡仍然美麗。

茶藝館的角落有一張風情別具的「作家角」，永遠點著燈，當我想過去的時候，可以在角落做我想做的事情，我若不去，燈也永遠不會熄滅，有一種暖暖的波西米亞風情；加上茶藝館有廚師駐點做餐，無論何時過去都有餐點吃，最讓我驚喜的是，每個月付我15000元的顧問費，足以撐持我在流動中自由創作。現在回想起來，真覺得與「揹財庫出世」的預言相互呼應。

1987年起，我正式在桃園春雨藝文中心擔任藝文企劃，另外也做過示範教

學，沒有範本，一切都按照我「想像」的作文教學模式進行。蕭老師根據我的需求，打造一間設有原木地板、和式桌、開放式的教室，教學過程中不發給課本、不提供範文，我不想文學創作被固定的模式框住。

我人生中的第一堂作文教學課程，就是「示範教學記者會」，來了上百人，除了記者、老師、學生家長之外，各種名流、國大代表的孩子們，好奇又不馴地匯聚在一起，我就從這時候這個起點，開展出很不一樣的文學教育。

自1988年起，我在以出版風水書起家、而後又以「小說族」打開知名度的希代出版社，出版了十幾本著作。和負責人朱寶龍先生見面，非常難忘，他喜歡聽我說故事，給了我一大片自由創作的天空，讓我以純文學小說，走出新的可能。寫了《我的故事你愛聽嗎？—黃秋芳小說集》、《金針菜—黃秋芳極短篇》、《吻痕如刀》、《蓮花》這些小說後，當時以「臺灣」為主題的創作還是禁忌，朱先生卻大膽地讓我找了十個人對他們進行採訪，與其他研究者撰寫的臺灣論述共同出版論述採訪集《我們都是台灣人》，那是1988年，戒嚴前兩年，現在回想起來，朱先生真的有「前行者」的眼光和膽識。

當時我還寫了一些結合讀書和人物採訪的稿件，都不是先有預定出版的計畫，而是在系列完成後，擲寄給《自由青年》和《明道文藝》，附上說明：「可以退稿，不能刪改。」我希望我原先已設定的作品方向可以照我期待的方式「面世」，畢竟主題、內容一致，才能以系列的力量形成影響，後來希代全面接納了這些稿件，預付版稅，讓我在1989年到日本遊學，就讀日本東京都立柴永語言學校，在跨境流動的過程中，一邊讀書、一邊寫作，期間也持續進行採訪工作。



圖5：黃秋芳認為文學創作不應受固定的模式局限，並著手進行不一樣的文學教育。

在日本時，讓我記憶最深刻的事，就是採訪臺獨聯盟的相關議題。當時我採訪的對象慣用語為臺語，我卻無法以流利的臺語提問，後來還是靠第一個在大學教授台灣文學成為黑名單、而後流浪在日本筑波大學反覆望鄉的張良澤，居中協助、翻譯，有時他沒時間，竟找了位日本人當我的採訪翻譯。經歷我講華語、而日本人幫我翻譯成臺語，並對

受訪者提問，然後再由這個日本人翻成華語給我聽，这一幕讓我真的很想哭，實在難忘，而後下定決心，一定要在短時間內學會講臺語。

幼時的我，對語言、族群的感受度很低，後來經歷很多語言、族群的矛盾和衝突情境，對學習臺語、客語，生出「捨我其誰」的迫切感，對異質文化之美也深有所感，如果談起我對多元文化的看法，那就是期待「每一朵花都美麗」，這是我的盼望。



圖6：黃秋芳從日本返臺後希望打造夢想中的文學教育場所，而輾轉來到中壢，爲了經費來源開始招收兒童作文班。

1990年從日本返臺後，我開始希望打造一個夢想中的文學教育場所，原本先在臺大附近尋找空間，但由於店租實在太貴了，後來才輾轉來到中壢。經營各種人文活動，必須確保經費來源，開始招收兒童作文班，許多人或許不願爲自己投資，但卻很願意投資孩子。我的性格帶有「不留餘財」的習慣，爲了開設創作坊，我需要一張「名片」，讓別人知道黃秋芳要教作文了。

但要，用什麼方式讓別人知道呢？剛好那時存了十萬元，就全數用來印製《穿上文學的翅膀》，詮釋我對作文教學的信念、理論和實作紀錄，成爲一張最厚的名片，只要踏進創作坊，就可以免費取得這本書。這是一種宣示，宣告著我要以某種特殊的形式來教導作文。以前常聽到的作文格式不外乎「起承轉合」，但我認爲這樣的觀念對孩子來說太難了，所以我用有趣的故事去教導學生理解成現代化的「背景」、「細節」、「變化」、「結論」，後來我看到許多人沿用了這個模式來教育兒童寫作。

對於兒童創作，我的憂慮是我們現行的機制太重視成績了，但對於日常規範卻太鬆綁。這情況應該反過來，對成績不應過於講究，因爲未來的職業別，遠超過我們現在的想像，但是規矩、規範卻是教育主軸，一旦確立了生命核心，孩子日後的發展才會好。

我對老師的期待是，把自己的孩子當作學生；把學生當作是自己的孩子。

我對家長的建議是，把自己的孩子，在某些時刻視作是別人的孩子，並把別人的孩子偶爾當作是自己的孩子，這樣才能拉出一些較爲標準客觀的方式來進行教育。



圖7：黃秋芳的作品系列。

至於在創作上，我最大的期望是，無論年紀大小，都要檢驗自己讀長文的能力，閱讀長文可以使我們學會專注、安心，並對每個人的身心靈形成影響，這是閱讀及創作上的原點。

目前，創作坊不只教育兒童作文，也有成人研習。有人說我大力推廣婦女寫作，實際上我並不是只強調婦女寫作，2019年的「小說拾光」寫作工作坊，有男有女，我希望人人都可以參與文學創作活動。

至於以床母娘為主題的系列創作，首先在2004年以《床母娘的寶貝》獲得該第二屆年度童話獎。我的作品獲選之後，《親子天下》出版社邀約我參與他們的「閱讀123」計畫，2008年出版《床母娘的寶貝》；後來九歌出版社打造「童話列車」，希望將臺灣童話創作者的作品系列出版，原來在親子天下出版的《床母娘的寶貝》是床母娘系列首部曲，2015年轉由九歌出版的《床母娘珠珠》，完整收錄了床母娘系列三部曲，把這一段床母娘的旅程更深入地展現出來。

四、桃園，下一階段的創作與展望

1990年，我在桃園設了創作坊。初來乍到，對桃園一點都不了解，所以我去議會旁聽。在議會裡，我會看到這個都市內在的衝突和對話，就在那裡，我結

識一個很棒的議員，直到她退出政壇後成為創作坊夢工廠很棒的廠長，也在她的協助下，順利運營黃秋芳創作坊至今。

說到我對桃園這座城市，印象最深的就是老街溪。因為老街溪是中壢的核心，我想理解中壢，就是要穿過這個核心，最好的方法是透過老街溪的流動來認識它。創作坊一開業，我發起「老街溪文化之旅」，從老街溪的源頭一路向下，沿途經歷工廠、畜牧、醫療、商業、家庭廢水汙染，所有污染都匯聚到老街溪，直到出海時已經黏稠惡臭，參加活動的女性成員，很多人都受不了捏著鼻子直呼噁心。而後在2018年《文化桃園》的中壢專輯，我寫了篇〈駐留在中壢〉，描述我對中壢的認識：從1990年至2000年，這10年內，我辦了很多文化活動，透過長期的「文字人間」採訪研習，結集出版地方報導《我們的桃園》，還有地區讀書會領導人手冊《我們的花園》、以及和桃園知名漫畫家林小呆聯手發行的《桃園漫畫拼圖》等書。

結束創作坊桃園文化活動的黃金10年後，我前往臺東就讀兒童文學研究所。學業完成，再度返回桃園後，開始認真書寫桃園的微物觀察。不再像以前這樣盛大排場，辦一場動輒數萬元的文化活動，而是常常以駐留方式去體驗，正因為駐留，我們才有機會把漂流的經驗整理出來。

現在，我對桃園最大期許是，希望「建設少一點。綠樹多一點、公園多一點」，我認為孩子是在成長與摸索中感受這個世界，他們不需要我們刻意的繪本製作、議題設定，若是孩子可以探索的空間放大，他會發現許多不是我們為他們所設計好的議題，而是由自己去形成可能。

我們應該提供機會，讓所有的人理解，良好的文化環境，應從小培養建立。如果每一個摸索中的年輕人，他們疲於奔命，每天都被物質引誘綑綁，我們將無法期待未來的文化發展和美好生活。

如果問我，我對桃園文化的期許是什麼？我認為就是「讓心多一點寬闊的空間，讓行走多一點流動的版圖，讓創作多一點不一樣的風貌」。

至於我人生下一步的計畫，近程規劃是繼續寫小說。2020年完成以山海經為背景的《崑崙傳說》三部曲，《神獸樂園》7月問世，是誠品的青少年選書，9月會出二部曲《妖獸奇案》，12月則是三部曲《靈獸轉生》，後續可能再續寫《天山傳說》、《玉山傳說》；目前正在進行《晨讀論語》和《晨讀詩經》；遠程的桃園規劃則是撰寫與老街溪相關的長篇小說，兜回生命理解，納入既有的小說世界，讓小說中的人物可以相互介入，形成體系真實。

學會溫柔，並且有一個壯大的嚮往

「整合資源，發展桃園文學」座談紀實

主辦：桃園市政府文化局、國立中央大學人文研究中心
協辦：國立中央大學文學院、沈氏藝術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時間：109年8月12日14:00-17:00
地點：國立中央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大樓2樓205會議室
紀錄：編輯部

主持：李瑞騰／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兼人文研究中心主任
與談：林央敏／作家、臺語文學推動者
黃秋芳／作家、黃秋芳創作坊負責人
謝鴻文／作家、林鍾隆兒童文學推廣工作室執行長
李欣倫／作家、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
向鴻全／作家、中原大學通識中心助理教授
莊秀美／桃園市政府文化局局長



李瑞騰



林央敏



黃秋芳



謝鴻文



李欣倫



向鴻全



莊秀美

李瑞騰：桃園文獻第十期的主題是文學，邀請我擔任客座主編，接受以後，我就一直在想：這個地方的文學發展到底跟我有什麼關係？事實上，我到桃園的中央大學快三十年，怎麼會沒有關係呢？中央大學的地理位置非常特別，一下高速公路不進市區就直接抵達學校，離開學校，一上高速公路又離開桃園，這個地理特性導致中大住在臺北的老師很少參與桃園的活動。

不過，我算是和地方比較有一些互動，前年我參與中文系郭永吉老師執行訪談二十位桃園作家的計畫，從一開始我就跟他們一起討論，幫忙開名單，提供作家相關資料等，最後又協助編輯和出版事務，感覺上和桃園的作家都還算親近。因此這次要主編這期的《桃園文獻》，是有一點點企圖心的，正好幾年前謝鴻文的《桃園文學的星空》出版，去年林央敏老師的《桃園文學的前世今生》出版，在這個時間點上，希望能夠用這期的《桃園文獻》處理桃園文學發展的相關議題，因為這些背景，今天我們訂了一個題目叫「整合資源——發展桃園文學」的座談會，看看各位有什麼想法。提供給各位的題綱是參考用的，請不必太拘束。

桃園文學的前世今生

林央敏：《桃園文學的前世今生》就是剛剛李老師說的，桃園文學史性質的書。

我書裡先定義一下什麼是桃園文學，什麼樣子的身分、資格才是桃園作家，這我不要講太多，書裡都有很詳細的介紹。我不敢稱它叫桃園文學史，因為有一些本來還要更詳細的，但是沒有那麼多時間寫。舊文學時代包括傳說時代、史前時代，這些都算前世，新文學以後現在看作品都看得懂，算是今生。再看一下**第二章**，桃園的史前文學我也都介紹了，所謂先清時期就是指清朝以前的、平埔族的口傳文學，泰雅族的他們也有留下，**第三章**就是清代的桃園書寫，沒有桃園作家，但是有那個時代，這兩百多年內有一些文人，我都簡單介紹一下。

第四章以後日本時代，日本時代桃園舊文學有哪些，那是舊文學的盛世，日本時代開始就有一些名幅其實的桃園作家存在，裡面也有幾個在整個臺灣來講也算是重要的。**第五章**就是日治後期，剛剛前面都是舊文學，日治後期開始新舊文學交替重疊，哪幾個桃園新文學作家，也介紹他們的生平還有作品，對重要著作有所評論。**第七章**戰後威權時期的桃

園文學，有跨越語言的戰後第一代，戰後的外來以及本地作家，本地本來就在臺灣長大，都在這一章裡面。

我來這裡已經40幾年了，桃園變成我的第二故鄉，許水富他們都是在這一章節裡面介紹到的，裡面也會有一節評論，介紹許水富老師的詩，有好幾個，我就不一一講出來。第二代可能比我小個20歲、30歲以上，也有幾個是跟我年代差不多，但是他們是在解除戒嚴的1990年以後才搬來桃園，定居桃園才成為桃園作家，也許他們以前是臺北作家、新竹作家、哪一個地方的作家，但是搬來桃園以後，他並不是真正的第二代，在年齡上算是戰後的第一代，因為成為桃園作家的時間比較晚，所以才把它列到第二代。**第八章、第九章**專門在介紹作家的作品，**第十章**民主時代的桃園文學，就是指一九九幾年臺灣真正民主化以後，簡單講到各期的發展跟作家的作品。

最後一章兒童文學也是文學史的一部分，不到2萬字，我是把兒童文學分為民間通俗的兒童文學，通俗文學裡面有些就是兒童文學，沒有作者的不曉得；另外就是作家創作的兒童文學，專節評介了最具代表性的林鍾隆先生。有機會各位可以去找這本書參考一下。

李瑞騰：謝謝央敏老師，我們今天訂出來的議題，第一個就是桃園文學，如何從時間、空間的條件去討論它，剛剛央敏老師結合自己的歷史觀點，講得非常清楚，我們提出來的問題裡面還有一點，那就是桃園的開發比較晚，像清代時期竹塹地區古典詩就非常多，但在桃園，清代時期幾乎沒有在地作家，到日本時代才發展起來，央敏老師在這本書寫得非常清楚。桃園這個地方跟文學結合在一塊，這個「桃園文學」意識產生太晚了，現在我們看到謝鴻文談「桃園文學」，央敏老師的書已經是一個「桃園文學」的歷史架構，問題比較重要的是，到底怎麼樣用更大角度去看桃園文學，今天這個座談會開始展開討論後，希望會吸引更多的意見進來。

陌生的美感與多元文化之美

黃秋芳：桃園市都心和中壢市都心等都擁有深厚的文化涵養，在這個涵養的層次邊緣，我們還可以看到更深厚的，就是桃園市還有很多老街，呈現一個很豐富的人文風情，接著還有很多鄉村，這些鄉村發展出特色，透過鄉

村輻射出去，我們有很棒的生態，在這樣的空間之下，就很有趣了，會永續會發展。

人的風景在裡面，故事就是文學的滋養，在地的種子還有外來的，像央敏來自嘉義，我來自高雄，我們都是外來，飄飄盪盪跑到這裡新冒出來的新芽，還有一大群那些原生的枝幹，其實桃園原住民的風貌也很鮮明；還有桃園有那麼多的眷村，我們又靠近機場，所以我們有非常多的兩岸牽動，這些全部都是桃園文學、桃園文化的滋養。

桃園已升格成為直轄市，我們在這樣的空間下，有不同的追尋、不同的撞擊、不同的流離，使得桃園非常的多元、美麗。什麼叫做「桃園文學」，我們真的去想，第一臺灣真的不大，地景差異性不強，第二缺乏凝視在地的教育，我們也缺乏在地生活的獨特性，以自己為榮的傳統。我們看不見臺灣的地方文學，我們並沒有被一個地方文學的滋養所照顧、呼喚，真的很少，賴和真的是屬於彰化的嗎？宋澤萊真的是屬於雲林的嗎？我想沒有人敢這樣說，他們呈現的都是臺灣的集體精神。但是值不值得來發展桃園的文學，我覺得非常重要，因為這幾年文化局提供給文學創作者很多機會。以桃園的能力、桃園的人文滋養、桃園的文化風貌，我們真的會有一個很棒的桃園文學的基地，這個基地會有什麼樣的價值，我覺得會有兩個很重要的價值：第一個，會讓一個人學會溫柔，你所到的地方都有你的故事，都有你的牽繫，都有你的想念，人如果變得溫柔，你就不會那麼功利。第二個，它會讓你有一個壯大的嚮往，一個人有了壯大的嚮往，他會對生活中小小的悲哀浮沉覺得無所謂。

這裡有一個議題我很喜歡，就是我們應該做怎樣的文學計畫，我覺得有兩件事很值得做，第一件就是志工的重新啟蒙，志工不應只是來幫忙做點事，應有主體性。第二件就是鍾肇政文學獎。在全臺灣鍾肇政為什麼很特別，第一，他建立了一個高度，不只是他寫得很用心，是他照顧所有的人，當年那是一個美好的文學環境。我覺得我們推動文化、推動語言、推動文學，都不應該從族群來看，要從異質文化之美來看，我之所以投入時間在客家，是因為有一天鍾老流著淚跟我說，外省人這麼少，客家人這麼少，閩南人這麼多，如果被閩南人做主了，我們就通通被吞掉了，我說鍾老絕對不可能。我想要大家理解的就是，如果我們可以透

過陌生的美感去體驗一種多元文化之美，這是一件很棒的事，這也就是回到我們說的，我們為什麼要去推桃園市，它會讓我們變溫柔，變高大，讓我重新又回到三十年前。

李瑞騰：秋芳老師從生命經驗出發，她著重在生活，談了很多在桃園的感受，講得非常好，她特別在最後談到志工的建立。

黃秋芳：對，還有就是建議要重視鍾肇政文學獎的發展，我建議要有一個為期長達一年的長篇小說寫作營，寫作教學是長期的耕耘。為什麼一個人的小說處女作要從十幾萬字的長篇小說開始，因為要建構一個寬闊的格局，我覺得每一個創作者投入寫作的時候，就是要學會專注、學會安靜，從長篇小說做起，我覺得那就是生命的一種寧靜。我覺得鍾肇政文學獎很具有象徵性，我覺得最後可以發展成為桃園文學的特點，因為鍾老的一生真正的成績都表現在長篇小說上。

李瑞騰：前輩對於後輩的疼惜照顧，這對我們非常重要，最難以制度化；文學志工的培訓、志工的啟蒙，我想我們只要做過公共事務大概都知道志工的重要性，一個博物館沒有志工簡直不可思議，一個圖書館沒有志工也不可思議，但是他們到底能為這個博物館、圖書館做什麼，可以把那個層次拉高到一個更高價值的狀態，這些都是非常中肯而且有用的諫言。

文學桃園：這個城市的印記與雕像

謝鴻文：我今天準備的簡報是「期待文學桃園或文學桃花源」，如果我們期待的是「文學桃園」，它就像是這個城市的印記與雕像，如果我們期待的只是「文學的桃花源」，這看起來就有點悲觀，因為現在整個文學閱讀的人口正不斷在下降當中。

我想為桃園文學做基本的評論與盤點，首先是作家部分，根據國立臺灣文學館、《文訊》，還有從出版社得到的資料，以及我個人所認識的作家，基本上是比较寬泛的認定，先不管文學成就，只要出過書的都先列進來，我們可以持續去觀察他未來的寫作成績與發展。主要以兒童文學進行創作的目前有135人，指籍貫在桃園，或者非桃園籍但現在居住在桃園的，可以看到有一個是住在龍潭的布農族作家，創作給孩子看的繪本，這比較特別，這裡有很多是新近崛起的繪本作家。成人文學部分

目前我所知的是 168 人，另外有一些身分資格比較特殊，呈現一種流動性，就是曾經在桃園居住，但可能籍貫不是桃園。

接下來是公部門部分，文化局目前比較與文學有相關業務的是各個圖書館與籌備當中的桃園市文學館，還有已經成立的桃園市兒童文學館。桃園市政府客家事務局所掌管的部分是客家文化館，再來是鍾肇政文學生活園區。客家事務局這個部分，當然著力在鍾肇政以及客家文學。另外還要再提一下桃園市文化基金會、桃園市政府文化局的閩南文化科以及桃園市土地公文化館，他們負責臺語文學、閩南文化的部分。

再往下是學校機構，桃園市其實有很多大學院校，他們在文學教育與研究以外，如何與地方政府有更多互動，這對桃園文學會有特別大的幫助。社會教育部分，譬如桃園社區大學、中壢社區大學、八德社區大學、蘆山園社區大學、新楊平社區大學、長青學苑，提供了很多過去私學或銀髮族教育的機會，也有很多文學相關課程，但這類型的課程常因招生不足而停開，一直有延續的問題。這在培養文學閱讀人口，也是很重要的部分。

接下來是目前桃園的社團組織，「以文吟社」是目前桃園唯一的古典詩社，民國 10 年（1921）成立一直到現在，每年還維持一次的聚會，再來是「台灣文學發展基金會」，跟《文訊》有關聯，不過只是登記的地址在桃園，活動大部分是在臺北，還有「桃園市文藝作家協會」跟「桃園市青溪新文藝學會」，這兩個協會成員有很大的重疊，都是戰後來到桃園的，可能都是一些具軍方背景的作家，可是隨著年長作家一一凋零，出現後續發展的問題。再來還有比較新的「華人文創產業協會」，裡面有個文學小組，再來還有「台客詩社」、「黃秋芳創作坊」以及「台灣鍾肇政文學推廣協會」，還有我自己的「林鍾隆兒童文學推廣工作室」。再來是桃園的兩個出版社：「天河創思出版社」、「逗點文創結社」，獨立書店大概是 2006 年之後桃園一股新興的力量，這些獨立書店對文學繪畫都非常重視，也是很大的助力，不過這幾年有的店已經倒了、有的重新搬遷。

接下來是「經國文學步道」，這個文學步道比較可惜的是挑選作家的依據不知道是什麼，並且已經荒廢斑駁了。另外在平鎮宋屋國小的梅林詩道，以梅花為主題，請古典詩與現代詩的兒童文學作家進行創作。至於

在龍潭，這些年一直在做的就是以馮輝岳老師的故鄉橫崗背為主。

最後是我的一些期待，文學環境永遠都是需要公部門跟民間合作，還有教育研究跟閱讀推廣必須是密集的，讓文學深刻的附著於這片土地。

流浪天下之後開始書寫家鄉

李欣倫：我在拿到博士學位之前一直住在中壢，但是剛剛看鴻文在盤點，我很驚訝，在桃園就出產了這麼多的作家，好像就如維基百科寫的，各自在文壇上奮鬥，還沒有形成一種集體意識，或是普遍奉行的文學觀跟寫作風格。所以我就這個題目進行反省，因為我就是一個出生在中壢，而且長期也在中央大學讀書的寫作者，可是為什麼我自己筆下寫的中壢也好、桃園也好，確實是很淡的？

以下先從這個問題做為今天分享的主軸，我回想自己寫了哪些跟中壢、桃園有關的地景。我們家是中藥行，我是1978年出生的，在我20歲、21歲開始寫作時看到的中壢，已經是各種文化交雜，尤其對年輕人來說，看到的可能是中壢的東洋味或是韓風。我在〈懸賞珍珠〉這篇文章裡面寫到我家附近的樣子，但我寫的這個中正路，其實出現在各個城市裡面，好像並沒有屬於桃園或中壢的特有的氣味。另外，因為我的父親是中醫師，我小時候對於中藥鋪是最熟悉的，裡面賣的漢藥來自批發商，批發商的倉庫真的非常驚人，因為它很神秘，像一個迷宮一樣。

這大概就是十萬字的《藥罐子》裡面唯一寫到中壢的兩段，其他寫的都還是以我父親身為一個中醫師、以及我是一個中醫師的女兒，在情感上的流動。我後來被歸類為六年級的作家，對於在地的或是自己出身的家鄉的認識，有時候可能遠遠不如異鄉人。回到我剛講的問題，我寫的東西為什麼中壢這麼少，因為我們可能對異鄉比較熟。范銘如老師曾經寫過一篇論文叫做《女性為什麼不寫鄉土》，六年級的男作家譬如王聰威寫高雄、甘耀明寫苗栗，都是寫在地的長篇小說，可是為什麼六年級的女作家都不寫自己的家鄉？

在我開始書寫的年代，前十年剛好臺灣有華航舉辦的旅行文學獎，推動了很多臺灣的作家開始寫異地旅行文化的經驗，是否讓異鄉的寫作更勝於家鄉？這可能是一個值得探索的地方。但我覺得它還是有一個轉折點跟轉機，例如流浪天下之後開始處理家鄉，所以這不見得是一件壞事，

也就是剛剛秋芳老師講的，桃園有一個很重要的桃園機場，它就是一個轉運點，是文化和文化碰撞的地方，可能在談在地文化與文學的同時，也帶了很多外來的可能性，可能會跟純粹從這個地方成長起來，只是專注於在地的視野，會是不太一樣的。

當我看到桃園文學這個題目時，我也在想可以用什麼方式讓它變成一種增值跟加乘。離開家鄉十年後再來看自己這一塊出生地，發現有很多值得探索與陌生的地方，是有很多可能性的。譬如回到我剛剛講的，我爸爸是中醫師這一點，未來我其實很想重寫《藥罐子》，或者也不是重寫，因為當時自己太年輕，所以還是在處理人跟人之間的關係，比較少聚焦在人跟人互動後面的背景，可是到了四十歲之後重返家鄉，看到的不再是前面互動的人，會開始去看是什麼樣的空間養成這樣子的情感流動，會聚焦在比較大的場景下。

從地域客觀存在出發思考桃園文學的內涵

向鴻全：我自己是本地馬祖新村出生的，可是我從來沒覺得我是桃園作家，因為第一，我的文學系統不是桃園文學，我相信在我這個世代創作的，大概很多文學系統不是桃園，或是說我們在寫作的時候，我們不是面向桃園，而是面向一個我們想像的那個文壇，或者我們想像的那個寫作的世界。

剛剛欣倫講到異鄉，我覺得更強烈的感覺是，到底哪裡是我的故鄉？透過教書和反思寫作的過程，我才開始去想，到底我家在哪裡？到底過去發生了什麼事情？我的書裡面其實寫了非常多桃園，但是那對別人來說，有意義、有價值嗎？我不禁懷疑，現在反而變成大家好像都很重視這個故事，突然間好多人說要談我小時候的眷村經驗，我在想什麼時候它變成這麼珍貴？

桃園是一個具有中介、折衝、輻輳意義的地方，北往臺北，南往竹塹，因此好像不容易有強烈的印象，但卻複雜、多元；什麼都有，但似乎並不突出醒目，各個小區域的特色因為政府的努力而愈發被看見。區域文學應該可以超越行政區的劃分，而以區域文化為界，發展自身的文化特色。區域文學作家可能是某種意義的「地域文學共同體」，我們更該追問的是，桃園文學作者的創作，和市民文化、庶民文化有沒有關係？

1990年代以來，臺灣就有大規模區域文學史的撰寫活動，例如臺中縣、臺中市、南投縣、嘉義縣、臺南縣等等；至於桃園文學或文化的相關研究，過去也有不少在地學者的相關成果。《桃園文學的星空》、《桃之夭夭，灼灼其華：桃園作家訪談錄》等書是以記錄或訪談在地作家的形式呈現，《桃園文學的前世今生》則有了文學史的企圖和價值，補上了桃園文學的古典和傳統意義。

桃園文學的內涵，應該要往地域客觀存在出發來思考，例如生態（水文化）、族群、語言、文化、民情風俗等；桃園文學的外延，應該是和政治、經濟發展有關係，例如新移民、移工、航空城等。

在桃園，可以稱之為文學資源的軟體，包括各校與桃園相關課程、計畫（USR）、或研究（研討會）；市府相關局處計畫；市立圖書館推動閱讀寫作計畫；硬體包括市府各地圖書館、特色文化會館（婦女館、新住民文化會館）、獨立書店，如果要作成一個計畫去調查研究，可思考盤點各學術機構、民間社團的桃園相關研究成果，完成資料彙編。

至於在桃園如何讓政府現有的文學工作更有整體性，且更積極、更有效？由於公部門的行政人力有限，同時負擔也很重，應更強化發展在地文學社團、社群，做為公部門的智庫。如果有相關諮詢小組，應更積極納入年輕作者，擴大桃園文學版圖。桃園的閱讀推廣或文學、文化相關活動已經非常豐富多元，市府相關承辦單位都非常盡心盡力，成效卓著，各級學校老師應該多加認識和推廣，才能讓這些活動能夠透過教育有效扎根。

偉大的作家自然會寫他生長的地方

李瑞騰：同樣一個議題，每一個人所選擇的敘述角度不太一樣。我在這裡，跟這個地方有什麼關聯性，這是每一個作家的自由；從寫作的這個角度來說，我要寫什麼或不寫什麼，沒有任何一個人可以規範，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前提。

剛剛欣倫講的，她的散文裡面看不到太多的中壢，但我們知道，她寫的內容就在中壢裡面，這個非常重要，我們看文化，不能那麼狹隘。

從其他方面來看，剛剛大家都談到大學的教育問題，大學的文學教育需

不需要跟在地去產生一些關聯性，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做一個老師你不願意，沒有人能強迫你，但總會有很多人願意去連結。這個社會本來就是開放的。很多人不願意去碰文學、他做歷史研究、做地理研究、做休閒文化的研究，他可以碰或不碰文學，但是當我們有這個心願想要去碰地方文學的時候，怎麼碰？這個問題對我們才是重要的。

另外則是，公部門竭盡所能的由行政的角度去思考：資源在文學部分到底要放在什麼地方？這個部分我們希望它更有效，對於當地的文學教育、文學創作的風氣，能產生實質的幫助。

林央敏：身為一個作家，為什麼不愛自己生長的地方，很大的原因是我們從小到大所受的教育，不是從根來教。你要當作家、當文學家的話，以我為例，我在1982年的作品，有些作品寫到中國去，那些作品的地域意識很少。後來我讀了很多西方文學，人家的作品裡面並不忌諱寫他生長的地方，我發現很多偉大作家的作品都是這樣，生長的地方寫得非常深刻，因為他在那邊出生成長，才能深入文學的精髓。李老師剛剛所說的，寫作完全沒有限制，題材不一定是非得怎樣，但自然會以生長的地方為要，我們不能去限定他要寫或者不要寫，絕對是自由的，如果一個作家對這塊土地生感情，他就會寫。有的作家雖然住在桃園，戶籍在桃園，但不願意被當桃園作家，這是一個錯誤的觀念。不管你的題材是不是桃園，你都是桃園作家，一個偉大的作家很自然就會寫你生長的地方，不會去忌諱這個。

我今年在編《桃園文學100年》，從1920年到2020年桃園作家的作品，我會盡量把它選出來，如果一位作家，他的好作品很多，也以桃園這個地方為題材，而且寫得非常好，我希望能選出這樣的作品，我不會說題材一定要是桃園，但是如果有的話，應更能顯示桃園文史的內涵，以上是簡單補充。

李瑞騰：謝謝各位參與座談的作家學者，今天針對桃園文學的發生、發展與特色等，大家有許多寶貴的意見，我們會把紀錄做好，希望能有更多的朋友一起來關心我們桃園文學。我們文化局莊秀美局長特別來陪我們整個下午，大家的意見她都聽到了，最後是不是請局長簡單回應一下，幫我們的座談會做一個結束。

莊秀美局長：本期《桃園文獻》的主題為「文學與人生」，特別聘請中央大學文學院李瑞騰老師擔任專責主編，結果李老師不只要完成這期的編輯任務，他更有野心的說：「既然『桃園文學館』要在明年竣工，我們是不是要去爬梳整個桃園的文學發展歷程」。今天出席的大部分都是住在桃園的作家，但我一路聽下來，普遍都提出對「桃園文學」的質疑？什麼叫「桃園文學」？「桃園文學」要如何定義？坦白說這樣的懷疑是對「在地文化」的一種迷思與模糊。

林央敏老師在去年出版《桃園文學的前世今生》一書，目前老師也正在做《桃園百年文選》，而李瑞騰老師在會議中也列了許多洋洋灑灑的相關計畫，然而要完成這些大計畫都需要有人、有錢。

桃園具有非常豐富的人文底蘊，225萬人口中，有三分之二的閩南族群、三分之一的客家族群，也有全臺灣最多的原住民、新住民和眷村。為什麼大家對桃園的印象會這麼的面目模糊？就因為它是一個「移動的城市」，臺南人平均世居臺南的有九個世代，反觀世居桃園的只有一個半的世代，這就彰顯了有很多不同的族群在這裡來來去去。桃園自2014年升格以來，已經是個變化迅速且進步神速的城市，但如何去建構「桃園文學」的相關內容，有待文化局與學術單位架起合作的橋梁。

桃園市立圖書館自2014年起已舉辦了六年的「鍾肇政文學獎」，也陸陸續續辦了許多文學營與文學講座。是否這樣就可以說有「桃園文學」的存在，這是可以來好好討論的。

什麼是「桃園文學」呢？我們已經跟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合辦「桃園學」論壇多年，研究內容在族群方面有涵蓋閩南、客家、原住民、新住民和眷村，這是桃園族群的大架構，還有各區域的「家族史」，「家族史」做完研究後，桃園這個城市的發展過程就越來越清晰。對於眷村文化的保存，我們與退輔會合作在憲光二村成立了「中華民國眷村資源中心」，針對閩南文化也成立了「閩南及民俗文化科」，跟中央大學歷史所也共同開啟了「閩南文化」的相關研究，並籌設「桃園學研究中心」，在文化古蹟修復這個部分，我們與中原大學建築系也已合作多年。

今年圖書館的文學閱讀推廣補助計畫，有補助出版《文學家與藝術家的邂逅》這樣的一本書，幫文學家們走出他的書房去接近各行各業，相信他們在訪談的過程中一定會發現桃園很多很精彩的故事。

爲了讓桃園有一個更清晰的面貌，另一個政策工具是「桃園城市紀錄片」的徵選，你可以不是桃園人，但你拍的一定是桃園的故事，每年都有五、六十人來提案，故事非常的精彩，已累積四、五十部屬於桃園的紀錄片。因爲桃園是個移動的城市，不同族群在桃園互相碰撞的過程中也產生了非常多值得記錄的故事。桃園有很多人是「被移動」來的，例如八德榮民之家的老榮民，戰役後來到桃園生活了一輩子，他們沒有家眷、沒有小孩，在紀錄片裡留下孤身一人在臺灣精彩的故事。

有許多人移居桃園是因爲「工作」的關係，桃園目前有29個工業區，很多優秀的科技人才移居到桃園，這些移動的族群在桃園要共融共好的生活，其實就發生了很多精彩的故事，我覺得不要認爲歷史很短很淺就沒有書寫的價值，正是這樣的短淺與多元的融合，在這個融合之中碰觸出來的火花非常值得書寫。

今年「文學與人生」的專刊，不只是爲了因應明年「桃園文學館」的設置，桃園本身故事的豐富性就很值得去做這個專題。

很高興有今天這樣子的一個討論，我們會陸續再努力，努力的方向也是會透過在座各位文學家所給予的建議來發展，謝謝各位寶貴的意見。

附：座談會參考題綱

- 一、「桃園」做為臺灣一個縣／市，其史地條件造就了什麼樣特色的「區域文學」？
- 二、維基百科「桃園市」詞條之「文化・藝術・文學」中說：「桃園市出身的作家雖然不少，但是各自在文壇上奮鬥，還沒有形成一種集體意識，或是普遍奉行的文學觀、寫作風格。桃園市出身的作家，比較沒有『我是桃園作家』諸如此類強烈的地域意識，也不太在意其他作家有哪些是桃園人。」這種「集體意識」、「地域意識」之於「桃園文學」的意義為何？
- 三、就近年出現的「桃園文學」論述（如謝鴻文《桃園文學的星空》、林央敏《桃園文學的前世今生》）來看，桃園文學自有其傳統，其歷史脈絡如何？
- 四、文學生態有其系統，其內部的文學活動空間，由作家、作品、讀者所形構而成，多元而複雜，其中作家創作文本必須進入傳播場域始得以流動；來自外部的政治、經濟、社會和學術之支配或影響因素，在積極正向和消極反向間擺盪。如何以此整合性概念把「桃園文學」的內涵和外延講清楚。
- 五、在桃園，可以稱之為文學資源的軟、硬體有哪些？如果要做成一個計畫去調查研究，可以有哪些面向的思考？
- 六、在桃園，我們如何讓政府現有的文學工作更有整體性，且更積極、更有效？
 1. 我們可以彙編什麼樣的桃園文學工具書、作品集與大系？
 2. 我們可以怎樣加強桃園文學的介紹與評論？
 3. 我們可以怎樣鼓勵桃園文學的研究？
 4. 我們可以啟動什麼樣的桃園文學之閱讀與寫作計畫？
 5. 我們的文學獎如何持續推動，以發揮其最大的效應？
 6. 籌設中的桃園文學館，如何更貼近現實？更能滿足學界與文壇的需求？



大事記

本大事記依據桃園市政府之「市府新聞」編撰而成，以資未來編纂史料參考之用。內容如有錯誤、不足之處，祈請各界來函指正，以期紀錄更臻完善。

109年3月

- 3/1 桃園市政府獲得「108年城市好旅宿—縣市政府管理績效評比」特優、「108年度 i-center 旅遊服務體系考核」特優等殊榮。
- 3/11 桃園市學校師生參加國際發明賽事表現亮眼，桃園區會稽國中參加 2019 克羅埃西亞國際發明展榮獲 1 金 1 銀 1 銅及 1 面俄羅斯特別獎。
- 3/17 桃園捷運完成全線 21 車站紅外線熱像測溫儀設置，希能有效防堵新冠肺炎疫情由境外蔓延至國內。
- 3/17 桃園市政府運用環保局機場噪音回饋金補助工程經費，將占地 1.2 公頃的樹木銀行闢建為月眉樹木銀行公園。
- 3/23 桃園市政府與 PChome 網路家庭公司攜手推動「桃園市民安心休閒包」，滿足居家隔離檢疫消費需求。
- 3/30 健行科技大學參加 108 學年度大專籃球聯賽決賽，榮獲冠軍，為桃園爭取榮耀。

109年4月

- 4/10 新冠肺炎疫情期間許多市民以外送餐點解決用餐問題，桃園市政府試辦三處外送機車停車格，前 30 分鐘免費，臨停方便又安全。

- 4/14 文化部力推藝文紓困 2.0，協助藝文團體度過生存考驗，桃園市政府願意提供錄影場地，場地費由市府自行吸收。
- 4/16 平鎮區平鎮高中棒球隊榮獲「2020 年東岸聯盟 U18 棒球邀請賽」亞軍、「108 學年度高中棒球聯賽木棒組」冠軍二連霸。
- 4/21 大溪崁津及撒烏瓦知部落淨水設施改善完成，落實原民用水正義。
- 4/29 全力推動「桃園市共融式公園推動計畫」，納入多元共融遊具，完成 13 區共融式遊戲場藍圖。

109年5月

- 5/5 龍潭首座社區公共托育家園啟用，為龍潭區第 1 家社區公共托育家園，也是桃園市第 7 處社區公托家園，
- 5/15 楊梅體育園區聯外道路裕成路拓寬通車，解決車輛壅塞問題。
- 5/18 平鎮東安社區公托家園幸福開幕，是桃園市第 8 處，也是平鎮區第 3 處公托家園。
- 5/27 桃園市新任副秘書長、民政局長及勞動局長宣誓就職，期許持續推動各項重大建設為桃園加分。
- 5/31 許厝港濕地面積增加 22 公頃，完成全國最大的濕地生態復育工程。

109年6月

- 6/12 八德大湳森林公園第一期動工，打造都市生態綠洲，完成八德亮點。
- 6/15 「森の桃客庄漫遊記」桃園客家漫畫發表，以跨國視角探索在地客庄之美。



大事記

- 6/17 大溪木家具館、木生活館正式開館，結合大溪市民生活及木藝產業，傳承百年大溪木藝，推廣木藝生活。
- 6/19 海洋客家牽罟文化館開幕，期盼讓更多遊客感受新屋的自然生態及濃厚的客家文化。
- 6/24 八德瑞發市民活動中心啟用，為市民提供更完善的活動空間。

109年7月

- 7/2 八德公托中心暨八德興豐親子館啟用，提供平價優質托育服務。
- 7/9 龜山區壽山高中體育訓練中心完工啟用，結合市民活動中心與社區資源共享。
- 7/11 龍潭大池水岸休憩廣場正式開幕，美景休憩空間成為觀光新亮點。
- 7/16 桃園市政府消費者服務中心智能客服「曉寶」上線，24小時零時差提供消費諮詢服務。
- 7/19 大有梯田生態公園正式啟用，成為全臺首座低環境衝擊工法梯田生態公園，提升桃園都市休閒環境品質。
- 7/30 復興區高義天幕活動場啟用，克服了土地取得及水保問題，提供復興後山居民優質活動場域。

109年8月

- 8/1 「2020 大溪大禧」盛大展開，以「復興祭典生活」為策展主軸，邀請來自臺灣各地的精選臺味品牌及桃園在地好物共同參展。
- 8/4 桃園市首創 AI 樂齡智造健身房，運用 AI 技術協助長者增進體能及腦力。
- 8/12 桃園市政府榮獲「2020 全球卓越建設獎」及「2020 國家卓越建設獎」共 30 項獎項，以卓越創新建設能力帶動城市發展。
- 8/19 桃園 1999 便民專線榮獲 2020 臺灣服務業大評鑑金牌獎，持續提供高品質便民服務。
- 8/22 第 3 期寵物友善專區啟用，包括八德區中路休閒運動公園、桃園區中泰公園及中壢區仁德公園，打造桃園市成為幸福友善動物城市。
- 8/26 桃園市政府榮獲 108 年客委會客語評鑑 12 項獎項，透過多元領域持續推動客語向下扎根。



徵稿啟事

- 一、本刊為桃園市政府文化局發行之刊物，以保存桃園文獻史料、研討桃園區域知識、記錄重要歷史、提供發表園地為發行宗旨。
- 二、本刊為半年刊，每年3月31日、9月30日出刊。（本刊得視編輯情形調整出刊時間）
- 三、與桃園相關之學術論著、口述歷史、田野調查、圖像文獻史料、新知介紹、書評等，皆歡迎各界人士賜稿。
- 四、本刊收稿後，將先依程序初審，通過後則正式送專業匿名審查。專題論文由2名學者專家審查，若審查意見相左，則再延請第3位審查者；其餘稿件由1名專家審查。
- 五、本刊第十一期主題：家族史。隨時接受來稿，惟主題投稿稿件在該期出刊前4個月截止，以利編審作業。已出版或已投寄他處之稿件，請勿再投寄本刊。
- 六、非主題投稿，經審查通過之後，則依各期投稿、文稿屬性，放入適當單元依序刊登，時間不受出刊時間限制。
- 七、來稿應提供作者姓名、所屬之機關名稱與職稱、通訊地址、電子郵件信箱與聯絡電話。寫作格式請參閱撰稿格式，專題論文依序包括下列各項：
 1. 中文摘要。
 2. 正文及註釋。
 3. 徵引書目。

- 八、專題與論述之稿件，每篇字數以不超過1萬5千字為原則。其他類型之稿件，每篇約5千字上下。撰稿格式請參閱以下網址：<https://pse.is/E7U32>，字數或格式未符者，本刊得退回稿件，請作者修改後重新投稿。
- 九、本刊在維護學術專業與中立考量之下，為避免內容敘述造成爭議或損及相關權益，有權增減文字與圖片。
- 十、作者需自負文責，且無條件配合圖文授權書提供。文章中牽涉版權部分（如圖片或較長之引文），請自行事先取得原作者或出版者之書面同意，本刊不負版權責任。
- 十一、獲得刊登之文章，經編輯排版作業後，作者需全權負責修改確認與校稿。
- 十二、獲得刊登之文章，作者需授權本刊以紙本及網路等方式發行。作者享有其著作人格權，本刊享有著作財產權，已刊登之論文，除作者本人出版專書外，非經本刊書面同意，不得翻印或轉載。
- 十三、來稿刊出後，隨即致贈作者當期《桃園文獻》3本。
- 十四、來稿逕寄：10488臺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三段195號4樓《桃園文獻》編輯部收。亦可以電子郵件方式寄至：natasha@shen.com.tw。投稿後編輯小組將於一週內回覆，倘若未獲回覆，請致電桃園文獻編輯小組，電話：02-7709-4328#21，或桃園市政府文化局文化資產科，電話：03-3322592#8610。

桃園文獻

第十期 2020.10

發行人：鄭文燦

總編輯：莊秀美

主編：李瑞騰 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兼人文研究中心主任

編輯委員：（依姓氏筆劃順序排列）

李力庸 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教授兼圖書館館長

林玉茹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研究員

洪健榮 國立臺北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兼海山學研究中心主任

許敏雄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工商設計學系副教授

黃美娥 國立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教授

董俊仁 桃園市政府文化局文化資產科科長

劉阿榮 元智大學社會暨政策科學學系教授

行政編輯：董俊仁、黃翔萱

承製單位：沈氏藝術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統籌管理：鄧慧潔

執行編輯：潘怡珍

校對：張泓斌

版面設計：黃盈捷、陳禹蓉

封面設計：張明束

印製：沈氏藝術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者：桃園市政府文化局

網址：<http://culture.tyccc.gov.tw>

地址：330 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 21 號

電話：03-3322592

傳真：03-3316092

本刊圖片、文字皆有版權，非經同意，請勿任意轉載、翻印。

中華民國 109 年 10 月 15 日出版 1,000 本。

GPN：2010500302

ISSN：2414-7729



本刊響應環保，使用環保大豆油墨印刷

